



小說組

高雄獎 / 陳昱良〈舊巷女人〉

優選獎 / 徐麗娟〈直到海水變藍〉

佳作 / 吳品瑜〈海線無戰事〉

佳作 / 蔡易澄〈迷宮的模樣〉

小說組 總評

寫實中求富於表現

蔡素芬

本屆小說組來稿一百五十九件，從內容看來，有一部分的海外來件傳達了異地的生活觀與人文景象，而台灣本地的作品，題材多元，呈現許多生活面向的經驗。寫作基調上，大多以寫實為主，暢述人生故事，在寫實中又有具小說元素的作品，以及偏向散文性人生傳記的作品。小說與散文性質的跨界或混淆，已是行之多年的現象，兩種文類的分界點各有主張，但就小說的寫實性而言，在這屆以寫實為多數的書寫傾向中，多有表現疲態，可見要在已成表現大宗的寫實中別出新意實屬不易。

寫實之外，或奇幻或科幻，或超現實書寫等等，在少數篇幅中，若無法在小說的結構、情節的合理性，和人性的表現上具說服力，也很難突出。

進入決賽的二十二件作品，不意外的以寫實居多，具體的現實中發生的事，化為作者筆下的情節，意欲帶作者進入什麼樣的閱讀體驗或領悟呢？或者說，為小說帶有了什麼樣的閱讀享受？

「閱讀享受」這個用語深入細究，它所涵蓋的應是一種文類技藝帶來的藝術領悟、開啟人生經驗的視野、尋找答案過程的心靈體驗等等，而讀之樂在其中。這種樂趣的獲得，若在通篇閱讀中一路盡興，便是佳作，卻常常是片面的，也就是一篇作品中有某部分令人讚賞的表現，但也有所不足。評審們在這二十二篇作品中，所獲樂趣、所見面向不同，因此各有支持，但共同感受到，水平

近似，不易找到最突出的作品。這「近似」極有可能的就是閱讀享受的有限性，不能全篇拓展。

在近似的作品中瀝金，今年得獎的四篇作品，在第一輪投票即獲得共識，兩篇書寫親情與家庭，一篇談成長中的地方與家庭經驗，一篇藉海線防禦談外來政權的軍事管制，政治主張明確。而共同點是傳達了高雄或南部生活經驗，這個結果有幾個意涵：一、在眾多作品中，雖其中不乏語言文字表現佳者，但以高雄、南部為地理背景的書寫，仍有富於表現的作品；二、家庭親情的題材是每人切身可感受到的關係，若有獨特的切入點和文字表現，仍能動人心弦得到支持；三、成長小說述及家庭與生活空間，由個人往外結合生活環境，極容易引起共鳴，因為人人皆有成長經驗與原生家庭和原鄉，觸及的面向可深可廣，易連結閱者的共同經驗；四、政治題材仍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焦點，尤其在台灣複雜多變的歷史背景下，始終是創作者不可忽視的生存空間題材。

即便題材有其產生和受注意的優勢條件，但若缺乏表現，反而會落入俗套，這四篇得獎作，有其形式與內容表現上的特色，因而脫穎而出。

文學充滿無盡的追求，本屆沒能盡興寫滿的，明年再來。一枝不停歇的筆，才是個人最佳的表現。

小說組 高雄獎

舊巷女人

陳昱良



陳昱良

個人簡介

二十多歲，高雄人，有醫檢師執照但未執業，讀過公共衛生研究所但沒有畢業，篤信人生每段彎路都將成為往後的養分，寫作方面曾獲幾個文學創作獎項。

得獎感言

在家鄉獲得此獎，是今年最激勵我的事了。這兩年，寫作進入撞牆期，似乎寫不出滿意作品，甚至起心動念另闢蹊徑，這次獲獎，讓我重拾了當年的熱忱，有了堅持下去的動力。謝謝評審老師給予賞識！

2021 不太平靜，疫情肆虐，天災事故不斷，願文學的力量能夠撫慰每個受傷的心靈，也願臺灣這塊土地的傷痛能被牢記，所有不公不義有日能夠得到伸張。

日頭正烈，阿芳揹著一大袋行李，形影映在街路上，像一道駝背的老人。

她突然大步邁向前，想證明什麼似的，那股拉力，卻不甘示弱地從腳踝攫住意念不讓前行——這一幕，看在庭前幾個圍著方桌下棋的老人家眼裡，像跳探戈，也像一個迷路的外地小姐。

兩旁住家高低起落，鐵皮屋簷挺著腰桿，替庭下無辜的點仔膠安撫村落溽暑的壞脾氣。她一步步跨踏過去，經過記憶裡的麵攤仔，那塊塑料招牌「麵」正對她招手：「阿芳仔？」

「嗯。」她應。

似乎是太過驚訝，春花嬾一對佈滿皺褶的眉眼撐張著，上下打量了一輪，嘴裡的話仍然吐不出。

「先來行。」她轉頭便要走。

「欸欸欸……」春花嬾這才趕緊出聲，顧左右而言他：「欲買麵無？」

她搖了搖頭。

「足久無看到妳。」隔著一個鍋爐，春花嬾眼神怪異，「妳多久無轉來矣？有三年無？」

「七年。」她應。

「七年！」春花嬾噘起嘴，輕聲應：「轉來就好啦、轉來就好。」

阿芳沒多停留，轉身離去。

人一走，春花嬾馬上退到洗水槽旁，跟正在刷洗的媳婦窸窣窸窣：「阿芳仔呢，說七年無轉來矣。」

「為啥？」

「離婚吧……」

「看伊就無幾歲。」

「三十通歲矣。」

「哪會雄雄轉來？」

「毋知……」春花嬖低聲喃喃，字音卻無比清晰：「伊閣一个查某囡咧。」

「伊有查某囡？」媳婦嘴型誇張，聲量卻是內收著，不敢張揚。

「有矣，攏十六七歲矣。」春花嬖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表情。

＊

阿芳家，位於大寮鄉下，某條舊巷盡頭。

轉進巷口，灰撲撲的樓房建築一逕鐵門深掩，陰暗窄道直往裡邊鋪展，只靠遮雨棚邊沿灑落下來的日頭，在眼底鋪上一層薄薄光暈。

十五六歲的少女阿芳，會想沿著內巷走進去，探入那一座深不見底的黑，看看盡頭處，究竟還有沒有路？阿母攔阻，毋通行入去。阿母只說，彼就一條死巷仔，有啥好看？

37 號。

三層樓的舊屋式，兩扇鋁窗緊閉，屋樓裡外呈現一片陰暗——遠看像座洞穴，近看是座廢墟。她提著行李探往門口，這才突然回想起來，阿母白日裡是不開燈的。

平常，阿母人坐在樓窗邊，靠著從紗窗爬進來的光跡看報、聽新聞，沒有什麼人會走進這條內巷，來探望一個老婦了。

「阿母？」她出聲。

門邊隨即傳來響動。

直到此刻，阿芳心裡仍有一股衝動——她想像自己手臂催勁提起行李、拔足竄出這條舊巷、直直奔過街仔路，抵達那座田野間的

火車站——跨上月臺，隨便撞進一班火車，轟轟然地逃離。

「入來。」阿母低啞的喉音，一道繩索般拋擲過來。套牢。

母女倆的身影，交錯倒映在玻璃門上——讓她錯覺自己趴在阿母背上，像一個異常巨大的瘤。

「看啥？」

「雯雯甘有佇厝？」她將視線從門上移開。

「猶未轉來。」

「這呢晚。」她低語。

下午一點。人原就是在學校的。

「高中矣。」阿母應。

她怔住。

腦海裡，對雯雯的印象，還停留在國小階段，那個揹著粉色書包站在校門口，拉長脖子望著路口的身影。那時她剛離家，在市區的賣場工作，有連休才回來，阿母總是讓她去一趟學校，載雯雯放學。

在門口，阿母千叮嚀萬囑咐：南側門哦，第一個路口，好像她第一次做這件事。

「我知啦。」她穿戴袖套，手臂在空中短促擺動，趕走阿母的囉嗦。

一個學期，也就那麼一兩次，時間可以銜接上。但她總記得，開學第一天是自己載雯雯去學校，並要她放學在南側門口等著——這件事，像一把萬用鑰匙，讓她得以在往後六年的時光間隙裡，來回穿梭這個孔洞，打開記憶屏障。

然而，真正嵌入歲月的，是生活。

阿母每天頂著清晨的暖陽、黃昏的餘暉，載著這個孫女上下學

——祖孫倆的身影，在街仔路上映成一道薄薄的剪影，有時在柑仔店逗留，有時去美容院，沿途有說有笑，最後鑽進舊巷，像和時間玩躲貓貓。

母女倆的路途則無聲。

阿芳的車速，始終保持在「要快不快、要慢不慢」的尷尬狀態。起初，她並不抗拒這件事，甚至隱隱當作贖罪。抵達、接送、折返。一切便結束了，心裡的重量卸下。也是這趟過程，讓她知道自己心裡還有重量。

車影駛近飲料店，她放緩車速，「要不要喝飲料？」

雯雯沒有回答。

她仍然停了下來。「兩杯珍珠奶茶。」她想，天氣這麼熱，這又冰又甜的東西，多好呀，小女生肯定會喜歡。何況是自己女兒。

「我又沒有說要喝。」當她將珍奶遞過去，雯雯這麼回。

隨著女兒的身高一年抽長過一年，這樣的話，愈來愈常無預警地迸出來。起初，她三兩個月還會回來一次，後來時間慢慢拖長。不是忙，而是每次回來，她總覺得屋子裡的氣氛變得不太一樣：阿母的態度、雯雯看她的眼神，都有愈漸鋒利尖銳的感覺，口氣裡有怨。她下意識地躲避。

半年、一年；這一回，長達六年。

「為啥物我有彼種老母？」那次，她人在樓上，聽見了雯雯這麼說。

「較小聲……」阿母用氣聲提醒：「伊佇樓頂。」

「無想欲轉來就攏莫轉來啦！」雯雯卻朝著樓梯口，放大了音量，不怕她聽見，有意作對。

從此，她的心裡便覆上了一塊陰影。

*

那時，阿芳在高雄市區裡的某個角落，租了一個小套房，月薪兩萬六，房租就要八千，日子過得並不優渥，但她也沒有想找便宜一點的房子。主管同事全當她是剛出社會的新鮮人，沒經驗，愛玩，懂享受。

走出那條斑駁的舊巷，一班火車，帶她離開原縣區，她便覺得自己重生了。在城市裡，沒有誰會知道，她有一個女兒。和其他大學剛畢業的女孩一樣，她覺得自己可以精心打扮外表、沉迷物質肆意揮霍、自由出入各種社交場合應酬交友。

當然，也包括男友。

她迷戀這座城市，但僅限於那些美麗嶄新的部分。從國中時期便是如此。所有藏在內裡的破敗陰暗，她選擇遺忘，或者無視。少女時期，段考完，她定要和同學搭著火車往鳳山市區去，沉迷於那裡的吃喝玩樂，書城、商店街、電影院……光影華麗絢爛，她不惜花光所有零用錢，只覺這是一種流行，時髦的青春。長大後，她抱持著同樣態度，去到更遠的地方，但必須自己賺，自己花，從沒想過寄錢回家，自己都不夠用了。關於未來，則沒有想得太多，高中畢業的學歷沒有太多選擇。

窩在租屋處，她躺在懶人骨頭裡，心思全放在吃喝、衣服、包包這類的事。偶爾想起女兒，她只想，反正有阿母。

「要去載無？」她問。

「這馬攏家已騎腳踏車矣啦。」阿母說。

她這才又意識到了一點什麼，問道：「讀佗位矣？」

阿母輕嘆了一口氣，眉眼間有一種情緒，好像在問：誰人做老母親像妳按呢？

她心知肚明。那塊長在心底的空虛：灰暗、深沉，在時間裡，像霉斑緩慢地連綿成一片，包括母女倆之間，那道若有似無的連結。

沒有回家，阿母每隔一段時間，便會臭著一張臉，出現在租屋門口。她倒也不排斥阿母到來，反而因此而感到慶幸：母女之間，再怎麼地，都還有那麼一點柔軟與吞忍。捏住這兩個點，面對阿母她還算自在，可以保有慣常的無理和任性。

但另一方面，她感到惶恐。在雯雯眼中，她從未捕捉到這些可能，哪怕只是一個瞬間，一個暗示，都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她也不強求。本就是自找的。

離家不久，阿芳便有了男人。心思插上翅膀，在工作和生活之間，意念一展一展地，只想朝著天空飛，身後那幢老屋裡的一切，更顧不得了。有陣子，阿母提著一個塑膠袋，裝著傳統菜市場買來的香蕉番茄高麗菜出現在門口，「妳最近先莫來。」應門時，她這麼說。

阿母聽出端倪，斜睨了她一眼，仍然撞了進去。

「我交男朋友矣。」她誠實答。

阿母並不反對這事，只是太了解她了：「咧做啥？」

「普通人。」

「普通人妳會交？」阿母語調上揚，眉頭輕皺，眼神不以為然。

「開工廠的啦。」

「若無袂認真行就莫浪費時間。」阿母直言道：「妳當作妳是啥物人？」

「我有共伊講雯雯的代誌。」她篤定地拋出這句話。

阿母安靜下來了。

事實上，那一年她不過二十八。同屆的同學、同事，尚未走入婚姻的有一大卡車，對象分合不定、結婚又離異的也不少，安穩棲居家庭巢穴的反而是少數了。

但她從來也就沒把婚姻這事放在心上。

她只想，這個男人我喜歡；若有事業，未來就有靠山了。僅此而已。

「照妳按呢，」阿母只淡淡地說：「有一工妳會後悔。」

＊

那天，她坐在廳堂，吃完阿母替她煮的一碗湯麵配燙青菜，嘴裡的熱湯，溫潤了浮躁的思緒——那一刻，她突然覺得自己好幸福……

但她不時抬頭看時間——那方樑柱上的懸鐘，彷彿垂掛在心底，擺呀擺地，眼角不時掃過門外日頭光影的推移，偵測著巷裡的任何聲響動靜。

「我先起來。」吃完，她便受不住了。

阿母坐在電視機前看《民視新聞臺》，心裡明白她在不安什麼。沒有應聲，只瞥過來一眼。

她走進穿堂，急促的步伐踩上梯階，往屋樓裡的更深處鑽去。

——十分鐘後，雯雯回來了。

她躺在阿母房裡的隔間草蓆，聽見拉門的滑動聲響——沒來由地想，自己從幼稚園到高中畢業，似乎從未獨自騎腳踏車出入這條舊巷。無論去哪，都是阿母接送。

為什麼？

國小時，她問過阿母這個問題：為什麼不能走路隊？當時阿母

以安全為由拒絕，她想了想，也沒什麼不好，便沒再執著；升上國中，仍是如此；直到上了高中，必須日日來返村落與市區上課，阿母卻寧可每日提早一個小時起床，載她到學校，也不願她獨自搭火車，或外宿。

那時，她心底的疑惑鼓脹成了一顆氣球。

阿母向來沒有安全感。關於她的事，更是如此。

從小，阿爸不在身邊，阿母的關愛緊密而妥貼，將她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起床有溫熱早餐，放學有豐盛晚飯，因此對於「父親」這個角色、這件事，她從未有過太多想像。

國中時，她甚至在作文上寫下這麼一個句子：我不需要父親。

那時她心想，阿母也不需要丈夫。母女倆過得很好。

翻了身，她用手指沿著印花壁紙的切線來回撫著，心想，那時候的自己，是想成為阿母那樣的一個女人的吧？堅強、獨立，有份在學校的穩定工作，有存錢，有自己的生活。即便沒有男人依靠，也能獨自扶養一個女兒長大。

約莫國中時期，阿芳的乖巧懂事變了調，慢慢生出一股叛逆。她的課業愈漸落後，心底沒來由地湧起騷動，經常性地謊報下課時間，讓阿母沒辦法準時出現在校門口。網咖、圖書館、遊樂間，都有她和同學嘻笑玩樂的身影。少男少女，嘻嘻鬧鬧，圍繞在苦悶難挨的生活場域——

後來，巷口出現了一個男同學的身影。

他的手臂，穿過少女及肩的長髮，兩人依偎著走在傍晚的巷內，讓她沉醉在一種迷濛的狀態，昏昏沉沉。春花癡看見了，大聲喊：「阿芳仔——」她還醒不過來，男同學在耳邊低語：有人叫妳，她這才急急彈跳開，「我先回家。」匆匆奔進舊巷，身影沒入那團黑

暗。

那時候，她便對生活感到困惑，心裡有個角落，總是暗的。腦海裡，不時就閃過這麼一個念頭：倘若阿母身邊有個男人，這個家，一定會有所不同——

那是一種沒來由的渴求。

不確切缺少什麼，卻由內而外扎扎实實地長出一塊陰影，它慢慢地擴大，沉沉地擠壓過來，罩住整個少女時期。

＊

二樓兩個房間。

雯雯長大了，睡在她以前的房間，她只能擠進阿母的老巢穴。

側耳聽著阿母和雯雯在樓下的交談，瑣瑣碎碎，沒什麼值得細聽。原以為，阿母會委婉地告知雯雯，讓她有個心理準備，但聽了半天，阿母什麼也沒提。她就這樣在樓上待著，不敢下樓，懦弱像蠶絲，慢慢地將人包裹成一個繭。

祖孫倆照常吃飯、切水果、看電視，然後出門散步，完全沒把她當一回事，就像過去她和阿母也沒把阿爸當一回事，日子就這麼一天天地過下去。

她趁這段時間下樓盛一碗飯，胡亂地將盤內的剩菜碎肉全夾進碗內，端上樓——

來到門口，她忽地想起阿母有潔癖，房間裡不能吃東西——進退無路，她索性蹲坐在玄關樓梯口，狼狽地一口一口扒著飯，啃著肉，直到鐵門捲動聲響「轟」地炸開屋裡堆積的寂靜與陰暗，她才慌慌張張地跑上樓。

碗筷就地擱下，惶惶地朝著天花板仰躺著，像祭拜著誰。

阿母走進屋。她躲在門後窺視，只見阿母來到玄關，瞥見那一雙碗筷，「雯仔……」同時朝廳堂發聲：「我進前共妳講……恁老母欲轉來……」

「轉來創啥？」雯雯插話道。

「揣頭路吧。」

「伊無頭路矣哦？」

「嗯。」

經過這些年，阿芳心裡也明白，時間加乘下，那塊橫在其間的空缺是更難以填補了。回到房間，她聽著祖孫倆輪流進到廁間，熱水器和馬達運轉聲嗡嗡作響。管線連通的緣故，樓下用水樓上聽得一清二楚。她想起年幼時，阿母總是先將自己哄睡，才下樓去洗澡，她在樓上聽著平緩的流水聲，摻雜瓢盆叩叩砰砰的細碎響動，心裡覺得安穩，沉沉睡著。

升上國中，她卻開始嫌吵，總要求阿母別那麼晚洗澡。阿母為了迎合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她突然有些好奇，阿母會不會為了雯雯，而改變自己長年以來的習慣？

這幢老屋，就像一個女人，血肉般的水泥填充鋼筋架構，內部管線如人體血管交錯縱橫，蹲踞舊巷一隅，像個犯錯的人，滿懷愧疚。終身被囚困於此。

巷裡潮濕，下雨時飄散淡淡霉味。她伸出手指往下體而去——那些聲響、氣味、斑痕……沿著壁牆攀長出翳張紋路，她同時感覺到一股熱，愈漸湧湧上來，一路來到窗口旁，開成了一朵蕊瓣雜亂的淺色的花……

國中二年級，她盯著牆上的斑痕紋路，不自覺地觸碰了那一塊敏感的嫩芽。

第一次做這件事，她覺得膽戰心驚，感覺自己的陰部被完整地裸現在這面牆上，那麼斑駁、潮濕。但往後一整個少女時代，即便阿母進了房，她卻總是暗暗地做著這件事——她知道，阿母只是闔眼並未睡去，甚至側耳聽著那壓抑的喘息，她無法停止指尖的撥弄、摳撫，沒有辦法停止、直到渾身的慾念直抵最深處，一次釋放出來——

她心想，阿母的一生都鎖在這裡了。

這些年來，她從一個女孩長成一個女人；而雯雯，也從一個襁褓中的嬰孩長成一個少女。而阿母呢？

她不知道。那些屬於她自己應當承擔的，身為女人，身為女兒，身為母親——無論哪個角色，她似乎都不夠格。

但她卻很想知道，阿母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懂得當一個稱職的母親的呢？在她僅有的印象裡，阿母好像原就是這樣的一個角色：矜持、細心、有擔當；而這或許正是問題之所在——

阿母的堅強，讓她退縮了。

*

阿芳和男人相識於賣場。

對方第一眼就看上她：飄逸長髮、鵝蛋臉頰、高窄鼻樑，就是個子不高，眼神裡有一種冷。但從妝容和制服穿戴的齊整程度，便能判斷是個會打扮的女人。

「可以先跟妳要個連絡方式嗎？」當時結完帳，他只用這麼一句話，就成功和她搭上線：「怕打擾到妳上班。」

她愣了一下，從收銀機底下抽出一張便條紙，寫上電話號碼，附註：莉芳。

男人個性直爽，言談舉止間，有一種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自信；而阿芳的性格，卻是黏膩且自卑的。從小依賴阿母，離家之前，她連一件家事也做不好。花了近半年，才在混亂龐雜的日常生活裡，殺出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徑，走入情感花園。

即便周身飛蟲走獸襲擊，兩人分分合合，也曾多次各自奔逃——最後，仍論及了婚嫁。

然而，在一次兩人私密的時光間隙，男人去洗澡，她一時興起拿起他的手機，點開那些未讀訊息，才發現——這七年，不過是一場美麗的幻夢。

男人是引蝶人。

除了自己，身邊不知還參養了多少粉蝶。

而她是最無力反抗的品種。

為什麼？幾番掙扎，除了負傷，每一次碰撞都再提醒著她，自己有多麼脆弱——而男人正是看中了這一點，選擇了她。

一切回到小徑起點。

她辭職了。

三個月，她努力想振作起來、再出發，才發現自己已然耗盡了體力，眼淚卻仍不停流淌，整個人虛弱下來，無能再一鼓作氣地闖進這座鋼筋築起的城市叢林了。

然而，現實沒得商量。（房東上門，她的皮夾裡只剩三百。）

＊

入夜，她看著床頭霧白燈罩裡透出的那一抹橘黃光暈，寂靜，像一幅色調黯淡的油畫，深濃地勾勒出寂寞的輪廓。

阿母上樓後，人倚在床頭，輕聲地說了這麼一句：「我共伊講

矣啦，明仔載作伙落來食飯。」便將情緒蜷進被裡。

不得不承認，回到這幢老屋，她才開始有了這些心思：雯雯、阿母以及未來的路。

在市區時，她很少想起雯雯。連阿母來電，她也只是「嗯嗯、喔喔」地應著，敷衍衍衍，無有共感，只覺阿母說來講去都是那些：存錢、工作、未來，最後總是引導同一個結論：要為雯雯打算。

如今，雯雯已然不是當年的小女孩，阿母也不再是記憶裡那個任何事都能一肩扛起的女人。

「我老矣。」她記得阿母最後一次出現在門口，留下這麼一句話。

她有點不耐煩，抬起眼來——才突然驚覺，那張熟悉的面龐裡，眼角已然折凹出皺褶，兩頰浮鬆，髮際微微摻白，無法和記憶裡的阿母形象疊合了。

時間的力道，比她想像中還要深刻。

辭職後，她才意識到有些事情確實得有優先順序：先安頓好自己，才能工作，而後才有生活。如今，她連自己都無法保全，逃難似的回到舊巷，回到阿母的懷抱裡，如此懦弱、無能，彷彿一路活回去：女人、少女、幼女。某些時刻，她甚至希望自己是個嬰孩，能就這麼躺在阿母房裡，什麼也不做。什麼都不用做。

活在阿母體內。

可悲的是，她卻仍然想念和男人共度的那些日子。

日夜顛倒、作息混亂，她整天糾結於過去那些瑣碎的日常爭端，並執拗地相信著，那便是撕扯拖拉兩人終至決裂的癥結。全然忽略了，隱藏在背後的，兩人性​​格本質上的差異，以及自己在情感上的任性無理和幼稚。

但一切已然是過去式。

在這幢舊屋裡，她像隻小鼠，鑽竄在時間的縫隙：清晨，她尾隨阿母下樓，聽見樓梯口傳來腳步聲，便趕緊藉口出門。一連數日，她頂多和雯雯錯身，一句話也沒說上。

「恁母仔困真正……」阿母有些感概，但話語冒出頭後便又龜縮回去，轉而問起更為現實面的事情：「啊妳這馬打算欲按怎？」

一個禮拜就這樣過去。

在這段空曠的時間荒野裡，她回顧了自己的人生。過往所經歷的一切，落雨般不斷打在心頭。曾經，她抓住了一個少年，想乘著他的臂膀，逃離一整個少女時代的空虛——卻在某個瞬間，無預警地墜落，重摔在地；而今，又因著另一個男人，失去過去數年開拓成園的生活；未來，該何去何從？

離家七年，是全然錯過了雯雯的成長，又或者更準確地說：逃開了。

那往後的日子呢，怎麼過？

*

清晨，她醒得比阿母早，躺了將近十五個小時的身軀，沉甸甸的——悄聲走出房間，她想出門晃晃；來到樓下，才發現遍尋不著鑰匙。

在鐵門前，她展臂扣住門孔，無謂地上下拉動，發出轟隆轟隆的巨大聲響——全然無法相信，自己竟被一扇自家的門給囚錮。

無法商量。

時間逼近，她只能上樓，一路來到那架通往頂樓的鐵梯，一步步，爬上了樓頂的陽臺。

眼底，灰白樓房高低錯落，斑駁壁牆各自聳立，她站在陽臺上，心底那團沉滯已久的鬱悶稍稍舒緩了開——哇，看著這個自己住了二十年的舊村落，長久以來都沒有發展，她突然有些感概：過去這些年，自己究竟在追求什麼？工作、金錢、人際、戀情……所有關係與物質的追逐，在一次情感倏地消逝後，一切幻化成空。

她只能回到這條舊巷。

一個人，一事無成。

少女，終究是長成了一個女人。但那個檻，當初她便沒有成功地跨過去——如今時間見縫插入，找到著力點，便一刀一刀地替她刮除，過往攀附全身的任性妄為與懦弱膽怯。

蟻足般的巷弄，竄繞在街路間。內巷的輪廓，此刻在她眼下，是清晰明確了：她走進高二那年，和當時的小男友走在放學路上，兩人手牽著手——她知道，這一幕若被阿母看見，逮著，往後的日子，恐怕連這種窄縫間的自由都會被剝奪。但身為少女，她克制不了心底漫湧而出的意念。

阿母將人抓得緊緊，但愈緊，她愈想方設法逃離。

這條舊巷，都藏有一條內巷；內巷裡，又有更窄的防火巷，藤蔓般環繞攀長。從高處往下看，就像一朵長滿皺褶的灰色的花。她熟知抵達家門前的所有竄繞，便以此作為應對之策，多次在舊巷裡把自己給了他。

遮雨棚下，午間的雨狠狠掃過，整條巷道濕漉漉的——她突然往內巷鑽，將他的身影一把扯進來，就像男孩扯動她粉邊的制服，裙襬，內衣，在兩幢空屋之間，最最盡頭處的一個轉角——無有遮蔽地反叛，讓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楚與歡愉。

他反覆地進出巷道，替她抹去那一塊沾染在衣褲上頭、黏稠的

羞愧與不堪——

她感到滿足。

全然不知，有一部分的自己，在內巷裡，已然無法全身而退了。

三個月。

她心想，阿母若知曉，從此往後，生活裡所有的皺褶都將被割除，不再容許一絲刮磨與碰觸。決定隱而不宣。即便當時已然成年，對於世界將投予的眼光，她沒有勇氣面對。

手裡緊握一張細薄而精美的婦產科名片，她徘徊在火車尾的空月臺，深怕遇見同學或村裡的長輩。意念是篤定的。但每當列車進站，轟轟怒吼的野獸迎面襲來，心裡那座吊秤，便猛力地搖擺起來——失衡、無法丈量現實裡過於沉重的一切。

她想起阿母，想起自己，如今站在這裡即將做出決定的自己，不也是被一個女人獨力扶養長成的嗎？

這個念頭，像顆鉛球，擺到了另一頭——

仍是太難了。

心一橫，她一頭撞進車廂，一路往市區方向移動。

抵達高雄火車站。

市區商家林立，熱熱鬧鬧的人聲車流，像閒言碎語侵犯耳膜——她一路低著頭，來到那間潔淨高雅的診所門口，又一次畏怯，這次達到了最低點。

她撥出一通電話回家。什麼也沒說，就哭。

「妳在哪？」阿母問。

她支支吾吾，讓啜泣聲撕毀所有字音，模糊掉這個橫在眼前的現實。

「妳先回家。」阿母深深嘆了一口氣。

她什麼也沒做，便從市區再搭著火車回到了村落，回到了家。

母女倆一起面對。

起初，她有些不習慣，生活裡所有日常瑣碎，都必須以女兒為主：不能提重物、睡眠要充足、飲食要均衡、走樓梯腳步要輕，深怕任何一道躁聲驚擾柔軟的夢境那樣，她在每一次小心翼翼的懸晃中，不免好奇，阿母以前也是這麼細心呵護著自己的嗎？

比起身為母親，她覺得雯雯的到來，讓自己更懂得如何當阿母的女兒。

母女倆的感情更親近了些。雯雯出生後，由阿母照顧，白天她便可以到巷口的超商工作，每日奔走在眼底的這條舊巷，便沒再想過巷口外的村廓、火車站裡徘徊的身影，直到那個和她一起走進內巷偷歡的少年，在某一日，徹底地從她的生命裡消失無蹤——

她這才真正意識到，過去的自己，已然將一整座青春，走成了一條窄道。

＊

離開陽臺，阿芳才想起今天是禮拜六，難怪沒看見雯雯的車影騎出巷口。

來到二樓，阿母正好從房間出來，困惑問道：「妳去樓頂創啥？」

「無啦。」她像做錯事被逮個正著，答非所問：「真久無起去啦，巷仔攏無變……」

「是欲變按怎？」阿母一個問句便堵住了她，「庄跤所在哪會變——」

「嘛是。」

「落來食早頓啦。」阿母走下樓梯，仍不忘碎念：「莫歸工覘佇樓頂。」

跟在阿母身後，她下了樓。

廳堂間，有烤吐司和咖啡的香氣。雯雯正在廚房忙著。

阿芳在沙發坐下，腰桿直挺挺的，作客似的，遲遲沒有下一個動作。

「妳先食矣。」阿母將桌前那盤蛋吐司推挪了過來。這時，雯雯端著盤子走出穿堂，看見她，愣了一下。

「甘有炊饅頭？」阿母問。

「桌仔頂彼份是妳的。」雯雯只應了這句。

她正伸出手，拿盤子的動作懸在半空中。

「我食饅頭。」阿母出聲解救。站起身，往後頭走去。

她繼續動作，用面紙包住吐司底部，若無其事地咬下一口，微焦口感配半熟蛋，母女倆將沉默咀嚼得愈漸濃稠且入味……

幸好阿母很快就出來了。

「冰箱攏無菜矣。」雯雯問：「等一下甘欲去菜市仔？」

「我今仔人懨懨（siān-siān）。」阿母說。

「是按怎？」她問。

「可能食藥仔的關係。」阿母倚到座椅上，口吻倒豁然：「老矣啦，無啥。」

「按呢明仔載才去。」雯雯說。

「毋閣……中晝欲食啥？」阿母突然轉換語調，眼神挪到她身上：「若無……妳恁伊去？」

「我？」阿芳一時沒反應過來。

「對啊。」阿母的口氣理所當然：「伊猶袂十八歲，袂當騎車。」

「反正我已經會曉騎。」雯雯說。

「妳莫烏白來！」阿母加強語調，撇下一句：「等一下去乎警察掠。」

這一幕，讓阿芳感到熟悉。以前，阿母也經常對意念騷動的她撇下類似的話，要她安分一點。

*

日頭正烈，巷口暖熱漸起，慢慢烘乾清晨的雨漬。

雯雯探了窗外一眼，問道：「要帶雨傘無？」

「……我開車好矣。」她也看了外頭一眼，轉回廳堂，「車鎖匙佇叨？」

「第二个櫥仔。」阿母說。

她拉開櫥櫃，三四串鑰匙映入眼底，包括那只早上遍尋不著的鐵門鑰匙，隱密而妥貼地垂掛在內壁。「頭前彼支。」阿母輕聲指示。

來到門口，她仍然抽了一把雨傘，「我去開車過來。」同時邁開步伐。

「我行過就好。」雯雯卻跟了上來，低語：「近近矣爾。」

巷道溼答答的。蜿蜒的水流，在地面匯聚成一座座小湖，破碎玻璃般倒映出兩道光影——少女的身形，緊跟在她後頭，一路尾隨，亦步亦趨。

阿芳整個人緊繃起來，動作顯得急促且尷尬。

「行遮——」來到岔口，雯雯突然停了下來，指著屋樓旁的那條窄道。

「欲去叨？」

「遮行過去就是巷仔口。」雯雯說：「我平常攏行遮。」

「遮有路？」她疑惑。

「有啊！」雯雯篤定地說。

母女倆一前一後地鑽了進去。

在窄道裡，阿芳不自覺地放慢腳步，每一步都顛巍巍的，彷彿被身前那道暗影拖住。

「妳欲佇遮住多久？」雯雯突然問道。

她心一緊，支吾答道：「……先找頭路。」

這段時間以來，阿芳壓根兒沒想過工作的事，和當初離家前四處找人探問的情況大不相同。但面對女兒，她只能這麼回答。

「我是無差啦，」雯雯語調豁然：「毋閣阿嬤應該希望妳住仔遮。」

「遮哪有啥物工課通做——」她不以為然。

「嘛是有啊，」給意見似的，雯雯低聲細數：「工廠、超商、路邊攤仔……」

「妳以後無欲去高雄哦？」她順勢問道。

「有啊。」雯雯答得篤定，語畢又說：「毋閣嘛無一定啦，看情形——住厝內會當儉較濟錢，外口厝稅足貴。」

她非常驚訝，雯雯居然能講出這樣的話，像歷練過的人。

「爾且佇遮嘛住習慣矣。」

一時半刻，阿芳有些佩服起雯雯，小小年紀便能如此成熟懂事。但她同時覺得，那只是因為雯雯未曾真正步入社會，站在人生交叉口。「去外口，事事項項就攏要家已來，閣開錢。」她語氣一沉，淡淡地應：「妳就好好仔讀冊，考大學。」把這句話裡可能透露的情緒，期許、關愛或其他更幽微或強烈的什麼都內收進去，並告訴

自己，一切與自己無關，是阿母的教養使然。

「會啦。」走出巷道，雯雯的腳步突然輕快起來，一步步往前踏去，「阿嬤無共妳講乎？我攞考頭三名。」

阿芳趕緊加快步伐，跟上那道少女的身影，「有啦，伊有共我講。」

「有哦？」雯雯回頭問道。

「所以我叫妳好好仔讀冊矣。」怕女兒不相信似的，她的口吻難得放重了些：「若無就叫妳去揣頭路矣。」

「阿嬤嘛是按呢講。」

「妳甘有男朋友？」她問，口吻就像和同齡的朋友聊著天。

「有矣——」雯雯點了點頭，語氣理所當然：「一定要矣啊！」

阿芳有些訝異，想起自己當年的勇敢無畏與奮不顧身，不知怎麼，心裡那塊陰暗無光的愧疚感，在此刻，觸了底，不再無止盡地往下沉了。

「是說……妳為啥物欲行這條？」

「按呢就袂拄到熟識的人——」雯雯露出竊喜的表情，嘟著嘴咕噥：「若無攞佇遐問東問西。」

「真正……」她應。

春花嬤在後頭看見這一幕了。在攤仔後頭，和媳婦竊竊私語：「母仔罔作伙出門，第一擺看到……」

「親像姊妹仔……」

阿芳的腳步更篤定了些。在雯雯身上，她看見了一部份的自己，一部份的阿母，以及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中晝的日頭底下，她踩著少女般輕快的步伐，在這段潮濕的時間裡，一步步地，和女兒一起走出了舊巷。

小說組 高雄獎
〈舊巷女人〉評語

郝譽翔

這篇小說通過一條「舊巷」，在有限的篇幅之中成功交織了三代女人的故事，從外婆、母親到女兒，彼此之間的命運相互呼應，也環環相扣，雖然各自都面臨到人生的困境，卻也展現出母女相濡以沫的堅韌生命力。小說中的對話寫得尤其成功，往往只有簡單的三言兩語，卻成功寫活了人物的性格，自然真切而動人。這一條「舊巷」既是三代女人的家，也同時充滿了耐人尋味的象徵意義，成了女人出走與回歸的永恆軸心，故小說從「舊巷」寫起，最後也結束在這一條「舊巷」之中，而首和尾彷彿串連成了一個圓滿的輪迴，母親也從女兒的身上看到了「一部份的自己，一部份的阿母，以及另一種生活的可能」，讓人不禁感到家雖然已經破損，傷痕累累，但終有重圓和修復的一天。



小說組 優選獎

直到海水變藍

徐麗娟



徐麗娟

個人簡介

台師大，國研所。

日常平淡，有時便常關注書寫這件事，從平凡零碎的線頭中摸索織錦的可能，在腦海中不斷拆線重組，偶爾有幸，真能尋到些微神秘的理趣，從文字中獲取寧靜的片刻。

得獎感言

先前在這篇作品細微末節的轉折當中，自己已先嘗到一段微甜時光，最後竟還能得到如此的鼓勵，真是再幸運不過的事。

特別感謝評審與高雄的青睞。

假期結束，你搭公車回受訓的地方。

才一上車，穩住搖晃，你才一抬眼，呼吸忽然就倏地停了拍——你看到朱志輝就坐在司機後面的博愛座上。

這麼多年來，你會想像過各種重逢的可能，但在這個當下，你身處其中，才知道這有多麼難以想像。掩飾住驚慌，你刷過票卡，一步先移到司機後面的車柱，車啟動，你感到一陣暈眩，心臟蛇曲緊縮，急遽縮小，身體不時被後來上車的人群擠推到車廂更裡面，手尚來不及握住吊環穩住自己，一時顛躓，朱志輝看了你一眼，便迅速將眼光移至車窗外。

他沒認出你。

*

朱志輝長得非常好看，窄窄的額頭，笑起來彎彎狹長的一雙桃花眼，說話輕聲細語的，幾乎從不生氣。

只要他在，總是讓你開心。

小時候住在三合院，偌大的院子內草木鬱鬱，鵝黃的甜玉蘭掛在墨綠樹枝上，星星點點的香，朱志輝扛你在肩上摘花給母親。帶香的露珠滴在兩人仰頭的眼底，你們一起喊痛，你笑著差點跌下肩來。

你自小對於右手手背上的茶色圓形胎記感到自卑。

「你看，爸也有一個。」朱志輝伸出右上臂露出一顆茶色的痣。

「這證明你是我的親生兒子，親生的喔！」朱志輝提高聲調，表示非常難得。

「兒子，當男人的要不怕吃苦，不怕難，頂天立地只有男子漢啦！」

朱志輝常摟著你的肩親密地跟你說。就算後來你不想看，閉上眼睛，畫面仍然會浮現，而且更加鮮明。

母親常在你面前講朱志輝的不是，朱志輝，朱志輝的，連名帶姓的叫。她抱怨他不常在家，也從不拿錢回來。

「男人要出外打拼，女人才待在家。」朱志輝總這樣說。

在那個破落的大院子裡，有辦法的親戚都搬走了，只有母親帶著你在那老式的大灶上煮著兩人份的飯。

你小時身體不好，母親慣常熬一種中藥給你喝，滿滿一碗淡綠色，澀而微甜，末了留下一種濃稠的苦在舌根，讓你整個下午都苦。那是母親的關心，雖然不那麼甜，你總是一口喝光。

小一時去旗津的那天，應該是你最後一次和朱志輝在一起。

在旗津路邊小攤上，朱志輝興沖沖的教你撈金魚：「大智！你看爸爸喔，魚撈要和水面平行，等金魚一游過來，就從旁邊像這樣滑過去……你看！」朱志輝說罷，他手裡的薄紙上果然有一條尾鰭不停跳動的小金魚。那時兩人蹲在一起，搖晃的水池中，你們的視線追逐著同一隻魚，朱志輝下巴的鬍渣刺得你頭頂痛痛的，你聞到他肌膚輕微的熱氣，帶著香香的消毒水味道。小販仔細幫你把小魚裝進水袋，打結綁好讓你提著。

去海邊那天，所有的快樂都像是被預支了高潮的故事一般，整天都好玩。黃昏時，旗津的海面上金膏灼亮，像溢著蜂蜜，黏黏膩膩。

「大智，你看，沙灘上的海水是灰色的，髒髒的，但只要往遠處看，你看，遠一點的海面都是藍色的，離岸上越遠越美阿！」朱志輝眯著眼睛說。

你當時身材太小，望不見朱志輝說的遠方，他說的話聽來遼遠

而神秘，你只自顧自的踢著沙子玩。

那天你們在旗津待到很晚，你手裡提的魚幾小時不到就死了，可能本來就不是健康的魚。

「唉，這魚的運氣不太好。」朱志輝嘆了口氣說。

過了黃昏的旗津，海水已不像白日快速的流湧，而是更接近一汪潭水，靜幽幽的慢，沙灘上白日人來人往的呼吸足跡還在，但在黃昏之中變得脆弱，只要一碰就會像灰一樣散去，整個旗津進入一種昏暈淺寐的狀態，盪著水氣，似靜候著什麼變化。

六點一到，天空忽然下起雨來了，你和朱志輝磕磕碰碰，在海產店卸下一身濕透的狼狽。四周客人大都安靜，偶有輕聲細語，半數以上正緩緩抽著煙，窄小的空間裡煙霧如絲如縷。只要有客人進出，就會帶進一片雨水，店裡的地面都溼答答的。附近店家的招牌都熄了霓虹燈，旗津街上仍有人影穿梭，不時有車輛經過，車頭燈照亮了每一粒雨滴。

朱志輝叫了一桌你不能吃的海鮮：「咦，大智對海鮮過敏啊，跟你媽一樣，真對不起，我忘了，給你叫個炒麵好了。」朱志輝嘴角漾出溫暖的微笑，彷彿像對朋友一般的客氣，真誠不敷衍。他自顧自的叫來啤酒，在你面前一臉宜然的吃光所有的菜。

雨停後，你們走去渡船頭，旗津天空上烏雲亮開，浮出一輪看似近實則遠的涼夜滿月，彷彿唾手可及卻遠在天邊。遠方一挺燈塔插在海上，在深海與深黑的簇擁間，從你的高度望去，這個光像是假的。

從旗津回家的隔天，朱志輝就離開了，走得那樣快，母親亦不多作說明，阿姨說朱志輝在外面有了孩子：「說也是兒子。」

朱志輝從此單薄成你身分證上的一個名字。
不多久，你跟母親也離開老家的三合院。

＊

父母離婚後，你跟著母親搬到市區交流道附近的巷子裡，母親在武廟市場附近的大賣場上班，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許是白日上班已經用盡力氣，母親回到家對你非常冷淡。

當時你們住的窄巷，整排房屋都蓋得非常侷促，每戶人家二樓陽台幾乎彼此相觸，巷弄中擺著瓦斯桶、藍色塑膠垃圾桶，門邊掛著許多把破雨傘，屋牆污黑，鐵皮屋頂鏽跡斑斑。

母親租的是兩房一廳的一樓小房，你在客廳寫功課，家裡沒買電視，母子兩人的晚上重點就是不斷檢查你的作業，夏日夜晚屋內酷熱，你在電扇嘟嘟的粗轉聲中，擦掉重寫再擦掉重寫。

空檔時你常偷覷母親，她端坐在你的身邊，凝視著前方，你順著她的視線看去，前方就只是一片空白的牆，你本納悶的想問母親在看甚麼，但正要出聲時，一抬頭發現母親的瞳眸裡沒有映著任何東西，額頭冒汗，整個臉濕淋淋的，乾癟無光澤的頭髮只胡亂紮了個馬尾，垂掛在肩上，掉落下來的幾絲零落鬢髮，黏在臉邊。過於削瘦的下巴及左右眼下的細紋，流露出一絲神經質，皮膚蠟黃無血色。你眼光很快從母親臉上移開，低頭重新寫起算式。

你那麼戰兢兢窺伺著母親的表情，多半是因為當時你的聽覺不太好。

搬到市區不久，你在新的小學放學獨自穿過操場時，頭部被籃球擊中，跌倒時頭撞到旁邊實木的鞦韆架。許是後遺症，痊癒之後，右耳聽力一時尚未恢復。不是那種完全聽不見的耳聾，而是偶爾會

出現隱約錯聽的狀況，外界的聲音，時而清楚，時而有一段沒一段，接不完全，像老式收音機發出的細微嗡嗡聲，不時稀釋你與世界的距離。雖不是太嚴重，但那之後，你總覺得自己看清的只有半個世界，那半個你能聽得清楚的世界。

過了半年，你的聽力才完全恢復正常。

小二時下午沒課，你會自己跑去附近的公園玩。

公園裡的老榕，垂簾般的氣根糾纏於樹幹，因著根系錯節盤扭，樹姿遂奇詭多變，彷彿周遭環境裡的毛孔皆透著微光，藏有細綿綿的呼吸。樹下有兩把鐵製椅，白色油漆剝落處長出一片深褐色的鐵鏽，旁邊的野草蔓延。

下午公園多半沒有人，最多的是流浪狗。有次你看到一條黑狗躺在陽光下，口鼻擱在腳掌上，沒人理會牠。你好奇的摸摸牠背上曬熱的粗糙皮毛，那狗倏地爬起，一溜煙跑走，你手上留下一股酸味，久久不消。

下午空曠的公園顯得荒蕪，散發出剛硬的冰冷，讓你感受到一種微微的恐懼。

因為曾經時好時壞的聽覺，你逐漸變得不愛說話，你那時喜歡蒐集校園所有可以飼養的動物，各式昆蟲包括害蟲的臭味，各色鳥類的迷亂啁啾，你所迷戀的這些都讓母親心煩，但母親都忍耐，甚至還幫你買了一把放大鏡。

有次在蓊鬱的樹間，你發現一個小巧精緻的鳥巢，巢中有三顆綠繡眼的蛋，那一陣子你一放學就拿著母親為你買的放大鏡，趁天光仍亮，趕快跑去觀察鳥況，從美麗的藍色蛋孵出黑頭幼雛，再長到小綠繡眼到離巢，僅僅 22 天左右，離巢後母子各自求生，徒留下一個空巢。

那之後你對爬樹著了迷。

小三時你爬樹摔斷腿，正是雨季，連續幾天下著傾盆大雨。怕你打上石膏的傷口疼痛，騎車又怕你淋到雨，母親每天起早，揹你去上學。你那時個子已經抽長，整個人掛在矮小的母親身上，感覺非常丟臉。你雙手環抱著母親撐著傘，母親小心翼翼踩過人行道，怕踩到空心的紅磚會噴水滑腳，你緊緊靠在母親背上，母親身上穿的針織衣散發的舊衣氣味那樣濃烈，更甚於直接透過肌膚，雨水打過來的那潮濕沉重的氣味。

有一天雨特別大，才半路，你們兩人就已經濕透了。傘沒遮到的雨水流進脖子裡，你趴在母親背上非常不舒服。保持同樣的姿勢太久，你的身體逐漸僵硬，唾液哽上了喉頭，指尖冰涼，開始打顫。不多久，你感覺到母親的背也正在抽搐，像是在哭的姿態，你將母親攙得更緊。你想回家，但母親仍自顧自地往前走，裝在塑膠袋裡的書包晃來晃去，沉甸甸地拍打著你的背，母親的每一個腳步都激起偌大的水花，你感覺全世界的雨都下在你們頭上。

那個雨季之後，母親下定決心，將你留在阿姨和姨丈家，自己跑去小鎮的美容院學剪髮。

「沒有功夫，沒辦法生存。你要乖。」母親留了兩台小汽車送你，跟你解釋新老闆不准她帶孩子去住。

「等我學會了，回來開店，我們就又可以再住在一起了。」

母親把你安頓好，幾天後就搭公車離開。

一直到你上國一，母親都沒有接你回家。這期間多半是她一個月來看你一次，給阿姨錢，你有幾次抱怨跟表弟共住的房間實在太小，母親都佯裝沒聽到。

「要想想我們是甚麼環境，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被你

煩不過時，她就會這樣說。這種話只讓你的心情感覺更糟。

母親多只回來一天，天黑前就得匆匆離開，因為美容院一個月的公休只有一天。

上國中後你參加田徑隊的訓練，專攻百米短跑。你喜歡短程激烈的衝刺，有其他賽程不同的瞬間爆發，讓你非常享受。每次若順利起跑，在跑約十公尺之後，你會進入一個寂靜絕對的時刻，即便起跑時心念紛雜，但一旦跑過十秒，聽覺完全聚焦到自己身體，變得異常靈敏，萬籟俱寂中能聽見自己動脈管壁的搏跳聲，血液汨汨暢流其中而過，你感覺自己的心臟就是一具精準非常的節拍器。

教練說你有天份，有機會突破秒數，就能保送到公立高中的田徑班。

你感覺自己漸漸走上好的路。

晚餐時你去廚房盛飯，阿姨突然跟姨丈說自己今天遇到朱志輝。

「說現在住在旗津中洲國小那邊。」看你盛飯回座，兩人隨即轉換話題，佯裝談起天氣來了。

因為練田徑，你的食量變得非常大，姨丈常開玩笑地說：「快被你吃倒了，要叫你媽加錢。」

一開始是說笑，但說的次數多了，你便上心了，總忍不住一直想下去，這讓你感受到自己的卑微。

某次，你跟姨丈頂嘴，心情不好，特別想見母親，周六沒跟母親講，就按阿姨給的地址去找她。

週六一大早，天空灰灰的，才上車，剛懸在沉厚烏雲底的雨絲終於忍不住開始往下掉，雨絲斑斑點點落在車子的擋風玻璃上，你望向大雨中的山谷，景物的輪廓已經變得恍惚，歪斜的山路，歪斜

的房子，歪斜的樹。你坐在司機後面，隔著玻璃，興致盎然的注意前方景物，嘩喇一下，雨刷便把所有的成串的水珠連著逐漸成形的風景全抹掉，然後一切重來一次。

阿姨應該是打了電話，你一下車就發現母親在客運總站等，旁邊有一個男人，矮墩墩的，一張圓臉笑得滿。

「叫王叔叔！」母親說，那男人一邊遞上提袋：「來，叔叔送你新鞋，練跑的時候穿。」母親隨即催促那個叔叔去上班。

母親工作的美容院剛好休息，你隨她去市場吃麵。

「多吃一點，不夠再點，你現在正在長高。」也許好吃，但你吃得無滋無味，心裡想著剛剛的男人。母親雖然始終帶著笑意地坐在一旁，但笑容裡有一絲空虛。麵尚未吃完，她跑去買了一杯梅子綠茶回來給你。在這個小鎮上的母親顯得輕盈明快，你感覺非常陌生。

中午母親幫你剪頭髮。

一縷一縷髮絲在俐落的卡嚓聲中落地，母親細心的撇頭端看你耳垂附近的髮流，近到你都感覺到母親暖暖的聲息，母親再站回正姿，輕柔的撥散你的頭髮，然後一隻手覆蓋其上，卡嚓、卡嚓，非常細微的聲響。店裡邊沒有其他人，母子兩人同在一個時刻，感覺非常親密，彷彿世界上唯兩人互相屬於。你在鏡中看著自己削窄的前額慢慢顯露出來，母親微笑的說：「我兒子越來越帥氣了！」

你在鏡中看到薄妝的母親久違的真心笑容，她已經不再是那個臉廓扁平，膚色暗沉，頭髮焦黃的女人。明明兩人這麼靠近，但你覺得母親已經離你很遠了。

店外小鎮的天空乍然放晴，日光一時洶湧起來。

吃完飯，你與母親去散步，國小附近的人家籬圍的桂樹結了細

細的蕊，沁得日色十分香甜。周遭靜寂，巷子裡有騎車的人騎到你們身後也不響鈴，而是輕輕挨著你身邊滑過去，幾只貓緩步而來，腳步安靜，靜蹲在一束薄薄日光之中。

「以後，我可能會跟老闆的弟弟結婚，就那個王叔叔。」母親小聲的說，彷彿怕觸怒你一般。

「啊？」你心一驚，突然全身起了輕顫，但你沒有停下腳步，直向貓走去，賭氣似的。

「嗯，我好像懷孕了。」母親充滿歉意的口氣。

原來母親也已經有了自己的家。你突然非常後悔，這個時候你應該正和表弟一起玩電動才對。

「喔。」你放低聲音與腳步，怕驚擾腳邊的貓。

「以後，嗯，我有家了，你可以搬來，嗯，來我家跟我住。」母親說得吞吞吐吐。

原來是這樣啊，所以母親總是來去匆匆，假意應付著你。

你沒有答話，空氣陷入一種尷尬的沉默，路到盡頭，你轉回來路。

不多時，前面就緩緩地出現母親工作的美容院招牌，白色燈泡組成的店名：「MAYSALON」，招牌上有的燈泡已經損壞，一顆顆拼湊成殘缺而蒼白的字眼，像是欺瞞。你適才轉身沒看清楚，現在看起來那店面有點破舊。

母親繼續說著話，你覺得那些字句好像自遠方慢速傳送過來，中途不斷延遲，像一個氣泡撲突著一個氣泡，斷斷續續地破裂，不完整的碎片，讓你聽不清楚話意，所有的理解好像都是誤會。

兩人一進門，母親把鐵門拉上，招牌燈一關掉，夜瞬間就深了。

夜裡，母子睡在同一張床上，夜裡像黑暗隧道般漫長，床非常

小，母親不斷輾轉，你則整夜沒有翻身。

天一亮，你就想搭車回去。

「這麼急啊？那，我買點東西讓你帶回去。」母親並沒有挽留。

小鎮又下起大雨，雖和昨日是同一個小鎮，但你發現當自己不在此地的時候，有些甚麼繞過你，那些片斷的畫面：母親的笑容，王叔叔的禮物，小貓的叫聲，美容院的招牌……，已經悄悄有了緊密的連結，合力驅趕你到別的世界。

你原以為自己與小鎮之間毫無關係。

回到市區，你轉搭公車去旗津。

在中洲國小下了車，小巷無人，朱志輝就住在這一帶吧，雖然你並沒有具體的住址。你亂繞一圈，到了海邊，天氣不好，海面一層灰，風裡參雜著濃濃雨意，吹拂過朱志輝的風，此時也吹過你的臉，你突然覺得百般聊賴。

你往燈塔那一邊走去。陰鬱的假日午後，沒有甚麼人。你在路邊玩撈魚，撈得兩隻。老闆在裝魚的袋子裡打了氣，綁好交給你，你一路晃著袋子踱到沙灘上坐下。將雨未雨的遠方，灰沉沉的雲，你的心沉甸甸的，浪也拍不動。沙灘上只有幾個孩子在玩球，沒有人在意黯淡的海面。

為什麼你的天空總是灰色的呢？

回程在公車上，你望著袋子裡那兩隻小金魚，被搖晃了一下午，牠們似乎也失了活力，懶懶的，但還游著。快到阿姨家之前，你解了袋子，把那兩隻魚放進公園的魚池，反正牠們最後也是活不了。

回阿姨家之後，你向姨丈道了歉，姨丈受驚似，客氣的說沒關係。那天之後，你在阿姨家住著，很少讓自己的情緒顯露出來，頂多一點點，你漸漸理解母親以前說的，你的環境沒有資格抱怨。

彷彿一時氣全虛了，你沒辦法再像以前一樣全心專注在短跑上。

有次比賽秒數大幅退步，受到隊上同學的揶揄，你一時不知哪來的氣，發狂地撲上前，抓住那個同學的雙肩，用腋下夾住他的左臂，狠狠將他甩出去。同學踉蹌了幾步，單膝跪倒在地上，但不多時就馬上站起來，朝著你的臉孔使出銳利的一拳，接下來朝著你前傾的右大腿再給了強烈的一腳。

位置大約在膝上五公分處，被堅硬的左腳背擊中的瞬間，你首先感受到大腿骨龜裂般的觸感，在極短的時間過後，一陣猶如鐵鎚敲打的滾燙劇痛竄過了整隻腳。

你忍不住蹲了下來。

然而，就在你舉出雙手在頭頂遮掩，準備承受對方毫不間斷的猛攻時，周圍突然響起一陣刺耳的巨大聲響，你感覺得出舉起腳的同學縮回了腳。

「你們在幹甚麼？混蛋！」教練趕到，拉開了你們。

腿傷復原後，你的紀錄陷入泥淖，永遠停滯。

不久母親結了婚，生了女兒。

國三時，你退出田徑隊，報名建教班。

你搬去工廠的宿舍，第一次，跟這麼多人擠在宿舍，你卻覺得自由。

＊

當了船員後，有時船在夜晚回到高雄港，經過旗津，你遠遠看到旗津的燈塔，在黑盡的海洋之中發出微弱卻穩定的光，小時候你覺得那像假的光，但現在你知道，那是你所知道唯一真實的光，此

時此刻屬於船上的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靠得住。

高中畢業後，你去跑船，把最好的時光花在寂寞的船上，在暈眩中認真，考到幾張證照，幾年後終於成為輪機長。

母親偶爾的偶爾會來找你，久久一次。

你在市區的邊緣租了一間很小的房間。休假時，即使很晚了，你還是會出門散步。在船上久了，你的身體總有個角落靜靜顫動著，踩不到底，永遠只能在世間輕輕浮盪，你特別珍惜走路踏實的感覺。

九點以後，道路兩邊四下黑靜，空氣清淡，空氣中有一種一清二白的荒蕪感。租屋附近有許多長照安養中心，到夜裡，那比黑暗更衰敗的浮凸更加明顯，路燈下，燙金的門牌上反射出藍色的光，像靜靜的殺機，你常想，此地半夜裡多少纏綿病榻彌留時分亦不可知。

你不禁想起最近一次母親找你的事。

母親在電話裡語氣急促，只說隔天約在阿姨家。

當天你才進門，發現一個陌生的老人坐在客廳，桌上有一大袋蔬菜。母親僵著臉坐在一邊，阿姨一家都不在。

「快叫叔公。」母親說。

待你坐定，他們剛剛被打斷的話題才重新接續。

叔公先是說自家種的蔬菜很甜，再說自己從兒子家搬回三合院之類的瑣事，然後佯裝無意的提起朱志輝也搬回老家住：「自己住自己煮飯，孤單老人一個。」母親沒有回話，只不斷禮貌勸茶。

「可憐啦，唯一的兒子突然車禍去世，才 20 歲啊！老婆也走了，自己還小中風過。」叔公說。那兒子不就是朱志輝與母親離婚那一年生的，所以當年那個女人是真的有懷孕，你心想。

你心底雖一陣緊一陣慢，但眼光只專注盯著桌上的蔬菜。

「我們已經是沒有關係的人了。」母親說時不知為何往你這邊望了一下。你默不作聲，並不回應母親偷偷窺伺的表情。

「我們親戚還是應該跟你們說一下。」叔公不理會，仍然繼續往下講。

「雖然離婚了，但兒子還是兒子，以後老屋的地產還是有份啊，不能這樣丟著不管。」彷彿把來意一口氣說完，叔公鬆了一大口氣。

你雖聽著，但感覺非常不真實。好像很久以前自己用力投出的石子，如今迴了一圈，找到原路，重新打上你的頭。

母親沒有回答，叔公也不再說，就等著。

你的目光落在叔公的腳下，他同時也注意到自己鞋底的異樣，沒心眼的唉叻一聲「啊！怎麼剛好今天破了！」他把腳尖抬起來，上上下下抖了兩三下，抖得鞋底啪搭啪搭響。

「這樣不太好走吧？」你說

「還好，騎摩托車回去沒問題，種田人沒差啦！」大方開口笑的鞋口中，露出已然沾滿髒汗塵垢的厚襪子，髒得都能看出腳趾頭的形狀。你請他脫下，去廚房拿黏著劑幫他黏鞋底，也幫他檢查了另一腳的鞋子。

母親只在一旁看著，若無其事的表情。

「你們好歹回去看一下。」叔公穿好鞋子，補上一句，站起來告辭。

你和母親楞楞坐著，兩人皆不想先打破沉默。長久以來，因為尖銳的過往，你與父親的血緣成為一個永遠哽在喉頭的刺，拔不出也嚥不下。

「我這輩子是不想再見他了。你想去可以去——但也可以不用去。」母親突然先開口。

「你可沒吃過他一粒米。」母親更進一步說，滿臉的不以為然。你感覺身體熱燙燙的，站了起來，逕自走去廚房倒了一杯水。你與母親離開阿姨家之後，各自回家，也沒心情一起吃飯。你獨自去了旗津的海灘。

近黃昏，天氣很好，夕陽太過燦爛，海水的顏色已經失真，上面浮盪著一層金光，遠處則是一片模糊的湧動。

海洋到底是甚麼顏色呢？在船上的時候，其實不會特別注意這個問題，你只會注意海象，浪的洶湧與雨的可能。在船上起床時，海一開始都是灰的，只有在陽光甚艷，角度合適，天空湛藍的時候，海水才出現藍色。

在旗津，海水也不是一逕的藍，要有晴天，才有那樣的藍色海水。你若能等，從雨天等到天晴，日頭既不太艷也不暗淡，等一切都剛剛好的那一刻降臨，也許你就能見到藍色的海水。

今天旗津的黃昏是美的，但海水不是藍的，天氣總是很難剛剛好。

你想起朱志輝帶你來旗津的那天，那時他那麼像一個父親。所有的細節彷彿彩色的沙粒從銅斗的尖嘴裡淌了下來，有如一股涓涓細流，灑落在你的心上，形成了一道又一道，錯綜交叉的線條，亂得看不出形狀，一時亦不辨冷暖，模糊的纏繞著。

你似乎無法像母親一樣，恨得那麼清楚。

趁上船前，你去了老家的三合院。

你是下午到的，整個村子走動的幾乎都是老人，微風撩撥，天空流動著混濁暗沉的色澤。你走近三合院，房屋已經異常蒼老，舊時你記得的大樹已見裸露的樹根。小時候感覺高聳的圍牆，如今只到你耳朵的高度，老家就在靠圍牆這一排。你望見門口坐著像朱志

輝的人，他正在用紅藥水擦拭膝蓋上的傷口，傷口看不出大小，可是流下血來，直濺到腳面上，因為倒上過多的紅藥水，紅藥水循著血痕一路流下去，彷彿重新被砍了新的一刀似的。

你悄悄窺視著朱志輝。印象中依稀瘦長鮮明的臉暈，還是濃眉，但眉尾已經下垂，充滿疲憊感，臉色黧黑，往上禿去的額頭跟一對向前挺的招風耳分外顯眼，相貌仍骨骼嚴整秀氣，那張明明面無表情，旁人看起來卻總像帶著一絲笑意的臉孔輪廓仍在，但那種憔悴，彷彿經歷了兩倍的歲月。

他突然抬起頭，往你的方向望過來。你心頭一縮，像做錯甚麼一樣，低著頭快步離開。你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

過了三天，你就又上船了。

*

你辭了輪機長的工作，考上警察後，飄盪的日子好像一下子定了錨。

你沒想到此時會在公車上看見朱志輝。

在老家那趟之後，你已經兩年沒有再見到朱志輝了。

公車上人越來越多，前面來了一個行李沉重的老人，你讓了座，順勢移動到朱志輝的座位旁站著。

過了十個站，車行龜速，朱志輝一直閉目養神，並沒有抬眼，窗外陽光過於明亮，直直刺上你的眼，來不及撥開，讓你不覺怒氣滿漲。

此時，車廂前面突然升起一陣驚恐的尖叫，你往前看去，前面的公車本從快車道靠右往慢車道停靠，卻突然沒剎住車，龐大的車身高速直直往右衝去擋住前路，你搭的公車被逼得向右閃避，仍撞

到前車右後車身，兩車一起衝上了人行道，撞斷路樹。你車上的司機急煞的瞬間，或站或坐的眾人皆騰空離地，伴隨著輪胎突然的剎緊聲，萬分之一秒中，在像被施咒般的靜止之中，你的意識陡然想起朱志輝在海灘上說的話：「大智！你看爸爸喔，魚撈要和水面平行……」你直覺的彎下腰，用整個身體護住朱志輝，在車窗被撞擊破碎之前。

「砰！」瞬時，四周悄無聲息。

混亂暫定，你揹起朱志輝移動到路邊，等待救護車。兩人都受到驚嚇，一時無法說話，像作夢一樣，雖然醒了，神智仍在晃動。

朱志輝先平靜下來，一隻手危顫顫從口袋拿出衛生紙遞給你。

「你的額頭在流血。」你大夢初醒，伸手接過衛生紙壓住傷口。這時，朱志輝突然領悟到甚麼，突然按住你的右手背上的胎記。

「你是大智嗎？」他瘖啞的聲音顫抖著。

你點點頭，感覺空氣突然鬆弛下來，但有些什麼裂縫重新出現碎聲。

你額頭的血流不止，父親幫你換了一張衛生紙。

周遭開始響起警笛聲和吵雜聲，有人匆匆來回。經過巨大的撞擊，眾人所有原本擔憂的事都變得微不足道。

「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下。」父親握緊你的手，像在喃喃自語，他的腳微微顫動。

遠處救護車一路呼嘯而來。

天空晴朗，日正當中，似乎是剛剛好的一刻。你想，不遠處的旗津，這時的海水應該是藍的，你彷彿已經看到，看到海水變藍的一瞬。

小說組 優選獎

〈直到海水變藍〉評語

陳雪

小說以第二人稱描述兒子與父親之間的情感，帶一點疏離感的觀察，特別能呈現對於親情的渴望與失落，文中對於兒子唯一一次與父親去旗津的那天所有一切都牢記在心，那日的天光雲影、談天說笑都歷歷在目，對父親的刻畫也很生動。

父親離開後，母親工作辛勞，用很多小細節描繪底層生活的艱辛。父親成為兒子一直在尋覓的人，帶領著他去了遠方。文字精煉，有許多動人的描寫，在描述親情與失落，自我尋找與成長的題材上，別出心裁。



小說組 佳作

海線無戰事

吳品瑜

吳品瑜



個人簡介

城市光榮感極強的府城女兒，祖先來自安平鯤鯓與五條港，血液交揉西拉雅、荷蘭與漢族，這陸海相接的身世意象，以及敵我混血的生命基因，注定接受潛意識召喚，深探臺灣這片土地上的歷史，與重述庶民故事，並將原型能量帶回意識，不僅幫助自己活出天命與潛能，更希望所有人皆活出有體有魂的台灣精神。住遊世界 20 餘年，現旅居德國海德堡，著有《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與《斜槓下的詩心：府城仕紳黃欣的跨界人生》（暫定，將於 2022 出版）。

得獎感言

逃家是為了回家。

大學畢業後全球放飛，只因四目所及皆是同質的思想禁錮，以及「黨國一家」的貧瘠論述，我渴望一種生命的湧動與歸屬。

中年之後回到既陌生卻又熟悉的台灣，陌生是因為日式建築一一被揭開了粗暴的鐵皮與圍欄，而「全新」的地景更真實還原了被教科書所扭曲的日治史；至於熟悉則是因為在聽聞諸多日治庶民生活史之後，生命終於可以與這片土地上的先民連結，我開始好奇祖輩們如何走過殖民政權更迭，並思維他們所涵藏的韌性與智慧。

母親口述這段海墘家族的故事，即使有政權擺弄人民命運的無奈，但也蘊藉了地母祝福與傳續生息的能量。值此中國暴力威逼，台灣人更應與土地上廣嚴的陰性能量連結，相續以護生的愛撐出我們自主走出未來的底氣。

雞籠雨，滬尾風，台北日，安平湧。

民國 47 年冬至後數日，海風呼嘯，風時拖長下的狂潮湧浪幾乎越過防坡堤，孤懸海上的鯤鯓島失衡搖晃地像隻破船，卓絕勉力撐持。然而詭異的是，於兩個長浪之間的幾分鐘，四周彷彿驟然真空地寂靜虛無，沙洲島竟微化成了宇宙的一粒失重星塵飄浮，全然臣服奧秘的運行中。

鯤鯓向陸這一面的內海，夜鷺長鳴一聲飛過連綿的魚塢，裂帛似地揭穿了海墘人的集體恐懼，滲入於敏燥不安的輾轉淺眠，在一次惶惶的翻身，像隻凍僵倒反肚的魚，自白說不出口，卻最想被聽見的聲音。

金月自惡夢中，不安地嚙語咕嚕呼喚著：「多桑……多桑……」，雙手於空中揮舞亂抓，指尖刮痛了掌心皮膚，讓她漸漸甦醒，揉揉眼睛，望向四周黑暗無邊，再看看窗外寒星點點，才意識到自己做了惡夢。

窗外遠處傳來木土陣陣哮吼聲，沉重踩點在寒風之上，卻有些踉蹌地爆擦出咻咻低頻喘鳴。

金月開窗探頭追尋聲音的所在，忽然眉頭一皺，明白多桑一定裸身潛水去關通往外海的水門，即使打著哆嗦，披上外套後便一骨碌地快速起身。她怕驚擾難眠的母親，便躡手躡腳地往灶間走去，蹲在地上用木麻黃葉於成人巴掌大的紅土小泥爐起火，再

堆疊幾塊木炭，然後拿出一只陶鍋，切幾片薑加水熬煮。繼而敲碎龍眼乾、取龍眼肉放進薑茶裡，再加一小撮鹽巴，蓋上陶蓋悶。

母親陳緞披上外套走了進來，以虛弱的氣音說道：「明天還得早起上學，快去睡！這裡由我來。」便抓起成把木麻黃葉丟進灶爐引火，並雙手提來一只大生鍋燒洗澡水。」

「卡桑，我做了一個噩夢，就睡不著了。還是讓我來幫多桑燒洗澡水，你身體不好還是快躺回去溫暖的被窩。」

金月邊說邊看著堅持蹲在灶爐前吹火的卡桑，時時按著自己的太陽穴，貌似頭疼欲裂，想起醫生曾警告她隨時可能有「斷腦筋」的危險，急得快手從菜櫥裡拿出一柱薄荷冰給陳緞，並走向蹲在灶爐旁的陳緞，欠身先將之塗抹在她的太陽穴，然後抓抓她的肩頭

金月邊幫卡桑按摩邊唸叨：「你長期身體不舒服，現在整張臉紅咚咚的，是不是又耳鳴頭痛了？」

陳緞堅持這既是多年頑疾，索性隨她去。但旋即又低頭嘆了口氣：「我最怕無法將你們這六個小孩養育成人……，你大哥、大姊都成年獨立了，而你還半大不小，連國校都還沒畢業！」

金月縮皺了眉頭，趕緊開口止住卡桑的話：「你別再說下去啦……，趕快回床上躺下！」

金月邊說邊試圖拉起蹲屈在灶爐邊的卡桑，好不容易扶起虛疲的她，臉頰卻反被她溫柔又心疼地撫摸著。

「唉！你不知道每天打從日出，我就盼望趕緊天黑，一日一日趕緊過去，你們這些小孩快變成大人，我也才能安心地走。」陳緞邊說邊撫摸金月左鼻翼上的疤痕，「唉！你小時候跟堂兄在桌上玩，不小心被打破的杯子劃傷了臉，等魚塢這陣子忙完，過年後我就帶你去城裡給醫生美容。女孩子最怕破相，會嫁到壞丈夫。」

金月摸摸自己的疤痕，無奈抿起嘴，一旁灶火已燒得越來越旺，發出劈哩啪啦聲響，只見多桑又拖著病體，勉力添加更多柴火進去。金月知道勸不過卡桑，只好取出紅泥小火爐裡的炭火，放在藤製烘爐下方的瓦片上，再放上一些昨晚煮飯剩下的火灰，蓋上藤蓋，準備拿出去給多桑取暖。

「我們得手腳快一點，請你多桑關好水門就快回來洗熱水澡。他長年浸在冷冰冰的魚塢裡，光是吃藥，也無法讓氣喘斷根，真是海墘人的宿命！」

陳緞說完，隨即轉進灶間外的木櫃裡，拿出一條大毛巾披在金月肩上，並自陶鍋取出的龍眼乾薑湯倒進陶杯裡，蓋上杯蓋地給金月。

金月點點頭，一手挽著烘爐與端著陶杯，另一手捧著油燈，

縮頭縮臉地走出門外，沒入一片黑暗中。

金月走一段路後，陳緞還對她大喊著：「記得提醒你多桑先擦乾身體，以免受到風寒！」

金月縮頭縮臉地走在塭岸上，遠處海浪聲轟隆巨響，北風陣陣，向北防風棚上的稻草被風吹得沙沙作響，有幾支還飛脫了出去，她打了個寒顫，躲進越冬溝旁就著油燈微弱的光，轉頭向四方張望大喊：「多桑……多桑……，你在哪裡？」

幽暗中金月隱隱看見十幾步外有幢人影浮動，繼而喘不過氣的幾聲「喀～喀～」，她確認是多桑的聲音便快步跑去，只見多桑站起身來，滿身濕漉，牙齒打著寒顫，發出喀喀聲，雙手忍不住環抱臂膀摩擦生熱，金月趕緊將肩上的大毛巾布取下，圍在多桑身上，金月趁他用大毛巾擦乾身體、圍裹時，將烘爐移往他的腳旁，再遞上熱騰騰的龍眼乾薑茶。

木土接過陶杯，趕緊喝了起來，隨即關切地問：「月仔，你怎麼半夜不睡覺跑出來？」並蹲身在烘爐旁取暖。見金月低頭不語，木土笑著說：「傻孩子！我們快回去！」

木土接手拿過油燈，金月手拿空杯、提著烘爐，亦步亦趨地跟在多桑身後，試圖給父親更多烘爐裏頭的溫暖。他們赤腳踩在濕冷的塭岸，膚觸的冰刺點擊木土不祥的預感，怕是泥土有了凍霜，思忖不知這批快收獲的虱目魚能否擋得過這次寒流？

走進灶間時，金月突然顛顛巍巍低聲問說：「多桑，為什麼你不像其他親戚一樣，乾脆搬到城裡去？三鯤鯓沒牽電線，生活交通都不便利，而且魚塢養殖又那麼辛苦！」

陳緞瞥了木土父女一眼，聽金月沒來由的這句話，便揮手叫她快回去睡覺，再遞了一杯現煮的薑茶給丈夫。

「我們海墘人好幾代就一直在這海與陸地的沙洲上討生活，不願登陸，是因為只要在陸地就得畫分界線，眾人便要因為爭水、搶資源而打殺爭奪！」木土喝了一口，旋即又猛烈地咳了起來。

原來，木土的祖先是武壠原住民，最早在六、七鯤鯓的喜樹與灣裡以原始漁獵求生，與荷蘭人混血，而明鄭時期兵民來台屯墾時，部分族人逃往北寮等東南一帶山區，而留下來的則是與漢人進行通婚。後來曾文溪與二層行溪改道，俗稱「青瞑蛇黑白咬」造成台江內海淤積浮凸成陸，喜樹連成陸地，他們便再度遷移至三鯤鯓，繼續於陸海臨界處生活。

何家的血液裡有荷蘭、武壠、漢族，無論先來後到，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人，唯有投入大海母親的廣闊擁抱，方能撫拭最深的罪，也同時安慰極大的無助恐懼。

「海線無戰事！」木土緩了緩氣繼續說。

這句話莫名地觸動到陳緞，原本接過丈夫喝完薑茶的空杯，

卻忽然恍神地失手砸到地上。

嚇了一跳的金月連忙過來扶住多桑，驚惶地問：「你是不是耳鳴又發作了！」，顫抖著手再度拿起薄荷冰猛塗在她的太陽穴。

陳緞牙齒發顫地低聲咕囁著，金月與木土都聽不清她說了些什麼，她惶惶地搖頭，乍然抬起頭與木土四目交會的那一瞬間，木土便明白了怎麼一會事，一時也不知該說些什麼，便要金月快扶她進臥房裡早點歇息，自己端水洗個澡就可以了，說完就蹲下身來清理杯子碎片。

木土將燒好熱水的大鍋爐搬進澡間，就著油燈豆大的光亮，開始舀水沖澡，溫熱的水接觸到冰涼的身體，發出「嘶」的一聲，他感覺回溫了些，許多記憶趁隙活絡、出脫，由近而遠地慢慢翻頁。

所謂的「海線無戰事」，僅止於他們經歷過各方人馬先來後到的械鬥，以及殖民下為了經濟利益的趕殺，也悲憐這片土地乾涸的血液都成了人們無以名狀的鬱結，因而選擇隱蔽遁世於海陸中介的沙洲。然而，當殘暴的政權以槍桿子抵著人們的腦袋，逼著他們走向陸地，並強迫他們上不知為誰而打的戰場時，被迫再度流血卻也成為了他們的宿命。

木土慘慘地想著，「躲得過一時，卻藏不了一世！」，承平時他們尚有退避無爭的選擇，但風雨變色的世道，還是會將他

們捲入殺戮之中、求出無期。

那一夜木土輾轉難眠，望著噩夢囁語不斷的妻子，無意識地用手抓著腫脹變形的左膝蓋，無限憐惜。

心理的傷，身體會記住。那些被潛抑與扭曲的內在創傷，只能刻畫在表象的症狀，渴求以眼底注視的暖回溫記憶，終而得到療癒。

次日清晨，早起邊吃粥邊聽著漁業氣象的木土，臉色益發凝重，看金月揉揉惺忪的眼走向餐桌，便交代她：「超強寒流要下來了，你下課後趕快回家，陪卡桑去撿木麻黃葉！」

金月點點頭，認真地扒完飯，正要出門之前，木土叫住她叮嚀幾句：「你多桑腳不好使，踏在沙地上更吃力，你手腳俐落一點，小心別讓她太勞累！」

金月跑過自家魚塢之後，回頭鬼祟地張望了一下，便脫掉白布鞋，小心翼翼地放進書包，赤著腳踩跳在塢岸的小草叢，避免踏到白霜，往四鯤鯓的方向快跑。

當金月衝到龍崗國小校門口時，上課鐘聲響起，朝會時她已心神不寧，想著寒流來襲正是多桑最神經緊繃的時刻，她多希望能早點放學回家幫忙。

事實上，從事養殖漁業的海墘人一年四季都有相異的天災，初春魚苗放養，就怕氣溫劇烈震盪；盛夏溽暑溶氧量隨水溫升高而降低，而魚類消化代謝反而增強，攝食增多，呼吸加快，耗氧量增高，更嚴重的是，藻菌趁勢滋生，以及病原菌、病毒及寄生蟲伺機而發，水質更易惡化。至於颱風季節，更是讓人膽戰心驚，安平有句俗語「南風轉北，王城去一角」，特別強調的正是虱目魚正肥美待收成時偏遇回馬槍的秋颱，海水倒灌不僅讓整年的辛勞血本無歸，魚塢流失的整治更是得傾家蕩產地四處借貸與費時。

金月作為海墘的女兒，根本無心念書，只是勉強能做完功課已屬難得。終於熬到校園鐘聲響起，赤腳的學生們揹起書包做鳥獸散，有的已衝到沙灘，邊採黃槿葉邊丟在沙地上，然後像跳石般踩跳在上頭避免腳凍傷。

快接近魚塢時，金月從書包翻起白布鞋，坐在一片馬鞍藤上用手拍拍海沙，再穿起布鞋，但時不時停下來將腳踝扭一扭，看見長工們正用大石頭壓住防風棚的乾稻草，以及在淺坪餵完足量的番薯摻和米糠的魚飼料後，就以竹竿打水，將虱目魚趕入越冬溝。但總有貪吃的魚躲在角落，得費心驅趕好一番功夫後，再穿上青蛙裝，潛入低溫的魚池關上水門，避免於尋隙出來覓食而凍死在淺坪。

金月看得入神，許久才聽見多桑在內海這邊吃力地撐著竹筏，逆風下，好像被沾滿瀝青的竹竿給死黏住的蟬，連她的呼喊聲都發顫地聽起來像「知了～知了～」。

金月先脫下鞋，並將書包丟在塢岸的草寮上，即刻跑向母親，瞥見防風林挺拔的木麻黃樹，被吹落成堆的針葉，早已染黃了整片沙岸，她倒抽一口氣，既喜又累，覺得這下可有得撿了。

陳緞塞一顆飯糰給金月，她隨即狼吞虎嚥地吃完，有點噎著，便拼命吞口水。金月見多桑喘著氣，每一往前撐，背就駝得更沉，便想起身走向母親，示意代替她撐竹筏。

「你這三腳貓，路沒走好，還想學大人撐竹筏？！你老實坐好，等下撿木麻黃葉時努力點就可以了，我的膝蓋沒力，既蹲不下去，也站不久。」

金月只好點頭應允，邊吃邊看著多桑趁漲潮，謹慎小心地沿著內海較淺的邊緣划竹筏。雖說是內海，但其實頗深，尤其陳緞曾溺水過，更是忐忑不安，但是因為得收集八簍的木麻黃葉太過沉重，只能硬著頭皮撐竹筏來載。

陳緞慢慢將竹筏駛向岸邊，金月跳到沙灘上，在筏尾幫忙將竹筏推上岸，然後揹起竹簍，拿起樹葉耙子，衝向木麻黃林裡，陳緞跟著走入。雖然快步走著，也得閃避堅硬、銳利的毬果，因為赤腳踩到有時腳底還會刮傷。

金月原本奮力地抄起耙子將滿沙地的木麻黃聚集在一起，看見陳緞緩緩走過來後就遞回給她，陳緞立身使用耙子掃，金月則是蹲著將細長針狀的乾枯木麻黃葉，連同毬果堆放進竹簍裡，兩

人忙到只剩喘氣的聲音。

陳緞抬頭四周望了一下見落葉與毬果大致被掃了五成，就掄起耙子準備走回竹筏，金月疑惑地追問：「卡桑，還有更多沒耙呢！」

「傻女孩！留一些給住在附近的人隨時來撿，整條海岸線滿滿的木麻黃，我們這樣有節制地撿，將剩下的給大家方便，也就沒有搶奪與糾紛了。」

金月點點頭，將最後一落樹葉聚攏好放進竹簍，便扛起也走回竹筏上，將竹簍與耙子放好，再度將竹筏推入內海，並拿起竹蒿遞給母親。即使寒流低溫，母女倆的額頭卻微微沁汗，但礙於雙手都是海砂，只能聳肩偏頭，讓上手臂的衣服隨便拭乾一下。

陳緞上了竹筏，接過竹蒿，繼續往北駛去，金月將竹簍裡的木麻黃葉與毬果壓實，疑惑地問：「卡桑，我們今天真的得塞滿八簍嗎？有那麼多讓我們耙嗎？」

「勤勞吃力，懶惰吞口水。你看前方沙灘滿滿的木麻黃葉！」陳緞邊說邊將竹筏撐近安平運河出海口，湧浪讓陳緞撐筏撐得有些吃力，她們再次停在一處海岸旁，上了沙灘，母女倆迅速沒入木麻黃樹林裡，出來又是收穫了四簍。

陳緞撐起竹筏繼續往北，金月向四處張望了一下，憂心地說：

「卡桑，這裡愈來愈難撐竹筏了，我快看到運河的出口了，而且已經耙八個簍子滿滿的，應該夠啦，我們快回去吧？不然等一下退潮我們會被沖到外海去！」

陳緞整個人直挺著，咬牙撐著竹筏，她窮究目力望向前方的木麻黃樹林，眼睛都亮了起來，陳緞：「月仔，將這些木麻黃葉再壓緊一點，多空出一個竹簍。你看這片沙灘滿滿都是，看起來好像都沒人去耙過，太浪費了，我保證一下子就能填滿三個竹簍。」

陳緞滿臉興奮，將竹筏停好，跳下竹筏的金月遲疑地望望四周，看著眼前木麻黃樹較密集，樹林裡更加昏暗，感覺不會來過這裡，臉上便有了擔憂的表情。

陳緞看她一臉傻愣，出聲催促：「月仔，你手腳快一點！」旋即奮力地耙。她得一手支著竹耙子，彎腰將另一隻手按住腫脹的左膝，一拐一拐地移動，並且喃喃碎唸著：「九月九雲日，十月日生翅，憨慢查某領未直。」

一過重陽，日照時間變短，陳緞被做不完的家事與魚塭活給促迫地追著跑，但她寧願如此忙到沒時間操煩自己多病早死，留下幾個未成年的子女該怎麼辦的困局，而且越是快點過完一天，孩子們也就多長大了一些。

金月揹上竹簍，亦步亦趨地跟隨卡桑，並蹲跪在沙地上，用手將陳緞耙聚的木麻黃葉捧起來，丟進竹簍裡，用上身力量壓實。

陳緞越耙越興奮，嘴角揚起，並輕微搖頭，似乎不敢相信有這麼好的事，直嚷：「這裡的木麻黃葉真是多，之前我們怎麼都沒來過？！我們真是撿到了！這下連超強寒流都不怕了！」

金月焦躁地四處張望，百般不情願地癟嘴說著：「卡桑，你要有信用啦！這裡耙完，我們就撐筏仔回家去啦！天色都慢慢黑了，而且越來越冷了！」

「好啦好啦！我才剛開始要耙，你就說要回去！你這孩子今天可是吃錯藥喔！」

陳緞耙完鄰近海灘的木麻黃葉，繼續往岸上深處探去，正要挪移竹耙與皺著眉頭顫動疼痛的左膝蓋時，卻被金月驚聲叫住：「卡桑，你別再進去了啦！林裡烏漆麻黑的，我會害怕啦！」

陳緞完全不理會她，拄著竹耙彎腰跛行著，就像在沙灘上划龍舟似地，整個身形因用力而扭曲了起來。特別是看到樹下一落落厚實的針葉與毬果，雙手沒命似地快速掃過，完全沒時間抬起頭，只是自顧自地說：「光天化日下，小孩子怕什麼？我什麼鬼沒看過？！有次我還差點被水鬼拖去哩！」

原來陳緞原是四鯤鯓人，十八歲時跟著祖父坐竹筏從城裡回來，竹筏不小心翻覆，所幸被一旁捕魚的木土發現，見狀趕緊跳入水中搶救，也因此結下一段姻緣。只是在那次落水之後，眾人就警告陳緞，怕是水鬼不依，她必須更加小心。無奈她生在海墘，

又嫁海墘人，豈有不近水的道理？

金月見母親完全不理會，依然是哪邊落葉多就往那裡靠過去耙，沙沙聲響竟成了

四周唯一的聲響，她害怕極了，只有大聲呼叫：「卡桑，那邊有長好高的林投啦！林投裡面有鬼！」

這「鬼」字聲音一落，金月反倒自我驚嚇地逼到恐懼的臨界，拼命地跑向卡桑身邊，緊抓著她的手。

陳緞又是翻白眼又是搖頭，不耐煩地罵說：「這個世間沒有林投姐啦！那只是民間故事而已，用來嚇唬小孩的，你的頭殼怎麼都裝這些有的沒有的？」

被罵的金月心不甘情不願地將竹簍拖著，繼續將陳緞耙好成堆的木麻黃葉裝進去，但還是不時望向樹林遠處，看卡桑越耙越遠，她再度遲疑地不敢過去。說時遲那時快，金月猛然聽見樹林中窸窣窸窣的聲響，整個人像被電擊到，嘴巴張得大大的，根本來不及呼叫，兩位守防的士兵自昏暗樹林的深遠處，飛箭般地衝出來，端起槍朝陳緞母女對準。

「原地不動！手舉起來！別跑！」

陳緞聽見喝斥的聲音，雖聽不懂意思，但看他們滿臉兇神惡煞的模樣，便趕緊轉身呼喚較靠近海與竹筏的金月：「月仔，你

快逃，有外省兵過來！快點撐筏仔走！」

金月聽見母親呼喊，立即轉身直覺拔腿向海跑去，繼而又轉過頭，緊張地哭了出來，大聲嘶吼喊叫：「卡桑，要逃一起逃啦！你跑快一點！我等你！」

陳緞丟下竹耙，跑沒幾步就跌個踉蹌，左膝的舊傷讓她幾乎站不起身，見金月作勢要跑回來扶她，連忙踉蹌起身，揮手趕她快逃：「月仔，你快逃，別管我！趕緊去討救兵啦！」

兩名士兵已從木麻黃樹林裡，衝上沙灘與陳緞母女近約十步之距，槍口各對著陳緞與金月。步兵排長隨後趕到，更大聲嘶吼：「不要動！手通通高舉起來！」

嚇壞的陳緞還是聽不懂，但看到槍枝，立即站在槍口指向金月的那位士兵之前試圖保護她，雙手慌張地捉了個空，這才懊悔剛剛丟下竹耙，否則也能擋一擋。

金月趕緊衝過去母親身邊，伸手趕緊將卡桑的手一起舉高。

兩名士兵再次握緊槍枝緊張戒備，金月看著母親滿臉困惑與惶恐，迅速湊到卡桑耳邊低聲說話：「卡桑，兵仔叫我們不能動！」

排長用雷公般的聲音喊出：「手高舉！背過去！快轉身過去面海！」

母女倆全身顫抖，金月顫抖地翻譯排長的話，並如數照做，卻又忍不住偷偷想回頭望。

陳緞顫抖低聲問金月：「外省兵是要將我們槍殺嗎？」，旋即本能地抓來金月，將她護在胸前，僅有自己的背面向士兵。

排長看見母女雖然舉起雙手，但還是小動作不斷，開始不耐煩訓斥：「不要動！你們已經私闖軍事重地，說，是誰指使的？你們在這營區做什麼？」

陳緞再度緊抓金月的手，茫然地望著她，金月臉緊縮了一下，上下排牙齒發出碰撞聲，囁嚅地告訴母親：「他說我們犯法啦！因為這裡是軍營，還問我們到底是受誰指使的？」

「夭壽喔！」陳緞驚呼出聲，但馬上意識到士兵還在後方用槍對著她們，就小聲地自言自語：「整條海線那麼長，我哪裡知道藏在防風林後面的是軍營，海線根本沒設立任何牌仔警告我們啊！」

排長見她們小聲地不知在咕噥什麼，便緩緩走到母女面前，以威脅的口氣高聲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說！」

陳緞看著身前撇過頭來的金月，等待她翻譯，但金月卻無辜又驚嚇地回說：「卡桑，他這句話我也聽沒有呢！學校老師沒教啦！」

陳緞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連聲喊著：「糟了！糟了！就連你國民學校都聽不懂？！我們現在是要請乩童、桌頭來問喔？！」

排長對她們上下打量了一下，再看看竹筏上八簍的木麻黃葉與毬果，似乎猜出梗概，便開口問：「你們是附近的人嗎？」

金月奮力地點點頭，並邊回話邊指著南邊的三鯤鯓島，小聲囁囁回答：「我們家在三鯤鯓，養虱目魚！」

「那你們為什麼乘竹筏來到這裡？」

「因為今晚寒流要來，天氣很冷，我們要撿木麻黃葉燒火堆，幫虱目魚保暖。」

金月邊說邊比手畫腳，用雙手交叉在胸前緊抓雙臂，並做出受寒的模樣。排長看得噗哧忍不住笑出來，陳緞見排長笑了出來，又不知金月說了些什麼，更是疑惑。而士兵更是低聲竊笑著，交頭接耳說：「他們是用火堆烤魚來吃吧？」

排長回瞪了發話的士兵一眼，繼續問：「木麻黃葉怎麼幫虱目魚保暖呢？」

金月剛剛聽見士兵們輕蔑的玩笑，再側頭看了母親一下，多了一些勇氣回說：「今天寒流下來，整晚我們都要在魚塭岸邊燒火堆來升高溫度，以免虱目魚凍死。木麻黃葉很重要，可以當作

引火柴。」

排長露出訝異的目光，彷彿第一次聽說，但立即又板出面孔說：「不管怎樣，你們已經誤闖軍區，觸犯軍法，只能押你們回軍營去，並向上級報告。你們現在跟我們回軍營！」

排長揮手示意士兵放下槍枝，但是金月聽完卻嚇壞了，幾乎要哭出來，趕緊抓住母親說：「卡桑，我們要被抓去軍營了，慘了！多桑等不到我們，也沒有木麻黃葉，怎麼辦？還有我明天還要上學耶！」

陳緞一時六神無主，也喃喃自語低聲說著：「不知道會不會被抓去槍決？我聽人家說被外省兵抓去都沒有審判的！」

陳緞將金月的手抓得更緊，並強作鎮定拍拍她的臉安撫：「別怕！我在這裡呢！我都經歷過日本時代，見識過最兇的警察，甚至戰爭的時候為了生活，還在城內黑市偷賣過米跟糖，現在哪會怕這些中國兵呢？！」

陳緞說完用力握緊金月轉身要跟著走，卻突然意識到停在沙灘上的竹筏，往後看了一下，這一幕被士兵看在眼裡，輕聲戲謔交談：「連命都快沒了，還擔心竹筏會被偷？！」

排長也意識到陳緞擔心竹筏，以及上面的木麻黃葉，便揮手叫士兵過來，一起將竹筏推向沙灘更高處，並向金月說：「小女孩，

向你母親說，這裡是軍區，沒人像你們這麼大膽敢闖進來，更不可能在這裡偷東西。」

金月低頭輕聲向母親翻譯了一下，母女有些膽怯地撿回耙子與竹簍放在竹筏上，臨走前又再度不放心地看了一下。

「走吧！」排長催促她們。

四人走進木麻黃林，陳緞剛剛在沙灘上摔了一下，走得更跛了，只能由金月攙扶著，由士兵押後，越走越遠，進入營區。

時值金門沿海諸島最猛烈的砲戰結束不久，海峽兩岸情勢緊急，雖然相較8月23日第一次均是襲擊時，於短短85分鐘內共發射了3萬多發砲彈，四個月後人民解放軍宣採取「單打雙不打」的策略，只呈現均勢騷擾的態勢，看似危機已然減緩，但是詭譎未辨的敵對情勢，讓軍方只能嚴陣以待，不敢稍微鬆懈。於是，陳緞與金月誤闖軍營的事件，很快就被移交到安平派出所由警員處理。

幾近傍晚時木土在各個魚塢淺坪，用竹竿打水，再次查看有無躲匿的虱目魚，準備收工時，竟看到里長上氣不接下氣地乘竹筏渡鯤鯓內海，臉色煞白地慌忙通知他，陳緞母女被捉到派出所的事，他急得先叫大女兒金秋、大兒子金清先隨里長趕去派出所，然後派遣長工阿狗與他划竹筏一起趕到城裡，再請貸切的車載韓醫生到安平協調救人事宜。

就在眾人接到通知，亂成一團的時刻，金月與陳緞也張惶地坐在派出所的長條椅上，特別是金月第一次被抓，更是深感恐懼與羞恥，先前在軍營見識肅殺的氣氛，與照面一張張陌生又冷峻的面孔，她顫抖地緊抓著卡桑的衣袖，囁嚅地探問：「我們要在這裡待多久？」

她見卡桑眉頭深鎖，眼神飄忽地不斷探向門外，急得再繼續追問：「多桑會來救我們嗎？學校老師會不會知道我被抓來派出所啊？」

陳緞終於回過神，用手心緊覆金月顫抖的小手，勉強擠出一絲笑容，悄聲回答：「你多桑馬上就到！」

所長與警員交頭接耳，對著他們一陣搖頭，還露出些許的不耐煩。

金清與金秋從三鯤鯓慌張地趕過來，進入派出所後，看見陳緞與金月，金清先與警員辦理身分登記，而金秋則直接走向坐在長條椅上的陳緞母女兩人，低身牽起卡桑的手，激動緊握詢問：「卡桑，你還好嗎？我們都嚇壞了！」

陳緞故作鎮定地回說：「沒怎樣啦！只是受到一陣驚嚇而已啦！在兵營的時候更恐怖，外省兵全板起臉孔，講的話我又全聽不懂，幸好來派出所這裡就沒那麼緊張了。我至少還活過日本時代，倒是金月年紀小，這場面夠嚇死她啦！」

金月一手緊抓卡桑，一手緊抓著金秋，下唇一直死咬著。金秋摸摸她的頭安撫著，金月忽然開口：「姊，這下該怎辦？我不要被人關起來啦！」

金秋搖搖頭，安慰說：「不會有事的啦！多桑去市內請韓醫師一起坐貨切直接過來，馬上就到了，他的國語較好……」，她警戒地環顧四周，觀察警員還在與金清處理登記事宜，便將頭更靠向金月耳邊以氣聲說：「以前中國兵在亂開槍殺人時，韓醫師有出面協調過，所以應該很有勢力。」

突然一名警員走了過來，大聲斥喝：「講國語！你們應該念過書，會講國語吧！不要再用方言了！」

金秋客氣地點點頭，站起身來，所長也走向她們三人，咳了一聲，面對金秋大聲問：「你是他們的家人嗎？」

恰好金清已辦完登記手續，走過來正色回答：「他們是我的母親與妹妹，等一下我父親就會過來處理，這麼晚還麻煩所長了。」

所長抽起菸猛搖頭說：「誤闖軍區是很嚴重的，我查了一下戶口資料，你們都是三鯤鯓這邊的人，頂頭塢這邊也有魚塢，怎麼不知道那一片是八四部隊的營區呢？明明都有設立告示牌啊！虧你自己還是曾經在金門當過兵的人！怎麼沒告訴家人誤闖軍營的嚴重性？！況且現在金門還在打仗，本島海岸線很重要，被蛙人摸進來就慘了！你的母親與妹妹今天沒有當場被用槍打死，已經非常幸運了！」

金月不知哪來的蠻勇，猛然起身，對著所長說話：「哪有寫『這是軍營』的牌子？！我們是撐竹筏從魚塭過去的，整條海岸線都沒有任何標示，就是一大片看起來都相同的木麻黃樹林啊！我們就是像過去一樣去撿掉下來的樹葉，只是往北走更遠一點，誰知道那就是軍營？！整條海岸線的木麻黃樹林都長一樣啊！誰知道軍營藏在木麻黃樹林裡？」

所長聽完有些不高興，但還是偏頭歪腦地想了一下，狐疑地望著金月。金月嘟著嘴，堅持說道：「不然你自己去看！根本沒有牌子插在海岸啊！」

金秋焦急地擠眉弄眼，示意金月別再講了，而一旁的金清雲時恍然大悟的模樣，開口附合說道：「是啦！我們平常老百姓走陸路，的確會看到軍營的建築與標示，但是海線與木麻黃樹林連在一起，這邊卻都沒有任何標示，我母親與妹妹從來沒有走陸路到過這一帶，根本不會知道那就是軍營啊！」

所長理解地點點頭，但是還是堅持此刻前線有戰事，犯了法更不好辦！

這時韓醫師與木土下車走了進來，兩人向所長點頭致意，韓醫師隨即向所長遞上名片，而陳緞母子一行人也都像看到救兵似地趕緊向韓醫師致意，韓醫師揚揚手，暗示他們不用擔心。而所長在詳看名片後，立刻上下打量了韓醫師一番，態度客氣了些。

韓醫師轉向所長正色介紹：「所長！麻煩你了，我身邊這位是何家的家長何木土，他是三鯤鯓的養殖戶，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了。另外，何先生與蔡丁贊醫師也是好朋友。」

所長聽到「蔡丁贊」三個字，愣了一下，眉毛緊蹙地問：「你是說副議長蔡丁贊？」

韓醫師微笑點點頭，繼續介紹說木土在新町有魚栽寮，平時很熱心公益，也算是鯤鯓的「頭人」，所以這次陳緞母女誤闖營區，應該問題不大，既然都交給派出所處理了，軍方應該沒問題，再加上當晚寒流來襲，正是魚塢最忙的時刻希望所長能早點放人。

所長向兩旁看看，似有所顧忌，伸手示意韓醫師帶著何木土，以及陳緞進去所長辦公室。韓醫師轉身以眼神知會木土，陳緞不安地抓著何木土的衣袖，四人一起走進所長辦公室。木土發現陳緞左腳跛得更厲害，迅速特別留意攙扶。

所長走到自己座位上，用手示意眾人坐下，臉色凝重堅持擅闖營區的罪是很重，他還得呈報上去請示懲處細節。陳緞低著頭，木土則看向韓醫師，似乎聽不懂又像在求救，韓醫師沉穩地向何木土點頭，以眼神示意稍安毋躁，並自黑色牛皮的醫生包裹，拿出一疊文件，說明趕來派出所之前，已經詢問過律師，以及幾位熟識的法官。

韓醫師有備而來的態勢，倒是讓所長嚇了一跳，上身向後倒

了一下，右手摸向桌上的磁杯，掀開蓋子喝水，清了幾聲喉嚨，但旋即面露質疑，緊盯著韓醫師翻看著文件，抽出一張閱讀著，邊讀邊說著誤闖營區的事件可大可小……。

所長開口打斷醫師的話，強調營區可是軍事重地，特別是處於國共緊急時刻，金門那邊還在打仗，共軍威脅隨處都在，這誤闖的罪刑可不輕。

韓醫師淡定地微笑，旋即打斷了所長的話，慢條斯理地說：「正因為金門前線還在跟共軍對戰，所以軍方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所以才會將這對母女倆立即交給派出所處理，就是希望小事化無，全力對抗敵軍。況且，戒嚴時期可是「軍警一家」，你們警方現在也應該是枕戈待旦的時刻，豈有人力處理這種百姓誤闖的小事呢？！」

所長有點招架不住，只能跳針似地反覆強調得依法行事，而韓醫師則冷靜地向他分析軍方應該排除了共諜的可能性，所以才會交予派出所從輕發落。

「所長作為地方維持秩序的人，既需要掌握居民的狀況，依法行事，也不能不體恤上級的意思，您說，是不是？」韓醫師緊盯著所長的眼睛，咄咄逼人。

所長一時啞口無言，韓醫師突然從容站起身來，在辦公室若有所思地踱步著：「若是你想擴大情事，對你也沒什麼好處……」

所長面露不安神色，也站起身來，韓醫師進逼他眼前提高聲調說：「這案子一辦上去，難免各方強加罪責，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到時候摸瓜順藤，上級就非得罪究到地方派出所，針對你未能掌握轄區內居民的動向，可能你得連坐處分了！」

所長再度走向自己辦公桌，拿起瓷杯猛喝水，又不時將凌厲的眼光投向木土與陳緞，嚇得夫妻二人彼此互望，陳緞拉著木土的衣袖，木土用眼神示意她不要出聲。然而，所長側身瞥看韓醫師，卻是交雜著意味深長的複雜表情，彷彿陷入找不到施力槓桿的舉足無措。

現場一陣沉默，眾人各懷心思，每個人都緊捏著自己的呼吸，好似在虛空中撐開一面看不見的布帛，在某種恐怖平衡下，張牙舞爪地隱微晃動著，就怕一不留神，某一方多施壓了一點力，便要旋即撕裂開來。

霎時，所長辦公桌的電話響起，如刀地劃開空氣，微顫的裂帛聲響，引動每個人狂促的心跳，用力踩踏在耳膜上，轟然地嗡鳴。

所長辦公室外久候的值勤台的幾位警員，低頭抽著菸，眼光不時警敏地監視金月兄妹三人。

金月幾次抬頭與這不友善的目光相接，索性坐在長條椅上持續垂懸著頭，但緊抓著金秋衣袖的手，一直沒放開過。他突然開

口問金清：「阿哥，多桑他們進去辦公室已經很久了，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金清忽然低下頭湊近金月耳邊，輕聲說：「月仔，你別煩惱！我們有韓醫師出面，還有蔡醫師也會見時機出手幫忙，一定沒事的啦！十年前，我們府城就是由韓醫師共蔡醫師出面排解，若無，可能會死愈卡濟台灣人。」

金月聽完面露驚懼之色，金秋趕緊將食指比在嘴脣上，示意他閉嘴。金清眼光向四周瞧，清了清喉嚨，蓄意轉移話題大聲發話，詢問金月平日都是在三鯤鯓附近的海岸耙木麻黃葉，為何今天還跑了那麼遠？金月一一解釋緣由，身旁警員再度不耐煩地喝斥他們說國語，不要一直用方言。

金清與金秋應付地點點頭，卻同時望向正聳肩的金月，低頭做鬼臉，金秋旋即推了她一下。金清彎了上半身靠向金月，悄聲說話：「幸好你跟卡桑身邊，不然她一句國語都聽不懂，一定更危險。」

沒想到金月臉上出現懊惱、扼腕的表情，接續提到原本外省兵離他們還有段距離，他們應該還有機會逃跑，只是卡桑本來已經跛腳了，再加上過於緊張拐倒在地，否則他們現在早平安無事在家了。「都是卡桑跛腳害的啦！」，金月嘟起嘴抱怨。

金秋變了臉色立即指責金月，不該這樣說，而金清則是嚴肅

地告訴她子彈不長眼，因為他曾當過兵，才知道在當時的狀況，若他們拔腿就跑，下場會更糟。金清忽然神色陰鬱地好像想起了某件事，與金秋對望了一眼，兄妹倆默契地點頭，金秋眉頭深鎖地說：「卡桑的腳本來好好的……」。

金月疑惑地望著兄姊，金清摸摸金月的頭，臉上充滿悲苦與愧疚的表情，嘆了一口氣提到五年前當兵時，臨時駐紮在台南兵營，一天清晨臨時得知要被調去金門，當時中共炮打金門，大家都害怕到前線變砲灰，「就像日本時代我們安平軍夫的徵調，好多人都有去無回。」金清沉入多年前的回憶。

蘆溝橋事變後日本緊接發動淞滬會戰，中日戰爭正式宣戰並擴大侵略範圍，當時日軍人數不足，就從臺灣徵調軍夫，而安平一地便有四百多人被徵調，許多都是父子、兄弟或叔姪同赴戰場。當時金清才兩歲，自然對那次軍夫徵調不太有印象，但五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就親眼目睹家族至親被迫遠征南洋。

「我經歷過生離死別的二戰，也在飢餓與恐懼中等來了終戰，沒想到才過了10年竟是換我上戰場！」金清茫然地望向派出所門外，黑暗中僅聽見不遠處運河傳來的漲潮的嗚咽聲響，又像是來自心中的滾滾哀傷，腦中閃現一幕模糊的影像，好像也同樣是在漲潮時刻，於是失神地說：「我怕自己可能再也見不到家人，更擔心卡桑不知我的去向會更傷心，所以就急中生智，請平日熟識的伙夫與軍備卡車司機幫忙，利用當天清晨要出外採買時，幫我將寫好的紙條丟到我們的魚寮寮。」

時值民國 43 年，8 月下旬開始，中共解放軍就在廈門東海岸等處部署百餘門俄製火炮，以中華民國海軍停泊在金門水頭碼頭的艦艇為目標瘋狂轟炸，而後 9 月 3 日解放軍更是集結數百門重砲，毫無預警地向金門發射砲彈，於短短 12 小時之內發射了 6,000 枚砲彈。正因如此，國防部緊急調度台灣軍力前往支援，而金清也是臨時被送往金門的士兵之一。

那一清早初秋微霧，軍備卡車司機神情緊張，特別在新町緩緩行駛，司機從車窗探頭核對門牌號碼，停靠一會兒，再警敏地看看街頭巷尾，張望確認四下無人，快手將小紙條丟到魚栽寮門口前，旋即將車開走。

寄住在魚栽寮的小乞丐聽到一大清早有卡車響聲，好奇地推開門，看著軍用車遠去消失在巷尾，再低頭一看，便撿起了門口裹緊的小紙條，看一看上頭的三個字，疑惑卻又看不懂，偏頭歪腦想著，便機警地認定是給頭家何木土的，恰巧那一天會計阿快自巷尾騎來，停好單車，撞見傻愣在門口的小乞丐，他用袖口抹一抹鼻涕，快速將紙條遞給阿快。

阿快看著裹好的紙條上寫著「何木土」這三字，再想想小乞丐所說的軍方卡車，猜是與何家剛當兵的大兒子金清有關，趕緊走進魚栽寮裡，她緊張地用力敲長工登叔的房門，心想可能出大事了，得請登叔快騎單車去鹽埕坐竹筏，趕回去三鯤鯓，將信交給老闖！登叔雖剛睡醒，一聽是跟軍營有關，便穿上拖鞋，立馬騎上單車趕路去。

登叔上岸後，一路在魚塭間奔馳，扯開嗓門高聲呼喊：「頭家，頭家！糟了啦！軍方來的信！」

在塭岸淺坪餵食虱目魚的長工阿狗聽見抬起頭，飛快地丟下番薯米糠，衝回木土的家，而木土與陳緞聽到訊息後，趕緊從祖屋中跑了出來，登叔剛好趕到，氣喘吁吁地說不上一句話，只是顫抖地將信交給木土，木土急忙拆開但又看不懂字，趕緊回頭喚來大女兒金秋，登叔才總算嚥了一下口水稍微濕潤方才乾燥緊縮的喉嚨，解釋信件的緣由始末。

陳緞焦急地在一旁雙手合十，對著天空拜拜，而在灶間忙的金秋赤著腳，三步併兩步地跑出來，將紙條快速掃過，幾乎快哭出來，只能忍住淚大喊：「這是阿哥的筆跡，他說軍車下午會出發前往打狗港，然後趁半夜駛往金門。」

陳緞聽完哭出聲來，右手歇斯底里地往自己的胸膛猛捶，淒厲地喊著：「又是打狗港！這個海港是會吞人的，從這裡出去的人就回不來了！我的心肝掉落在地上了！」

陳緞一陣目眩，重心不穩，金秋趕緊去扶，安慰說著：「卡桑，你不要這麼說啦！」而一旁的木土更是難以置信地搖頭說著：「慘了！聽人講說阿共會打過來！」

金秋才轉身用眼神示意父親，別提這敏感的話題，陳緞則急忙再自己站穩腳步，拽著金秋往前走，要她一起替金清求一塊平

安符，只是她才走幾步，想起家中其他年幼的孩子，便交代阿狗委請阿狗孀先照顧，再轉向慌亂愣在原地的木土，指示他趕緊與登叔回去市內買一些奶粉、乾糧、麵茶，以及多領一些現金，她與金秋求得平安符後會到魚寮與他會面。

木土聽完方才有了頭緒，交代阿狗注意當晚是陰曆十五，可能有大漲潮，一定要先去關通向外海的水門，旋即就與登叔趕去坐竹筏回到市內。

眾人迅速分頭進行任務，陳緞三步併兩步地跑，恨不得立即插翅飛到四鯤鯨去，這讓跟在身後的金秋氣喘吁吁，試圖快步跟上，又擔心母親「斷腦筋」的症狀會突然發作，急得大喊：「卡桑，你走慢點啦，你的身體會受不了的……」

當母女來到清水祖師廟，陳緞旋即點香，拜完天公、祖師，再拜太子元帥爺，金秋跟在一旁有樣學樣。陳緞插好香後趕緊走到廟公的服務台，廟公遠遠已看見陳緞，連忙起身招呼，陳緞邊嘆氣邊搖頭說：「拜託你，給我一塊平安符，我家大兒子金清今晚要被調去金門當兵。」

廟公趕緊從身後杉木櫃裡拿出平安符，交給陳緞並提醒她一定要先過香爐，才會靈驗，說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陳緞的鄰居對孀，她小叔被日本人抓去南洋做軍伕，雖然戰後失蹤，大家也認為他已經戰亡，都分完財產後，沒想到兩年後就平安回來。

陳緞點頭表示聽過，心頭一緊，霎時明白為人父母，一生求的不過是子女平安，但在動亂時代，卻偏偏變得如此奢侈與由不得人。就在她陷入無助悲苦時，廟公喃喃喟嘆說著：「唉！安穩沒幾年就發生戰爭，難道台灣人就得不到太平日子？！」

陳緞無力應答，只是謝過之後添了點香油錢，便與金秋拿著平安符走到香爐旁，將其在香爐裡繞三圈，虔誠閉目且嘴巴念念有詞，金秋也雙手合十，卑微懇求大哥早日歸來，而卡桑不要太操心……。

金秋尚未說完祝禱詞，陳緞就緊拉著她的手，催促她一起再跑一段路，到龍岡國小前搭往鹽埕的公車，母女倆一路沉默，陳緞拿起佛珠手環，嘴唇顫動地無聲唸著佛號，而金秋則是望向窗外阡陌魚塢，她想起多桑常說祖先世代不願上陸，即使所來之處的喜樹、灣裡，蒼海變成桑田，他們仍堅持一路向北尋找孤懸海外的沙洲，最後才落戶在三鯤鯓，但是這樣的明哲保身與沉潛退避態度，臨到國家間的戰爭，仍然被捲入其中，如今大哥被迫臨時調到金門前線當兵，面對中共砲火猛烈攻擊的命運未知數，她開始懷疑整個家族的何去何從？

為求避禍與和平而遺世寄居於沙洲，如今在國家機器的暴力介入之下，變得如此頑愚可笑，何家世代傳承數百年的生存信念，再一次禁不起時代的考驗。於是，金清被送上烽火第一線，危及的不僅僅是家族長子一人的性命，更是所有族人腳下這海陸中介的去留抉擇，以及面對生存競爭的處世態度。

亂世下，滄海一粟的豈止性命，更是基因的傳續與靈魂的信念。

金秋在思索中，邊打著盹，公車一路行過鹽埕，繞行過逢甲路、西門路，終於來到他們家位在新町的魚栽寮附近。下車後，母女倆踩著小跑步，才到巷口陳緞已大聲呼喊：「土仔，交代你買的東西都齊全了嗎？！」

木土與阿快拿著大包小包東西，跑出魚栽寮，木土見陳緞就趕緊將一捆現金遞上，陳緞看了一眼後旋即收入衣服暗袋裡，金秋則自阿快手中接過一大包袱的食物與衣物，並機靈交代她進去打電話叫貸切的車，阿快應允，轉身進入魚栽寮。

陳緞小聲湊在何木土耳其邊說話：「秋仔說字條上提到下午是從兵工廠出發，這是軍事秘密，小聲一點。我與秋仔坐貸切過去兵工廠門口等。魚栽寮畢竟有電話，萬一有什麼突發狀況，聯絡你比較方便。」

木土點頭應允，擔心地交代陳緞萬事小心，並轉向金秋，再塞一支薄荷冰與扇子給她，提醒女兒注意卡桑血路不通，不要讓她太過激動引發頭疼，隨時要幫她搨風降溫。當貸切的車緩緩駛入魚栽寮前，母女倆火速上了車，開動時木土緊隨在後喊著：「要小心啦！隨時打電話回來通知。」

陳緞與金秋下車後，站在兵工廠另一側的公園路上，神色緊張，因為門口有荷槍的守衛，不敢靠得太近，只能來回慢慢走過，並適時偷瞧裡頭狀況。等了好一會兒，秋老虎發威下日頭赤焰，

陳緞滿臉通紅，脖子也腫脹了些，金秋有些擔心，小聲湊到卡桑耳邊問她要不要先去公園的樹下坐著。陳緞嘆了一口氣，目光依舊死盯著兵工廠大門，堅決地回答：「不行！我要在最近的距離守著，若是能看到清仔一面，再熱再久都要等下去！金門不比本島……」

「卡桑，你不要想太多，阿哥大頭闊耳，吉人自有天相啦！」

「自助天助。我們必須萬無一失地準備，你阿哥是長子，絕不能有個萬一！」陳緞邊說邊左顧右盼，突然發現對街也有一位中年婦人，手上拿著一個花布包，鬼祟地時不時朝兵工廠這邊瞧，金秋順著母親的視線也看見了，心中感嘆天下父母心，大概所有士兵的母親此時都恨不得孩子不要長大，甚至將他們再次藏進肚子裡，就不會讓軍隊搶走。

等了兩個多小時後，忽然兵工廠大門打開，大約五台軍用卡車先停在門口等待，從後方縫隙可以瞥見一大群士兵坐在裏頭，陳緞整個人緊張了起來，也不顧來往車輛，跨步跑向對街，眼睛睜大地往軍車裡瞧，頭不禁地左右竄動、尋找，並呼喊金秋跟著仔細找！

母女在路邊挨著一輛輛軍車探頭探腦，忽然軍車開始緩緩地行駛，眼前已駛過兩輛，陳緞沒見著兒子，一時心急，將金秋手上的袋子立刻拽過來，整個人像失心瘋地沿街跟著軍車狂奔，淒厲地喊著：「清仔，清仔……，卡桑在這，你聽到沒？」

軍車轟隆的噪音幾乎淹沒了陳緞的呼喊，但還是有士兵聽到異樣，側頭從座位的木條縫隙向外望。陳緞邊跑邊揚起手上的袋子，眼睛盯著軍車拼命跑，並未注意路邊有個水溝坑洞，突然左腳踩入，整個人撲倒，但手中還是緊護著袋子與警覺地摸摸暗袋的現金，金秋趕緊追上，跟著趴在地上，焦急地檢查卡桑傷勢，發現她左膝蓋鮮血如注，手臂、鼻子、嘴唇都擦傷，緊張地問她有無要緊，沒想到陳緞好像完全沒有痛覺，繼續抬頭對著駛過的軍車大喊：「清仔……清仔……卡桑來了！」

金秋急得不知所措，扶著卡桑，但她卻試圖要自己站起來，卻軟癱無力地顫顫巍巍，金秋將她慢慢扶起，路人見狀趕緊伸出援手，並指著前方巷弄說有家國術館，先去看看有無傷到筋骨。只是陳緞再次頑強抗拒被攙扶，喃喃沒時間了，還想去追軍車。

路人搖搖頭勸陳緞：「國術館的師傅很厲害，一下子就能喬好。歐巴桑，你這樣跛腳是追不上軍車的啦！」

路人一手幫忙提袋子，一手攙扶陳緞，三人走進兵工廠旁的市場轉角處的國術館，師傅見狀趕緊拿出醫藥止血，陳緞激動地揮舞雙手催促師傅，金秋略顯不安，滿臉抱歉地點頭賠不是，並向師傅解釋緣由。

陳緞突然打斷金秋的話，急促地說：「我們必須馬上趕去打狗！」

金秋聽完嚇了一跳，睜大眼睛看著卡桑，陳緞沒給出解釋，

只是望著國術館四周，發現有電話，並向師傅借電話，喚女兒打回魚裁寮，請木土再叫貸切的車過來載他們直奔打狗港。金秋睜大了眼睛，再次不敢相信，連路人都搖頭直說這車費會很嚇人。

金秋走去放電話的桌邊，眼光還不時探向身後的卡桑確認真的要這麼做時，陳緞滿臉堅定地點頭，忽然想起什麼忙著提醒：「請你多桑打電話給在打狗港務局工作的四姨丈，還有千萬別讓你多桑知道我受傷的事！」

金秋點點頭打了電話，而陳緞再度轉向師傅請他快處理完，師傅點點頭，開始檢查傷勢、處理傷口，並交代她得去大醫院打預防破傷風的針，而且未來可能會不方便走路。

「歐巴桑！你到底在急什麼，有什麼比你自己的性命卡重要呢？」師傅好奇問道。

陳緞僅僅嘆息，自顧自地說：「做父母的，非得眼睛永遠閉上，否則就得無止盡地為兒女操煩下去啦！」

路人與師傅聽不懂其意，面露疑惑，師傅正好奇地想發問，才準備開口，金秋剛好掛下電話朝陳緞走來說貸切的車馬上過來，陳緞付了錢，由金秋攜到門口。當貸切的黑頭車駛近，眾人協助陳緞坐到後座，金秋謝過他們後，車子快速駛往打狗港。

一路車行顛簸，經過一整個上午勞累與膝蓋受傷的陳緞，幾

次忍著睡意，最後還是昏沉過去。抵達港務局大樓時，金秋發現四姨陳綾與四姨丈信坤早等在門口，趕緊喚醒卡桑。車停好後，陳綾率先幫忙打開車門訝異發現大姊陳緞的全身是傷，揪心地追問原因，陳緞揚揚手不願多說，就要求妹婿信坤趕緊引領她去頂樓看停在港口的運輸軍艦。

金秋攙扶陳緞，眾人到達頂樓後，陳緞一個重心不穩，差點再度跌倒，金月以為是母親摔傷的腿造成不適，低下身查看，陳緞幽幽地說：「月仔，我不是因為腳受傷疼痛，是我胸口悶悶的，快喘不過氣。」

金月趕緊從口袋裡拿出薄荷冰，向著母親的胸口抹去，並且趕緊搨風，信坤快步下樓搬來兩把折疊椅。陳綾接過後，將陳緞安坐好，便坐在身旁拉過陳緞的手心虎口按摩。

信坤拿起手上的望遠鏡，對著港口遠方的軍艦細瞧，偶而挪移一下，手指不斷轉輪對焦說著：「唉！這陣子中共一直進犯，打狗港這邊時時有軍艦駛向金門。」

忽然好像定焦看到什麼，立刻喚她們來看，陳緞激動地踉蹌起身，喊著：「清仔……」金秋適時將她攙扶住走過去，接過望遠鏡要看，信坤提醒她正看到士兵陸續進入船艙，但是距離太遠，根本不可能認清金清的臉。

陳緞極力彎身探頭出去，用力握著望遠鏡，好半天沒發出聲

音，陳綾則是一旁用肉眼張望著。

「或許清仔已經上船啦！」信坤猜測。

陳緞繼續抓著望遠鏡，身體已靠在頂樓牆緣，身軀不自主地想更探前，緊張地喃喃自語：「我求來的平安符，一定要交給清仔！」

信坤看見金秋手上的一大袋東西，抓了抓下巴，餘光瞥見軍艦一旁的補貨小船，表示他有熟識的同事在補貨船上工作，長期配合軍方，也認識許多人，可以請託代為轉交。

陳緞依舊握著望遠鏡目不暫捨，但還是快速暫時交給金秋，吩咐她繼續盯著看，隨即將暗袋裡的現金掏出來，遞給信坤，請他去打點人事，只希望能將平安符與東西交給清仔。陳綾也叮囑丈夫，茲事體大，一定要妥貼安排好才行。

陳緞用雙手緊握信坤，眼淚含在眼眶中，悲鳴地說：「清仔不僅是何家的長子，更是跟我躲過二戰的空襲，以及跑黑市躲警察的日子，他一定要平安歸來！而且他的小舅舅還曾答應過他，一定不會讓他上戰場的。」

信坤與金秋聽不懂陳緞末句的意思，卻只見她陷入恍神的狀態，再轉向陳綾試圖找尋線索，只見陳綾也神情黯然地低下了頭，握起陳緞冰冷顫抖的手，如同二戰末期遭逢家人被強徵時，姊妹

倆共同扶持，勉力可為地撐過最無助的時刻。

靜默一會兒之後，姊妹倆才慢慢開口，你一言我一句地拼湊那段傷心的記憶，以女人的柔軟與脆弱說出故事，不同於戰勝或落敗的結果論，或是責任罪咎與處罰來敘述戰爭，卻是用母性的韌性展延親情絆繫被輾斷後的漫長修復，甚至以堅毅反轉天人永隔的遺憾。

昭和 18 年，她們最小的弟弟陳羅被迫去南洋打仗，當時也是從台南送去打狗港搭乘軍艦。當時的陳緞已是四名孩子的母親，而陳綾則是新婚，眼見不過 20 出頭的小弟要去當少年兵，哭紅了雙眼，姊妹倆僅能攙扶體弱的母親每天走遍各廟宇，最遠還跑到茄荳的白砂崙太子宮，跪在神明面前磕頭，祈求上天垂憐，護佑陳羅能平安歸來。

而平日最喜歡黏著小舅舅玩耍的金清才八歲，得知再也沒有大玩伴與目睹親人的愁雲慘霧，再加上跟著母親幾次到城裡黑市交換白米，躲過軍人的盤查，約略得知了戰爭的殘酷，連續好幾夜都驚懼地做惡夢與尿床，囁語嘶喊著：「我不要當阿兵哥！」，即使陳緞幾次帶去收驚也不見成效。

就在陳羅出發前，陳緞抱著高燒不退的金清，從三鯤鯓走向四鯤鯓娘家，除了送行之外，也靈機一動忖想或許號稱「孩子王」的陳羅，能夠幫忙安撫一下大兒子，讓他從驚嚇中回魂。

果然，一身軍裝的陳羅抱過病得軟趴趴的金清，低聲地在他耳邊唱著軍歌「鄉土部隊勇士的來信」，陳緞娘家的人在一旁聽得都悲傷垂淚，哭成一團，過了一會兒金清半眯著眼醒來，看見是小舅舅還要賴地要他別走，天真地說：「小舅，我多桑常說海線無戰事，我們躲到漁船上，偷偷去一個神祕小島，這樣就沒人會抓你去當兵了！」

眾人聽聞更是搖頭嘆息，陳緞與陳綾更是忍不住地哭出聲來，反倒陳羅堅定地回答金清說：「現在海上也有戰爭了，躲到哪裡都沒用的！小舅舅現在去打仗，只要我打贏了，你就永遠都不會被抓去當阿兵哥了！好不好？」

金清懂地點點頭，因為他最崇拜無所不能的小舅，更相信他一定能打勝仗，戰爭就會永遠結束了，而他自己也可以不用離開三鯤鯓了。金清伸出小手與陳羅勾指頭、蓋印，表示履行承諾與約定，這一幕不僅讓金清不再害怕不安，也稍微安實了眾親人的離別苦。

「這幾日軍部就會整隊到打狗港，也不知道是要去南洋哪個國家？」陳羅無奈地說著，他靜定地掃視親人的每一張臉孔，粗礪的古銅色肌膚，閃耀著鹽的結晶光芒，以及被海風刻蝕的印記，明明是過去太過習慣也就沒去注意的面容，眼下他忽然貪婪地想將他們好好記住，彷彿讓自己就此能根生連結，即使上了遠方的戰場，魂縈夢牽還能有條回家的線索。他再度嘆了一口氣，恍惚地說著：「這次從打狗港出海，不是去抓魚，卻是……」

陳緞見陳羅這句話未完，失神了好半天，隱隱地心中不祥，又唯恐他說出什麼觸霉頭，趕緊接續說：「記得你與清仔的約定，為了不讓他上戰場，你一定要平安回來，早日結束戰爭！」

一旁的陳綾悲戚地暗自想著：「戰爭究竟如何能永遠結束呢？一國打敗另一國？贏的就繼續欺負輸的，然後輸的就等待報復？有沒有可能全部的人都學他們的平埔祖先，一路從灣裡、喜樹退到這沙洲，在海線上都相安無事呢？」

就在陳羅出征前夕，所有人都失落在自問無答中，海墘人文化基因下所傳承的樸素信念，就像一只上天並未畫押的承諾書，在烽火中顯得危脆、易燃。

這一群海墘人，只為求得不再人我廝殺，自富饒的陸地撤退到貧瘠的海陸中介，安忍討生活，即使時時「紅衫穿一半」地在大海中冒險搏鬥，他們始終世代依戀這向海的桃花源。然而，國族疆界的拉扯，以國為名的暴力終究將海墘人收編至陸上，特別是台灣人作為被殖民者，除了去留由不得自主之外，更是身分模糊也就不知為誰而戰地自港口被推向大海，航至另一個陌生國度，打一場不明所以的仗。

信坤聽完陳緞姐妹接力敘述的故事，保證一定努力奔走，將平安符與東西交到金清手上，語畢轉身就走。那一夜，無人成眠，信坤冒著危險一一打通關，而陳緞堅持站在港務局大樓樓頂目送軍艦離港，於是，姊妹倆依偎相伴，就此掀開那一段傷心無話的

往事，整晚叨絮著陳羅生前的種種，以及這些年他們各自有如孤島般的失親哀痛，說出口的悲傷讓姊妹倆的心更靠近了。

金秋望著母親與阿姨的背影，在她們的話語中打盹，朦朧中她看見兩人靠近互搭的肩膀，成了一座圓滿溫暖的港灣，而各落在旁的另一隻手，則向著海洋無限延伸。於是，金清搭乘的那搜軍艦無論駛得再遠，始終都在母親與阿姨的臂彎中。

就在軍艦半夜摸黑駛出打狗港，金清在船艙搖晃中半夢半醒，有人摸黑將東西放到他床頭，他一個翻身聞到熟悉的海潮氣味，警敏地知覺是家裡人送來的東西，整個人躲進被窩，輕手輕腳地於黑暗中摩娑打開袋子，摸出一只摺好的手巾，以及裏頭的平安符，他聞著熟悉的香灰氣味，趕緊將平安符掛在脖子上，打好繩結，雙手按在胸前的平安符上，淚水流了下來。

寒流的風將派出所的木格窗吹得咯咯作響，金清掏出平安符，眼眶微濕，金月用手撫摸著平安符，好奇地看著。

「卡桑用跛腳，換來我的平安歸來……」金清說完，兄妹三人都低頭地流下淚來。

而所長辦公室這一頭，電話打來的正是時任副議長的蔡醫師，所長連連稱是之後掛下電話，韓醫師也當場鬆了一口氣。所長客氣地請他們到外頭，表明一切沒事了，出來時陳緞看見孩子們眼眶都含著淚，很是不解。

眾人陪韓醫師在派出所外頭等貸切時，他感慨直言：「這片鯤鯓內海，兩、三百年來原本就是你們出海、經營魚塢的所在，以及生活的場域，何來擅闖的罪名？」

大自然運作中，滄海變成桑田至少都需要幾百年，而政權轉替，由國家機器粗暴地提槍來搶，卻是於不明就裡的轉瞬之間，這才是真正需要究責的罪大惡極！

寒風刺骨中，一行人只是無言搖頭。而對於何家這群憨實的海墘人而言，更難以意識辯清與用自己的話語喊出控訴，只是感到路無可路、退無可退的窘迫。

貸切的車過來，他們全家聲聲感謝地送走韓醫師後，急著趕回三鯤鯓的魚塢，木土心想拖了這麼晚，在越冬溝旁生火加溫恐怕是來不及了。

沒想到，當竹筏越來越靠近自家魚塢，竟看見一落落火堆，烈焰熊熊地綿延海線，於黑暗中猶若無盡燈的傳續，映現於他們凝視的瞳眸裡，皆化成一顆顆寶珠，無限重層輝映、影現，互顯互隱。

原來鄰里知道陳緞母女被抓，都放下手邊的事，拿出自家灶頭的木麻黃葉與木塊，自發地幫忙他家的長工生火，避免他們整年辛勞的成果，一夕覆滅。何家人感動地難以言喻，即使接近十度的低溫，緊握彼此的手心卻是溫熱的。

「海線無戰事！」陳緞望向木士堅定地說著。

兒女們聽見了也會意地點點頭，一掃方才在派出所的驚懼，也接受了二戰失親的哀痛，以及不再感到被命運左右的徬徨。

一方土養一方人。在孤懸海陸交界的沙洲，這群海墘人繼續以善良守護和平樂土，延續祖先避走海上的初心，更照見彼此互即互入的生命合一，於愛己及人中實踐則天去私。

心，無界祥和了，海線就無戰事了。

小說組 佳作

〈海線無戰事〉評語

楊翠

〈海線無戰事〉以家族史的視角切入，具現南台灣陸海交界處沙洲的空間感，海濱人的生活語境，以及他們在面對強勢統治政權時的無奈。

小說有兩個特色，其一是具現了三鯤鯓陸海交界處的空間感、季節感，以及海濱人的勞動型態與日常生活，如赤腳踩在濕冷的塩岸、餵食虱目魚、將虱目魚趕入越冬溝、撐駛竹筏、撿拾木麻黃葉……等等，各種生活細節的描寫，紋理清晰，感官聯覺空間鮮活，畫面感鮮明。

小說的另一個特色，是書寫強權與戰事如何找上漁民，展現出與題名「海線無戰事」的高度反差感，從而形成諷喻性與荒謬性。小說中，這個擁有混雜血統的家族，經歷了台灣開墾史上的械鬥，為躲避戰事，選擇隱遁於海陸中介的沙洲，世代在三鯤鯓討生活。然而，即使如此，戰爭與殺戮仍然將他們捲入。面對風雨變色的世道，只想退避無爭的庶民，卻總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海線無戰事」的荒謬感具顯無遺。



小說組 佳作

迷宮的模樣

蔡易澄



蔡易澄

個人簡介

東華華文系。台大台文所。現就讀台大台文所博士班。曾得台大文學獎首獎、後生文學獎首獎、高雄青年文學獎首獎等文學獎。現正執行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計畫，短篇小說集「陸續漂流」預計於今年結案。

得獎感言

小三的時候，我們全家從橋頭搬到台北，班上的同學在學期結束時，哭哭啼啼地送我離開。高中的時候，我回到高雄念書，和爸爸住在以前的老家。我常常騎著機車四處亂晃，想看看會不會遇到以前的那些同學，不過一次也沒遇過，不知道是我們長大得認不出彼此，還是都已經離開這座小鎮。大學之後，只有過年時才回鄉，和高中同鄉的好友吃飯，聊聊這裡又產生了什麼新的變化。有一天，我在房間整理到當年搬家時沒有還到的錄影帶，封面褪色，裡面的磁帶散開來。我翻到背面，上面寫著逾期一個月須繳納一百元的罰金，不過那間出租店已經倒了。

我小時候對迷宮的路徑瞭若指掌。

這歸功於我長時間來出入迷宮所習得的教誨。吳順發告訴我，要想辦法靠著迷宮的邊邊走。陳曉琪告訴我，要在每個轉角處畫點記號。我媽告訴我，要時時面向前方，千萬別回頭。我一直都記得這些方法，好像這樣就不會讓我迷路似的。

不過，迷宮的意義，不就在於讓人迷失在其中嗎？

十歲以前，我都住在那個以糖業為名的小鎮。在學校上課時，老師講解著「一鄉一特色」，並要我們想想這裡的特色產物，當作回家作業。隔天，全班一致在功課上寫著「橋仔頭糖廠於1901年興建完成，是台灣第一座現代化糖廠。」老師很生氣，質問我們為什麼又抄了成績最好的吳順發。大家搖了搖頭，把歷史課本翻到「日治時期篇」，老師把同學們劃線的地方念過一遍，才發現原來連吳順發也抄了課本的答案。

我住的地方就是這麼有名。小時候，我們都引以為傲。

但如果要細問糖業的發展史，我多半也答不出來，甚至連甘蔗也沒啃過幾次。自我有記憶以來，那些巨大的機器從來沒有動過。我爸爸說，那是因為台灣的糖已經不賺錢了，在我出生幾年後，糖廠就宣布停工。他以前很多朋友是糖廠員工的小孩，後來都搬離開這裡了。他以鐵軌為界，說我們是屬於鐵軌外的人，鐵軌內的人才會真正了解製糖是怎麼一回事。我對糖的製程並沒有什麼興趣。只知道鐵軌內灰撲撲的中山堂，有一整排可以消除暑氣的冰棒。如果把吃剩的冰棒棍放進兩側石獅子的嘴巴裡，牠們就會在半夜時咬掉你的小雞雞。

我就讀的國小是在鐵軌外，走路上學要20分鐘。但鐵軌內也有一間國小，走路過去只要10分鐘。我常常感覺，我應該是屬於

鐵軌內的小孩，因為放學後我都和吳順發在那裡玩捉迷藏。裡面有藏在雜草堆中的防空洞，基本上只要躲進去，就沒有人能找到你。但我媽卻很堅持要我做一個鐵軌外的小孩。她覺得糖廠內的國小是給工廠工人的小孩念的，而那裡現在隨時都可能不見。

當一個鐵軌內的小孩，會有各種新鮮事。除了防空洞跟冰棒，還有許多年輕的大哥哥大姊姊。在我們那裡，像他們這樣的大學生是很少見的。有一陣子，他們會和西裝筆挺的大人們在廢棄的宿舍走來走去，對著破舊的日式房子指指點點，好像在盤算什麼。過沒多久，我們用來完捉迷藏的木房和防空洞都被拉封條，據說是為了古蹟保存與重建。

「姐姐會把這裡弄得美美的，這樣就不用被拆掉囉。」當時他們是這麼說的。

我和吳順發一開始有點生氣。我們平常用來對打的木棒，都是直接從宿舍的天花板拆下來的。雖然聽說有人曾在這裡撿到毒蟲用過的針筒，四周到處都是蜘蛛網，前陣子又有鐵軌內的小孩因碎玻璃受傷，但它總是我重要的回憶。我想學電視上的大人們，拉白布條到施工現場抗議。可惜我的字寫得難看，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群眾，最後還是棄守了曾經的遊樂場。

不過，也因為這樣，我們才找到了甘蔗園迷宮。

我和吳順發從宿舍區撤退以後，思考著要轉換陣地到哪裡。製糖工場不可讓小孩子進去，我們又不想回到學校的操場。大熱天底下，吳順發盯著沒有任何遮蔭的甘蔗田，發現那裡竟然站著一名稻草人。我們覺得很新鮮，撿起了落葉裡的枯枝，想往它身上一陣猛打，消解心頭之恨。

沒想到湊近一點看，才發現那是戴著斗笠的阿伯。他身子靠在鋤頭上，默默盯著廣大的甘蔗田。

我看見他左手拿著彎刀，心裡多少有點害怕，想到電視新聞常常報導的分屍殺人案。

吳順發比較有種。他湊上前去，發現甘蔗田被闢出一條逕道，看上去深不見底。

「袂來耍嚟？」稻草人阿伯說，「一擺二十箍。」

仔細一看，發現在入口處旁有一塊立牌，上頭寫著「甘蔗園迷宮：大人小孩的最愛」。我和吳順發都沒實際看過迷宮，對迷宮的印象都停留在電影裡面，那種會讓男主角迷路的巨型石製迷宮。我們倆二話不說，試著從口袋裏掏出入場費來，卻發現零用錢早就都拿去買冰。

「好啦！這擺免錢。毋過恁等一下愛來鬥相共。」

我和吳順發分次進去。按稻草人阿伯的要求，他要測試一次體驗要花多久時間，這樣才能比較好計算以後的利潤。吳順發進去沒多久後，便從另一側繞了出來，時間花不到五分鐘。稻草人阿伯皺了皺眉頭，似乎覺得時間太短，怕被日後的顧客抱怨。

或許是吳順發比較聰明吧，我第一次走入甘蔗迷宮時，可是在裡頭徹底迷失方向。在經過第二個岔口後，我忽然分不清楚自己剛剛是從哪個方向過來。抬起頭來，3公尺高的甘蔗遮蔽住了視野，原本酷熱的天氣頓時變得陰涼。走路時腳踩葉子的沙沙聲，以及四方而來的蟲鳴，讓我完全聽不到外邊的聲音。起初，這種感覺還很新鮮，但隨著時間過去，我感覺自己不斷繞回重複的岔口。我想到迷宮入口處其實離家才十分鐘，但我在這裡頭已經迷路了十五分鐘，會不會我將要在這裡耗上更多的時間，乃至於一輩子都出不

去。想到這裡，我忍不住哭了起來。

後來，我花了三十分鐘從入口走出來。

稻草人阿伯顯然很滿意這次的測試。他說，我和吳順發，一個最笨，一個最聰明，剛好可以拿來判定這個迷宮的完成度。小孩子在裡面待太長或太短，都不是好事，他需要知道一個基礎的時間。以現在的狀況來看，他覺得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要我們下次再來。

從那以後，我們就變成專門的迷宮測試員。

吳順發住在老街的農會超市旁，而我則住在靠近省道的地方。我們家都離鐵道非常近，所以常常跨越平交道，假裝我們是鐵道內的小孩，一直玩到六點那班自強特快車經過才回家。有的時候，因為吳順發的爸爸要去台北出差，他會留在我們家一起吃晚餐。要等到聽見十一點末班車的鐵軌聲後，吳順發才會做我爸的機車回他家。我阿嬤說，吳順發真乖，要好好念書，長大後孝順辛苦的父母。

這種時候，我會看看我的爸媽。我媽在廚房洗碗，我爸在店門口整理空白光碟片。我想了想，還是跑去和吳順發寫功課。

吳順發的成績很好，老師總是要我們向他看齊。但沒有人知道，當我們兩個一起寫作業時，都是在空白的紙張上畫著迷宮圖，輪流出題，比賽誰能最快走出對方的迷宮。有的時候我會偷抄以前買的幼兒迷宮書，那種圖形通常比我畫的還複雜，能讓我們兩人的比賽結果不相上下。

不過，我發現，吳順發只有在甘蔗園迷宮時才會比我快得多。面對平面的迷宮，他的聰明才智好像就完全消失了。

他偷偷告訴我，其實真正的迷宮比較好走，因為有明確可以依

賴的指南。

他說，在甘蔗園迷宮時，只要想办法貼著邊邊，最終就一定會走到出口。不用深入迷宮的核心，那裡不存在著我們想要的東西，所有的出口都是設置在外邊。在一踏入迷宮的時候，就要快速確認「外邊」位在何方。如果失去方向的話，就用背貼著牆壁，最終一定會走到出口的。

為什麼？

因為迷宮只是被折疊的一條線而已。

從那以後，我過迷宮的速度快上許多，讓稻草人阿伯有點不開心，以為自己擴大的迷宮變得比較簡單。他說，附近的藝術家快要把宿舍整修好了，以後就會有滿滿的觀光客，他必須趕快把迷宮蓋得更完整點。吳順發偷偷擰了我，要我別走那麼快，否則以後就沒有免費的迷宮了。

那是我學到的，關於迷宮的第一件事。

迷宮的守則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當我貼著甘蔗牆來尋找迷宮的出口時，我發現，人們經常被自己的雙眼給迷惑。一旦貼上了牆壁，我的視野就不用再對著曲折的前方，可以更加專注在迷宮「外邊」的事。我想像，在這座牆壁的外面，以更外面，都還有一道又一道的逕路。那裡會是我沒走過的路，我沒去過的轉角。但最終，我將會穿過這些陌生的蔗林，回到最起點的入口。

當我貼上牆時，我感覺那外頭的事物正在呼喚我。

可能是遠處施工的人聲，可能是稻草人阿伯砍甘蔗的聲音，也可能是吳順發吃冰棒的味道。總之，很多事只有貼上牆壁才會發現

的。我看電視節目的特異人士說，人們因為太仰賴自己的眼睛，不知不覺忘記自己還有耳朵、嘴巴以及鼻子，他只不過是把這些器官重新記起來而已。我猜，這個道理是很類似的。我應該更加活用我的五感才對，說不定也會發展出超能力。

午休睡覺時，我把頭埋進臂窩，耳朵貼在課桌椅上，可以聽見大家窸窸窣窣地抄著功課的聲音。下午放學時，我把身體貼在廁所的隔板上，聽見外頭的男老師在討論調職的事，因為這裡的交通實在太不方便了。在中山堂的台糖商品店內，我把身子藏在大冰櫃旁，聽到鐵軌內的小孩說要佔領甘蔗園迷宮，徹底阻擋我和吳順發這兩個鐵軌外的孩子。

我發現，迷宮的準則總會帶我探索到許多秘密。

畢竟它的本質始終關乎於解謎。

某天晚上，我從睡夢中醒來，聽見爸媽的房間裡傳來女人的叫聲。我很害怕，想到爸爸會帶我到電影院裡，花五十塊看上一整天的電影。那裡到處都有張牙舞爪的女鬼。它們或從電視螢幕裡爬出，或藏身在衣櫥裡，日常裡的各個陰影都是可能的蹤跡。我想到，電影院裡的鬼一定是偷偷抓著爸爸，回到了家裡。

可是為什麼我平常都沒注意到呢？一定是因為列車經過的鐵軌聲太大聲了。只有這種深夜時候，才能夠用耳朵聽見這種細微的秘密。

我應該怎麼辦呢？我年紀這麼小，特異功能還不夠強，也不想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死掉。我真正想的一件事，就是趕快跑到廁所尿尿，然後回到夢境裡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隨著叫聲的頻率越來越頻繁，開始有撞擊的聲音，彷彿第三次世界大戰在我家開打。我連忙搖醒阿嬤，要她趕快找媽祖娘娘來幫忙。沒想到，她聽著那叫聲，

只眯著眼睛笑了一下，叫我趕快回去睡覺。她明天會多買一支冰棒給我，千萬不要跟別人說，這是家裡的秘密。

我憋著尿到隔天早上，多吃了一隻花生冰棒。我想，這就是秘密的代價。

不過，我還是偷偷把女鬼的事情告訴吳順發。

吳順發並沒有像平常那樣，否認我說的超自然現象。相反的，他在聽完以後，倒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好像理解了什麼。吳順發說，每次他爸爸來我家買光碟後，半夜也會出現女鬼的聲音。他認為，我們家就是專門養女鬼、賣女鬼的地方，所以我阿嬤才要我別說出去。

我嚇了一跳。我從來沒想過，一臉正經的爸爸，平常竟然從事這種非法勾當。但仔細想想，這些事情倒有跡可循。他總騎著機車，載著裝滿光碟的袋子，到媽祖廟後面的火車站，等待別人來拿貨。問他裡面是什麼時，他只神祕地笑著說，是小孩子不懂的秘密。

有的時候，他也會順道跑進警察局裡，分送一片片閃亮的光碟。

簡直就像是黑幫老大一樣。如果要替這個幫派取名字，那應該會叫女鬼幫。

明明女鬼是這麼可怕的東西，為什麼他們一點也不害怕，反而還拼命跟我爸爸進貨呢？我猜那大概是類似毒品的東西。學校老師說，車站對面的網咖裡有很多毒品，只要吸到一點點空氣，就算感覺很不好受，但還是會不自主地想要擁有更多。這種情況就叫上癮。

那爸爸的身分，應該算是女鬼藥頭吧？

吳順發並不是很在乎我的家族秘辛。他更擔心的，是鐵軌內的小孩會找我們麻煩。鐵軌外跟鐵軌內的小孩偶有衝突，高年級的孩子為了保護地盤，彼此會拿著球棒相互叫囂。據說兩年前的械鬥裡，鐵軌外的小孩仗著人多勢廣，封鎖了鎮上的文具店，一度讓鐵軌內的小孩無法買桑葚葉，不少蠶寶寶都埋葬在廢棄的防空洞裡。我和吳順發平常偽裝成鐵軌內的小孩，在屬於他們領地的迷宮園玩耍，大概早就引起他們的不滿。果不其然，跟我們一樣是三年級的小孩，某一天便堵在甘蔗園迷宮的入口。

「我們要收回迷宮的使用權。以後鐵軌外的小孩要進來玩，要額外多繳十塊錢。」

「哪有這樣的。這裡是我們兩個一起建出來的，應該是你們要付錢才對。」

我四處張望，想尋求稻草人阿伯的幫忙，卻沒看到他人。

「阿伯剛剛回家了。他說他不管誰要當迷宮測試員，只要我們喬好就可以了。」

「聽你在放屁。我們和阿伯答應好的。」

不知道是哪條筋不對，我狠狠地推了對方一下，那個氣焰囂張的孩子跌坐在地。我和吳順發對看了一眼，立刻往迷宮的內部衝了進去。

以我們兩人對迷宮的熟悉程度，大概可以和他們耗上一段時間。阿伯在迷宮設計上相當單純，只有一條唯一的路徑能夠抵達終點，其餘的岔路都只是讓人迷失的死胡同。假設我和吳順發待在這條路徑的中段，從入口與出口進來的他們，勢必會在漫長的迷失裡，才能夠抵達這座迷宮的核心。我們只需要防守到夕陽落下，對

方就會因為視野不佳而自動撤退。

吳順發搖搖頭。他認為對方應該向高年級求援了，在人海戰術底下，要地毯式的搜到這裡並非難事，主動出擊或許才是正確的。如果現在往出口移動，說不定能順利離開。只不過兩人一起移動太明顯了，最好還是他一個人出發，向鐵軌外的孩子或其他人找救兵。

我同意吳順發的策略。這種時候，分散的游擊戰術才比較容易取勝。

吳順發離開後，我靠著列車經過的鐵軌聲，來計算時間過去了多久。傍晚時分，停靠的區間車會在此處逐漸慢下來，大約十七分鐘作為區隔。若是要準確判斷時間，則以五點四十二分那班急速通過的自強特快車為主。以現在的時間來算，我必須還要等待七班車通過，天色才會完全暗下來。

殊不知兩班車的時間過去，四周已有明顯的腳步聲。更頭痛的是，他們還拿了幾隻手電筒。亮白的光線幾度往此處蔓延，高年級低沉的嗓音指示著小弟們如何搜索。延長戰已經不再管用。

我必須做點什麼來逃出迷宮。

我學起了女鬼的聲音，開始慢慢向迷宮的出口移動。在這天色漸暗的甘蔗園裡，女鬼淒厲的叫聲，或許可以喚醒一些可怕的記憶。想想這幾年糖廠內的鬼故事，有臥軌自殺的婦人、在宿舍上吊的工人、被分屍藏在防空洞裡的小男孩……在這褪去暑氣的傍晚裡，鐵軌內的小孩肯定比我更熟悉這些陰暗的孤魂面孔。

沒想到，只有低年級的孩子發出尖叫聲。高年級的大哥反倒自顧自地笑了起來。

我的女鬼策略沒有奏效。相反的，還因為這樣曝露了位置，過

沒多久後就被抓起來了。

天色逐漸暗了下來。這個時候被圍毆的話，大概也不會有人看到了。剛剛被我推倒的小孩，現在正惡狠狠壓著我的肩膀，把我推向迷宮的入口。吳順發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帶救兵來，到時候該不會要幫我收屍了吧？我抱著絕望的心情，被鐵軌內的小孩圍住。

看起來是帶頭的高年級大哥，拿著球棍，惡狠狠地敲了一下地板。他用低沉的嗓音問我，剛剛為什麼要發出女人的聲音。

我老實回答。我覺得女鬼的聲音可以嚇跑大家。而且，我們家是專門賣女鬼的，說不定還可以吸引到真的女鬼。

「女鬼？怎麼賣女鬼？」

「就把女鬼塞到光碟片裡，他們就會藉著光碟機，從螢幕入侵每個人家裡。」

高年級大哥先是露出了疑惑的表情。過了幾秒鐘以後，他才露出了淫猥的笑容。他把幾個鐵軌內的小孩找到一旁，像是在商討什麼事一般。然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從地上拉起來。

「以後，你不是鐵軌外的，也不是鐵軌內的。你是迷宮內的。這片迷宮就歸你管了。」

高年級大哥說完後，便跳上了田邊的馬路，獨自騎著機車離去。原本還相當囂張的小弟們，則一臉無趣地原地解散。

我身為女鬼幫老大的兒子，正式接管了這篇甘蔗園，成為了迷宮內的小孩。

吳順發並不相信我的故事。

他說，高年級大哥哪有可能就這樣放過我，還封我成為迷宮的守門人。他覺得，我們之間一定有做什麼交易。我沒有回答他，反

而質問他那天是不是根本沒去搬救兵，自己一個人偷偷落跑了。

我知道，吳順發一定是忌妒我成為迷宮內的小孩。我才不會告訴他，我之後每個月要拿一片女鬼的光碟給高年級大哥。

雖然每個月要多一件麻煩的事，但多虧了這被鐵軌內小孩圍攻的經驗，我想到了迷宮鬼抓人的新玩法。原本就很好玩的鬼抓人，換到了複雜的迷宮內，刺激程度可定有加分。我和吳順發立刻把這個提案告訴稻草人阿伯。他想了想，點頭表示認同，在告示牌上寫上：「鬼抓人，一局 30 分鐘，50 元。沒抓到就免錢！」

我和吳順發順理成章的當鬼。依據我們對迷宮的熟悉度，要在十五分鐘內抓到人不問題。稻草人阿伯特地把迷宮的支線修得更為整齊，方便我們從主幹道進去後，能更快速地搜索周圍的死路。

稻草人阿伯還說，只要我們整天下來都能抓到人，他還會再多請我們吃一支冰。生意好的話，說不定能分我們一人五十塊。

在試營運的階段裡，我們成功抓到了所有來挑戰的小孩。無論鐵軌內或鐵軌外，都不敵我這個迷宮內的小孩。也因為這樣，每天拿來買冰棒的錢，通通被我存進了小豬撲滿。

然後，大學生們終於把宿舍還給我們了。

以前充滿灰塵和破木頭的日式房子，通通煥然一新，像極了電視上會看到的日本旅館。原本用來關偷吃甘蔗的禁閉室，則立起了簡介說明牌。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銅製雕像，或坐或躺，呈現一片樂融融的樣子。大學生興奮地向我們表示，他們已經順利引起政府的關注，未來這裡將會被指定為古蹟，原本停工的糖廠也會變成博物館，開放讓我們這些沒見證過這段歷史的小孩參觀。稻草人阿伯在一旁大聲叫好，這樣就會有很多的觀光客。

原本用來載甘蔗的五分仔火車，也特別在假日時開放，讓人們

可以去專門賣紀念品的花卉中心。

糖廠藝術村的消息被記者大篇幅報導後，假日時段便湧入了大量的外地人。外地人總是很好辨認，總是把各種水果的顏色穿在身上，外加太陽眼鏡與滿身的防曬乳，大老遠的就能看見他們。稻草人阿伯特別要我們四處招攬，希望能吸引到外地的孩子進來迷宮。我對此沒有特別的意見。雖然外地的孩子來來去去，都是陌生的臉孔，沒有什麼機會記住對方的名子。但也因為他們都是第一次來，還記不住迷宮的模樣，我和吳順發在當鬼的工作上特別容易，省下不少零用錢。

不過，我爸爸並沒有像我們一樣，受惠於這些週末出現的外地人。相反的，鄉公所在聽聞了龐大的觀光商機後，下令要警察在火車站附近取締非法活動，希望能讓觀光客對小鎮抱有好的印象。爸爸在藝術村開幕一個月後，就被抓去警察局泡茶，希望他不要在明目張膽地散播光碟，不然下次就準備吃牢飯。警察伯伯語重心長地跟爸爸說，我們這裡夾在岡山跟楠梓的中間，沒有空軍也沒有工業區。如果你的小孩要翻身，只能藉此一搏了。

我很認同警察伯伯的看法。事實上，我省下的零用錢，已經夠我坐車到市區一趟。只要累積的錢夠多，以後就能像卡通裡的高中生一樣，天天搭車去上學。外地人帶給我們很多的好處，外面的世界也一定有更多新奇的事物。不然老師也不會每次都語重心長地跟吳順發說，希望他能轉學到市區念書，那裡才有更多的書可以讓他讀。

面對警察伯伯的強力執法，爸爸只好摸摸鼻子，打算暫時不當女鬼幫的老大了。媽媽聽到了他的退休宣言後，開始擔心起我們家未來的生計，嚷嚷著要回台北娘家，那裡才有比較多的工作機會。

聽我媽媽說，她原本以為我爸爸是田僑仔，殊不知是個騙人精，只會到處吹牛。我媽媽生氣地又念了幾句，大喊著要離家出走，便自己一人跑了出去。我看了看阿嬤，又看了看爸爸，他們兩人都沒什麼表情，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了四點二十區間車的時間，爸爸站了起來，說要到家門口等媽媽回來。

爸爸說，如果媽媽等下沒回來，就真的不會再回來了。我們進出這個村莊只有兩個選項，一個是貫穿村莊的省道，另一個是分隔糖廠與村莊的鐵軌。媽媽不會開車，只能坐區間車離開。我心裡有點擔心，害怕媽媽會就這樣棄我們而去，拼命地在心中禱告。我向上帝禱告，向媽祖娘娘禱告，向中山堂的石獅子禱告，甚至還向女鬼禱告。我對他們發誓，只要媽媽等下回來，我願意以任何東西做交換，隨便祂們要拿走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我誠心的禱告發揮了作用，過沒多久，媽媽便帶著一盒點心回到了家門口。她說她已經在花卉中心找到銷售紀念品的工作，那裡最近因為觀光客很多，非常缺人，賺得錢可以暫時貼補家用。我開心地抱住媽媽，忘記了自己禱告的承諾，不知道我不是有什麼東西已經祂們做交換。我那時只是默默地想著，雖然外地人替爸爸關了一扇門，但也幫媽媽開了一扇窗，或許是好事也說不定。

而那天晚上，我久違地從爸媽的臥房裡，再度聽見了女鬼的叫聲。

週末的觀光人潮越來越多了。

每到假日，從省道到糖廠的車子總是塞得水洩不通。因為從火車站走路到藝術村要花上 20 分鐘，大家覺得還是自己開車比較省

事。有冷氣吹，又不用在區間車上跟人家擠來擠去。而且就算火車站加開接駁車，最後還是會在狹窄的老街塞車。過沒幾個禮拜，火車站的人逐漸變少了。爸爸便又扛著一袋袋光碟，重新當上了女鬼幫幫主。

也因為大量的人潮，鐵道內的糖廠開始出現了以前沒看過的攤販。在藝術村剛開幕時，附近的攤販多半都只是賣冰，還有一些阿伯劈了滿車的甘蔗來賣。過幾個月後，原本只會在禮拜一出來的夜市攤販，現在也轉移陣地到這裡了。開始出現一些跟糖廠比較無關的東西，烤香腸、臭豆腐、排骨酥、炸雞排、小籠湯包等夜市小吃，瓜分了大家的舌頭。再更後來，一些外地的攤販也紛紛進駐，從鳳山來的射氣球、旗津來的甜不辣、岡山來的撈金魚，甚至還有甲蟲標本的巡迴車。稻草人阿伯對此很生氣，認為這些攤販根本就不在地，還來這裡搶走他的生意。

也就在這時，班上轉來了一個外地的女生。她的名字叫陳曉琪。

陳曉琪跟我媽媽一樣，都是台北人。聽說台北常常下雨，人都曬不到太陽，所以看起來都特別的白。她剛進來班上時，臉上還總是掛著口罩，說這是因為台北最近的「大流行」。我們大家似懂非懂，覺得這就是都市人追求的時尚感，便紛紛追流行的掛起口罩。鄉公所的人還特別來班上拍照，稱讚我們很有防患未然的精神。

陳曉琪被老師分配坐在吳順發的旁邊，也是我的左前方。每天，我們都在她身上，尋找一些外地的線索。比方說，陳曉琪的鉛筆盒有很多沒看過的文具，香水筆、摩擦筆、搖搖筆……各種各樣的鉛筆都有。而且，陳曉琪每次跟我們借橡皮擦時，她都會說「擦布」。我們一開始以為是抹布，還特別跑到掃具間，找一個用來擦

玻璃的給她。

陳曉琪知道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她說，在台北有一種比火車還要方便的交通工具，它不在地面上跑，軌道是蓋在天空或是地下的。要去到月台之前，都會有很長的電扶梯，要記得靠右邊站，讓路給上班族通過才有禮貌。在裡面雖然不能吃東西，速度也不快，但每五分鐘就會有一班車。她偷偷告訴我們，以後這裡也會有那種叫捷運的東西，聽說會直接蓋在鐵軌上面，從很高的地方橫跨過整個小鎮。

我對此半信半疑，轉頭問了吳順發，他則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自從陳曉琪轉來後，吳順發原本穩固的資優生地位，產生了劇烈的變化。陳曉琪不僅人緣好，作業也願意借大家抄，考試成績總是很高分。據說她以前在台北的班排，不過才前十名而已，沒想到在我們這裡，程度竟然跟校排第一的吳順發有得比。這大概是為什麼老師要我們到外地念書的原因吧？只要在外面念一陣子，回來班上就能夠成為第一名，不是蠻不錯的事嗎？不過，被比下去的吳順發，一定覺得很不是滋味。每當陳曉琪開始講起台北的生活時，吳順發就會默默地低頭寫作業，想把握時間念書，希望能藉此跟陳曉琪拉開距離。

也因為這樣，吳順發來我家的次數變少了。他說，放學後不能再跟我去甘蔗園迷宮，最多只能週末時去迷宮當鬼。以後他要更努力地念書才可以。我對此感到有點生氣，覺得自己再度被背叛。之前被鐵軌內小孩威脅時，吳順發沒去找人來幫我就算了，現在竟然還打算放棄我們一起打造的迷宮事業。

畢竟我們可是迷宮測試員啊。稻草人阿伯的迷宮還不斷的在擴張，一開始雖然跟教室差不多大小，但現在整片迷宮深不見底，可

能比學校的操場還要大。我們會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找到出口。

吳順發並沒有被我說服。有的時候，他雖然會來我家吃飯，但放學後都不再特別繞路去糖廠。他對我說，幫我跟稻草人阿伯問好，然後就先回到我的書房寫功課。

我想，吳順發應該還是忌妒我，是迷宮內唯一的小孩吧。我應該把這個頭銜分送給他，這樣他就會重拾以前對迷宮的興趣。

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二，都是我把女鬼光碟交給高年級的時間。在前一個晚上，我會趁半夜起床尿尿時，順便到樓下翻找光碟片。以前偷光碟時，總會聽見女鬼的叫聲，彷彿在警告我不要幹壞事。雖然很擔心遭到報復，不過偷了幾次以後，都沒有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我也就當作是一種偷竊的儀式。反而是最近越來越少聽到女鬼的叫聲，讓我心裡有種不踏實的感覺。

我們交貨的地點則是約在糖廠的禁閉室。那裡有一種秘密交易的感覺。

高年級大哥每次拿到貨時，都會稍微聊一下上次批貨的狀況。有的時候，他很爽朗的拍拍我，說裡面都跟木瓜差不多大，看得很過癮。也有的時候，他不滿地抱怨著，說裡面有狗又有馬，畫面實在太可怕了。當然，我無法控制產品的內容，高年級大哥也沒辦法拿我怎樣。

某一天，當我交完新的一批貨後，陳曉琪突然從我背後冒了出來。

「在幹嘛？鬼鬼祟祟的。」她睜著大眼睛，想看看我的書包裡面藏了什麼。

「沒什麼啊。」我大方的把書包拿給她看。反正剛剛才交完貨，

裡面只有回家功課而已。

陳曉琪翻了一下我的包包，又把課本拿出來檢查一遍，好像篤定我有什麼秘密似的。想不到，竟然還真的有一片光碟夾在課本中間，直接被陳曉琪翻了出來。我禁不住痛恨自己，一定是因為昨晚急著尿尿，所以才沒有把光碟好好的放進書包裡。

「這是什麼？」陳曉琪看了看光碟。由於爸爸用的都是燒錄光碟，封面清一色空白，從外觀沒辦法判斷是什麼。「我還以為你跟高年級的交換了什麼有趣的東西，結果只是光碟片而已嘛。」

「裡面可是鬼片喔。」我不服氣地反擊，「而且因為內容很恐怖，所以只有大人才可以看。」

「那你怎麼會有？」

「我有特殊的管道啊。」我差點要說出我爸爸是女鬼幫的老大，「這些東西我都看過了。沒有很可怕啦，但你們女生可能會嚇得半死。」

陳曉琪皺了皺眉頭。這應該是她轉學以來，第一次被班上的同學挑釁。難得看到她生氣的樣子，莫名覺得有點可愛。

「誰會怕啊。要不然現在就到你家，我們一起看。如果誰先尿褲子的話，就要請對方吃冰」陳曉琪站起身，向我發起了挑戰。

老實說，我真的怕得要死。自從在電影院裡，看到了會從電視螢幕爬出來的女鬼，我就常常擔心家裡的電視會不會自己打開。不過，我覺得陳曉琪一定也很害怕，在去往我家的路上，她一反常態地沒有多說什麼話。能看到陳曉琪被嚇得哇哇大叫的樣子，賠掉一兩支冰棒也沒關係。

回到家後，我先確認了一下大人在不在家。通常，爸爸這個時候會在火車站，媽媽去工作，阿嬤則是在睡午覺。我四處看了看，

果然只有阿嬤在樓上房間呼呼大睡。回到客廳時，我順便把還在書房念書的吳順發拉過來。鬼片還是要多人一點看才比較不可怕。

吳順發心不甘情不願地坐在沙發上。陳曉琪抱著書包，偷偷地湊了上去。

我迅速地把光碟片放入播放器裡，急著回到他們兩人的身旁。

畫面一開始，只出現了斗大的英文標語，吳順發說那是「未成年人請勿觀看」的意思。正片開頭，簡要地講述一名民俗學者，為了探究青木原森林的風俗民情，從東京搭著特快車，遙迢地來到了當地的小村莊。在離開家裡以前，民俗學者的女友特別叮嚀他，千萬要小心森林裡的妖精，它們會模仿人類的模樣，色誘從外地來的旅客，藉此讓他們定居下來。學者到了村落以後，當地的男人們都鼓舞著他進入森林，聲稱可以在裡頭找到宇宙的真相。學者半信半疑的踏入森林，過沒多久，他逐漸迷失在其中，不管怎麼樣都會繞回原點。這時，有一位長得很像他女友的女人出現了。葉子遮住她的身體，藤蔓捆著雙手，緩緩地從森林暗處走了出來。學者的身體被定在原位，腳底下被蔓生的雜草給纏緊，觸手一般的藤蔓伸向了他的軀幹，看起來就要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

就在最恐怖的時候，我聽見了家門打開的聲音，嚇得我倒抽一口氣。吳順發趕緊暫停影片，和陳曉琪躲在沙發一旁，想看看是誰回來了。從上樓的腳步聲來判斷，應該是有點憂鬱的媽媽。通常她心情不好時，走路都踏得很重，好像提不起力來。我湊到樓梯口，想假裝沒事的跟她問個好。

但從樓梯走上來的，是留著一頭筆直長髮的女鬼

我忍不住叫了出來。

女鬼露出了困惑的表情，搖著我的肩膀，用媽媽的聲音問我

怎麼了。我努力鎮定下來，發現原來我把媽媽看成女鬼。因為她今天早上去燙了一頭很直的長髮，剛下午工作完，滿臉都佈滿了疲憊的黑眼圈，我才會不小心看錯。在聽完我的解釋後，媽媽露出了很悲傷的表情，摸了摸我的頭，沒有精神地回到她的房間。陳曉琪看了我一眼，問我要不要上去陪陪她。但我覺得她只是因為把髮型弄壞，所以才很難過，這沒什麼大不了的。眼看樓上沒什麼動靜，我又回到電視機前，把暫停的影片繼續播下去。

不過，在經歷了這番波折後，我們很難專注地再把鬼片繼續看下去。吳順發露出很不耐煩的臉，表示想要繼續寫作業。陳曉琪也說，她覺得這部片太悶了，沒有想像中的恐怖。我不死心的嘴硬著，告訴他們後面才是最精彩的地方，往前快轉了三十分鐘左右。其中，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螢幕中的男女脫光衣服，看起來好像在打架似的。陳曉琪馬上臉紅，拿起一旁的抱枕，遮住自己的視線。

我重新按下了播放鍵。學者赤裸著身子，拍了拍倒在地上的女人，發現對方已經沒有呼吸了。學者嚇得再度往森林裡奔去，卻發現越來越多的女人，從黑暗中走了出來，並且開始發出了女鬼的叫聲……

正當我認為好戲準備開始時，阿嬤卻從樓上走了下來。大概是被我們剛剛的騷動聲給吵醒了。阿嬤一邊問我們晚餐要吃什麼，一邊戴起老花眼鏡，想看看我們到底在看什麼。沒想到，阿嬤突然大發脾氣，拼命問我是從哪裡拿到這個光碟的，怎麼會找女生看這種東西。她念完以後，又跑上樓去找媽媽理論，認為她沒有管教好小孩，下班回家後也沒有多關心孩子的生活，才會發生這種亂七八糟的事。吳順發和陳曉琪眼看狀況不對，便收拾好書包，偷偷地溜走了，留下我一個人看著媽媽被罵。

我覺得媽媽很無辜。光碟是爸爸的，但為什麼阿嬤卻要責怪媽媽呢？我聽著樓上的吵罵聲，想要去幫媽媽說一些好話，卻想不到可以說些什麼。我想到了還不那麼久以前，媽媽離家出走時，我也從來沒有好好關心她，只是默默地看著她回到以前的生活。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有種被困在迷宮的寂寞感。

後來，吳順發來我家的頻率變低了。

他說，是因為他爸爸失業，不用在外面四處出差，暫時可以在家照顧他。不過我猜，其實他是擔心上次的事件會重演，會干擾到他念書的時間。他來我家的時候，家裡雖然比較平靜，但總讓人覺得假假的。阿嬤照常煮飯，媽媽又把頭髮燙捲，每天都會問我學校發生的事。大人們好像都戴上了面具，要為我們演出相安無事的戲碼。

陳曉琪問我，那你爸呢？他那天有沒有幫你媽媽說話。

我搖搖頭。我爸爸當時在聽完阿嬤的告狀以後，沒有上去安慰媽媽，只是又回到樓下繼續整理光碟。

「壞透了。」

當陳曉琪這麼罵時，我感到相當羞愧。

鐵道內藝術村的觀光人潮，就好像我們家人間的感情，出現了雪崩式的衰退。據說是大環境不好，景氣差，影響外地人的消費意願。各種新奇的攤販，也隨著觀光客退出了糖廠，只留下零星的小吃攤。本來想拿存下來的零用錢，去巡迴車上面買獨角仙標本，現在完全沒有機會了。

當地原有的攤販，也受到了不少的影響。原本媽媽需要每天到公司清點紀念品庫存，現在只有週末時才會去上班了。稻草人阿伯

則一反從前的敵視心態，反而希望這些外地攤販能夠回來，這樣才能固定吸引觀光客。他說，現在這個慘澹的模樣，讓他回想起糖廠停工的年代，宿舍的人撤走後，老街的生意便跟著變差。只要想進來的人變少，出去的人就會變多。現在的他，只能繼續將甘蔗園迷宮拓建，成為全台第一大的迷宮後，這個小鎮就有新的噱頭了。

看著進來迷宮的人越來越少，我擔心以後免費的冰棒沒有著落，又要回到從前日光族的生活。

我和陳曉琪的賭局，因為我中途曾經大聲尖叫，所以算是我賭輸了。不過，陳曉琪很狡猾，她堅持在場有看影片的人都有份，我還要另外找吳順發過來，另外請他一支冰才行。我心底很不甘心，到底關吳順發什麼事，這樣我的零用錢會越來越少的。在兌現承諾的那一天，我編了個明天要小考的謊言，支開了吳順發。

陳曉琪看到吳順發沒有來，露出了有點失望的表情。

她狠狠地捶了我一下。她說女孩子不開心時，男生應該想辦法才行。

我跟平常一樣，拿了花生冰棒。陳曉琪則是挑了紅豆冰棒跟巧克力冰棒，兩支都算我的。吃冰的時候，我站在中山堂前，跟她唬爛石獅子的身世。我說，這兩頭石獅子日本人留下來的。日本人就像卡通上演得那麼厲害，他們在糖廠做了一個超大的結界，會讓遺留在這裡的東西帶有生命。之前有婦人臥軌自殺時，因為她的血濺在平交道上，所以常常有人看到她還跪在那裡，等著火車來喔。石獅子則是被棄養在這裡的寵物，以前專吃台灣人種的甘蔗。我爸爸說，如果把支仔冰的垃圾丟到它嘴巴裡，它會非常生氣，咬掉你的小雞雞。你看，這裡有很多觀光客留下的垃圾，他們的小雞雞一定都不見了。

我一邊這麼說，一邊把石獅子口中的塑膠袋、冰棒棍拿了出來。

陳曉琪忍不住笑了起來。她說我是個笨蛋，我爸爸是騙子，但我們應該都是好人。

陳曉琪說，她在台北的時候，遇到過很多壞人。她很討厭去學校，因為老師會把她帶去廁所，對她做不好的事。不過，搬到這個小鎮後，她漸漸沒有那麼怕去上學了。旁邊有很愛鬧彆扭的吳順發，後面又有我這個吹牛精，她覺得很開心。雖然不知道陳曉琪為什麼這麼說，但莫名被稱讚後，我也開始感到有些得意忘形。

我、吳順發和陳曉琪三人，曾一起約定過，要在稻草人阿伯新蓋的迷宮完成後，才能一起進去玩。吳順發因為在課業上與陳曉琪較勁得相當激烈，他大概覺得唯一能有勝算贏過陳曉琪的，只有這座甘蔗園迷宮了。如果陳曉琪偷偷先探勘過的話，那到時鬼抓人的遊戲一定又會輸。他還特別跟陳曉琪約定三章，要在迷宮內決定誰是下學期的資優生。不過，我對此有些不滿。畢竟吳順發都沒有來幫忙，迷宮只剩下我在管理，每天都在幫忙記新關的路線。在陳曉琪稱讚我後，我決定要幫她贏得這局。

「要不要帶你進去參觀？」我指著不遠處的甘蔗園，「身為迷宮內的小孩，今天破例讓你進去熟悉地形，之後就能順利打敗吳順發了。」

陳曉琪愣了一下，她看起來很在乎跟吳順發的約定。但我不斷地慫恿她，要她想想吳順發被打敗後生氣的樣子。陳曉琪馬上點頭答應了。

稻草人阿伯最終極的目標，是將整片甘蔗園都變為他的迷宮。為了方便拓展迷宮，他在出口的設計上，一概定點在最初左側的位

置。每當迷宮拓展至新的層級時，他會將原本的入口封起來，打通舊有迷宮的外牆，以新的入口來強制我們進入他新闢的路徑。這樣一層又一層疊加起來的迷宮，通常就是倒吃甘蔗，越靠近出口的地方，我們就會越熟悉。

不過，這也導致吳順發一開始教我的迷宮破解法則，越來越失去功用。在最初教室般大小的迷宮，只要確認了「外邊」的方向，貼著牆壁就能快速找到出口的位置。但在這個一層又一層的迷宮裡，我們首要的目標不再是辨別出口的方向。取而代之的是，必須要在這最外層的迷宮中，找到通往內層舊迷宮的突破口。

為此，我們必須更深入迷宮的核心才行。

進入核心是有風險的。在幾次迷宮幾次轉彎後，我們開始失去了方向感，無從辨別哪個方位，才有我們該前往的舊迷宮。我貼在由甘蔗組成的牆，側耳細聽，大概是因為很靠近中心，沒有任何外邊的聲音，能讓我們重新找到目標。我開始後悔起自己不該擅自帶陳曉琪進來新迷宮。我可是最慢的迷宮測試員啊，現在沒有吳順發的幫忙，我哪有可能走出這裡。

陳曉琪看起來卻沒有絲毫緊張的感覺。她低下身子，拔著甘蔗牆四周的雜草，說自己從來都沒有真正看過甘蔗。以前的人竟然都要啃這種硬東西，才能嚐到一丁點甜味，也太刻苦了。

她抬頭仰望，「甘蔗真的好高欸。我從來沒有想過，身處在一片甘蔗田裡，竟然有種在森林的感覺。」

「小心女鬼來抓你喔，到時候還要光溜溜跟她打架，超級噁心的。」我轉頭扮起了鬼臉，想讓她回想起那天看的鬼片。

陳曉琪莫名笑了起來，好像我又說了什麼愚蠢的話。我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但她似乎也不打算跟我說明笑點，自顧自地往前走。

仔細想想，自從那天以後，陳曉琪就一直用很奇怪的眼光在看著我。她起先對我很生氣，反應跟阿嬤差不多。但是在聽到吳順發說明我們家是賣鬼片光碟以後，她好像理解了什麼，對著我和吳順發哈哈大笑。我們兩個男生一點頭緒也沒有。可惡的陳曉琪，這一定是什麼外地人才懂的東西，她心底大概是在嘲笑我們是土包子。

「欸欸，你覺得吳順發討厭我嗎？」陳曉琪突然問道。

「不會吧。」我想起吳順發曾偷偷問我，陳曉琪說的捷運到底是什麼，「他只是不想輸給你而已。」

「那你討厭我嗎？」

「怎麼可能啊。」我看著陳曉琪走在前面的背影，不知道她為什麼突然這樣說。

陳曉琪突然停下來，用很認真的表情看著我。她認真的時候，雙眼總是圓滾滾的，給人很真誠又可愛的感覺。她說，「你們以後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就會討厭我的。」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為什麼要把這種事情講得這麼篤定呢。不過就是在以前的學校被老師欺負，也不是什麼太嚴重的事吧。而且，這種事也不是你的問題吧。大不了，我們以後一起去台北，把那個老師痛揍一頓就好了。我盡可能把心裡的想法說了出來。

陳曉琪笑了笑。她沒有回應我的提議，只是指著前方的路，說我們已經快要走到出口了。

從遠處傳來了五點四十二分的自強特快車。陳曉琪只花了半個小時，就把新蓋的迷宮給破關了。不貼著牆，沒有任何猶豫地向前走，在我們尚未迷失在迷宮的核心時，便已輕巧地進出其中。

陳曉琪告訴我，出口是被人們走出來的。人們並不見得會踩上每條岔路，但每個人必定都會走上前往出口的唯一道路。一條路踩

久了，土會變扎實，野草會沒有辦法生根，迷宮的盡頭便自己這樣浮了出來。它就像這座迷宮的傷口，隨著時間過去，會變成難以掩飾的疤痕。

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覺得我們這場尚未開始的迷宮鬼抓人，早就已經結束了。陳曉琪知道太多我們不知道的事了。就算我當初遵守和吳順發的約定，沒有讓陳曉琪偷偷來探勘迷宮，她也一定能迅速走出迷宮。她太聰明了，我們永遠沒辦法在迷宮中追上她。

可惜，我們永遠沒辦法知道這場遊戲的最終贏家。

吳順發的爸爸在市區找到了新工作。他在失業的這段期間，似乎在思考未來的人生走向，最後悟出了只有兒子出頭天才能安享生活。儘管他爸爸在市區的工作薪水比以前低，但還是決定舉家搬過去，要讓吳順發有好的升學環境。

聽說他的新學校裡，有很大的圖書館，有會說英文的外國人。那裡的學生，都把制服穿得很整齊，還有牧師會替他們禱告，讓他們遠離邪靈。

吳順發最後一天來上課時，陳曉琪哭得很傷心，好像這輩子都不會再見到他了。我們大家聯合起來寫了一張大卡片，祝吳順發將來的生活順利。我在卡片上寫著：「你在新學校上幾堂課後，一定要記得轉學回來。如果不回來打敗陳曉琪，那就沒有意義了啊。」

吳順發搬去了前鎮，他爸爸在附近的加工出口區上班。我對高雄市區的地理位置並不熟悉，只知道那裡離海比較近。如果要從橋頭到那裡，我們必須先在火車站坐半個小時的區間車，抵達高雄火車站時，下車再轉搭公車到前鎮。聽說從高雄到小港也還有一條鐵路，以前用來載貨，最近被拆掉一部分了。但是有一班由麥當勞營

運的嘟嘟火車，供應的餐點是大麥克、爆米花和可口可樂，藍色的車廂裡面還有各種專屬玩具，外頭是美麗的海港風景。吳順發在離開橋頭以前，把他探聽到的情報告訴我們。我們三人約定好了，不要在糖廠，而是在海港那裡重聚。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必須更努力地工作，更努力地把零用錢省下來才行。要從我們這個城鎮出去，只有省道和鐵道兩條路而已。我還不夠高，不能像高年級大哥那樣騎機車，只能乖乖搭火車才行。區間車跟嘟嘟火車的票錢，大概是我工作半年省下來的零用錢。以我現在的存款，只夠付我自己的。因為陳曉琪的家裡管很嚴，不希望她離家裡太遠，她的費用還必須靠我來湊出來。

沒想到，稻草人阿伯卻忽然消失了。

還沒蓋好全台最大迷宮的稻草人阿伯，不知從哪一天開始，突然不再現身於甘蔗園中。有人說，他其實是楠梓人，因為吸了太多有毒廢氣，得到癌症死掉了。那座迷宮的出入口，後來被警察用封條貼上，防止它成為像防空洞一樣的治安死角。

我想起了那天晚上，為了祈求媽媽回家，發誓願意用任何東西交換的誓言。我不知道是哪個神，或哪個鬼，但他們一定正在偷走我生命中重要的事物。

我一度把賺錢的念頭，轉向了每個月要交給高年級大哥的鬼片上。如果一片收個五塊的話，那也能快速地達到目標。不過，高年級大哥在聽到要收費後，他卻說自己不再需要我這個中盤商了。他家裡新買了一台電腦，有網路以後，那種東西隨便找都有。

我爸媽在工作上，也無疑地遭逢了與我相似的打擊。糖廠的觀光人潮越來越少，我媽媽失去了在紀念品店賣東西的職務；網路科技越來越發達，人們在網路上就能找到盜版的鬼片，我爸爸也失去

了很多年輕的顧客。他們為了錢，經常吵得不可開交。媽媽要爸爸多向吳順發的爸爸看齊，到一個真正能賺錢的地方工作，為孩子的將來著想。爸爸則堅持要留在這裡，他說媽媽的眼界太過狹窄。台糖有一整片沒賣掉的田地，將來一定會被政府拿去規劃成高科技園區。而且現在捷運準備要蓋起來，過沒多久就會成為鬧區了。

陳曉琪和爸爸都沒唬爛。在吳順發轉學不久後，五層樓的高架由南到北，沿著鐵道逐漸升起。每天都有很多的工人在那裡架鋼筋。施工聲不僅把原有的鐵軌聲都蓋過去，也嚇跑了剩餘的觀光客。我不知道稻草人阿伯會怎麼看待這次興建捷運的事。假如捷運通車的話，從那麼高的地方往下俯瞰，大概也能把迷宮的路徑看得一清二楚。聽說鄉公所也打算把糖廠到火車站中間的老街拓寬，確保能帶來充分的觀光效益，之前維護糖廠宿舍的大學生們則非常生氣，認為這樣會破壞掉地方的文化資產。稻草人阿伯如果還活著的話，應該只會繼續砍甘蔗，把他心中的迷宮給完成吧。

我常常會想起陳曉琪哭泣的臉，想到我依舊什麼也做不到，沒辦法說些什麼安慰人的話。每當我覺得沮喪時，還是會跑進被封起來的迷宮中，躲在裡頭，思考到底要怎麼湊到足夠的錢，讓我們三人能搭上有麥當勞叔叔的嘟嘟火車。跟市區相比，我們這裡的五分仔火車實在遜斃了，沒有冷氣可以吹，終點又只是紀念品中心。果然外地的東西還是好一點。希望我們這裡的捷運，不要輸給外地的捷運。丹丹漢堡是我們橋頭唯一的速食店，它到時應該在捷運站推出無限享用的甘蔗麵線羹，作為在地的特色才行。

不過，迷宮已經逐漸失去迷宮的樣子了。震耳欲聾的施工聲、聳立的捷運高架，都成為簡單辨認「外邊」的線索。我在迷宮內，已經懶得繼續尋找出口了，只想迷失於其中，做著胡思亂想的白日

夢。

有一天半夜，我又聽到了女鬼的聲音。不過，這次不是以前那種奇怪的叫聲，而是些微的啜泣聲。

我貼上了牆壁，試著找出聲音的來源。自從那次看過鬼片，我便不再那麼害怕鬼了。我躡手躡腳地走過阿嬤的房間，看見她還安穩地睡著。我再經過爸媽的房間，卻沒有太過明顯的聲音。不過若是貼上地板，卻能聽見樓下一陣陣的哭泣聲。

我下了樓梯，盡可能不要驚動到鬼。

然而在家門口那裡，卻是媽媽拉著行李廂，準備要離開。

她的眼睛哭得很腫，頭髮很亂，看起來是個傷心的鬼。我不知道該不該讓她看見我，但我卻想起了陳曉琪說過的話，想起我應該安慰媽媽的。我慢慢地走上前，想要握住她的手。

媽媽緊緊地抱著我。她的臉埋進了我小小的胸膛裡。雖然有很多眼淚和鼻水，但沒有關係，因為我也還是說不出安慰人的話。

「媽媽以前雖然常聽你說迷宮的事，但我好像一次都沒有進去過呢。明明是自己兒子最喜歡的地方，卻一點都不了解，真的是很糟糕啊。我們要不要趁現在還沒有人收費的時候，一起去那邊看看呢？」媽媽摸著我的頭說。

「那裡已經被封起來了喔。」我不忍告訴她稻草人阿伯的事情。

「啊……」

「但我還是可以帶媽媽進去看喔，我可是迷宮內的小孩。」

我們母子倆，就這樣潛入了深夜裡的甘蔗園迷宮。雖然我常常聽到關於糖廠的鬼故事，那些在宿舍上吊、在鐵道臥軌、在防空洞

被殺害等各種故事，但我卻覺得，我們這次就是別人口中的鬼。

媽媽想知道我們平常都在這裡玩些什麼遊戲。我說我來當鬼，你當人，你要想辦法在我找到你之前，走出這座迷宮。媽媽笑嘻嘻地說，這樣太可怕了，應該要身分對調才行，反正我們都有潛力當鬼。我點點頭，要她原地倒數三十秒，隨後衝進了迷宮內。

夜晚的甘蔗園迷宮，恢復到了一種很純粹的狀態。沒有雜亂的工程聲，也難以看見外邊的捷運高架，好像從前的迷宮一樣，只能聞到輕甜的野草味。而且，在黑暗中前往迷宮的核心時，吳順發和陳曉琪的方法也都不再管用了。這裡很深，聽不見外邊的聲音。光線不足，也難以辨認地上的雜草叢跡。加上久未管理，迷宮似乎長出了自己的生命，要把它通往出口的路徑給遮掩起來。

本來應該要努力前往出口的我，卻突然間停下了腳步，沒有再繼續往前走。過沒多久後，媽媽從後方追了上來，並且得意地向我炫耀走出迷宮的方式。她說，因為大部分的迷宮都只有一條正確的通道，只要決定了入口到出口的路線，剩下的就是如何來糊弄人的障眼法而已。不要輕易回頭，一直往前走，最終就能夠走到出口的。

但其實她不知道的是，我是故意讓她找到的。我害怕她不來找我，也害怕找不到她。當媽媽要我們對調身分，我其實鬆了一口氣，擔心她會就這樣消失在迷宮裡。但我想，媽媽一定也很害怕找不到我，所以才在迷宮裡大聲呼喊我的名字。

我想，我媽媽大概跟我一樣怕孤獨。

所以我決定要和媽媽一起，搭上六點鐘北上的第一班區間車。

因為那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

那個時候的我覺得，如果那天早上沒有和媽媽一起走的話，她大概會哭喪著臉，躺在鐵軌上，成為離不開這裡的鬼。雖然阿嬤

可能會很難過，拿著融化的冰棒要等我回家，但她起碼還有爸爸相陪。我想，如果和媽媽去台北一陣子，或許可以說服她回到這裡的。到時，我們一家人又會再團聚的。

我把存錢筒埋在甘蔗園迷宮的深處，並把相關的線索寫在信紙裡，塞進了石獅子的嘴中。我知道，陳曉琪一定會定期清理那裡的垃圾，並靠著那筆錢，跟吳順發在火車上大吃漢堡。他們兩個資優生會面後，一定會想辦法來台北找我的。比方說，石獅子肯定會想要咬掉我的雞雞，他們只要騎在石獅子的身上，就可以省去一大筆交通費。到時可以一起搭地底下的捷運，去人擠人的西門町，可能還流行戴著口罩。對了，我們還要去揍陳曉琪的老師一頓。

我十歲以前，都住在那個以糖業為名的小鎮，有座只屬於我的迷宮。我一直堅信那些能讓我走出迷宮的方法。我想從那個時候我就隱隱約約知道，有著入口與出口的迷宮，其實是我生命中最單純不過的東西了。

小說組 佳作

〈迷宮的模樣〉評語

巴代

記憶也是個迷宮

迷宮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我們知道他一定有個出口，但迷宮的設計者一定會想盡辦法誘導我們迷失在裡面；但再怎麼精密的迷宮設計，最終也一定找得到出口。那樣，一種「這難不倒我」的成就感，便能輕易的減去在迷宮裡曾經的挫折，成就感或滿足感油然而生。最起碼提起迷宮時，還是有些可說嘴的事，連過程的迷失與挫折也可能成為正能量的回憶。

人的記憶何嘗不也是如此？

本文中，作者憑空設計了一座以甘蔗園為牆幕的迷宮，將十歲以前在老家橋頭與糖廠的生活記憶築成一座迷宮，那些廢棄眷舍的文化造村計畫、糖廠因應觀光的形式上變革、橋頭老街的擴建建議、糖廠週邊商販的去來興盛、自己家庭的生活細瑣與學校同學校內、校外的情誼與互動，在最後作者決定與母親背上，並在離開前一起進入迷宮闖關。此時記憶成了一座迷宮，在作者文章鋪陳，以迷宮開始，以迷宮結束。作者並無多大的企圖，只幽幽的、鑽探著自己的記憶，自在的編程自己走到出口的路線與姿態，既回憶了往事也享受了創作的樂趣。



小說
會議紀錄

時 間：2021 年 10 月 1 日（五）下午 15:00

地 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巴代、郝譽翔、陳雪、楊翠、蔡素芬

（按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列 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李毓敏、陳昱瑄

《聯合文學》雜誌 邱美穎、高翊璋

紀 錄：謝旻恩

攝 影：高翊璋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委員們共同推舉蔡素芬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位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

蔡素芬（蔡）：各位在之前都有評過打狗鳳邑文學獎，也相當有經驗了，那我想在開始之前先談一下這 159 件作品的整體意見。

郝譽翔（郝）：閱讀打狗鳳邑文學獎真的是一個蠻沉重的負荷，

尤其這次的篇數又特別多，不過讀完後也很高興這個時代有這麼多人很用心的寫小說。我覺得這些作品都有中等以上的水準，不會有很離譜、外行的作品，每個作品都有小說的樣子，都很努力在說故事，也增加了我們評審的難度。要在這些作品中挑出五篇很難。不過我也發現一個現象是水準很平均，加上不知道主辦是不是有重新調整格式，好多篇格式很一致，筆法也很相同，你說這些小說是來自同一個人的小說集都可以，雷同度太高，表現手法都蠻傳統的。另外很多作者似乎是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因為會寫到小美冰淇淋這些我們年代的事情，散發出懷舊的氛圍。當然不是不好，不過看文學獎的時候會期待一些更有創意、有突破性的作品，這部分比較少一些。其中也有年輕人的作品，但是這次年輕人的作品在這次文學獎中並沒有突出的成績，這些年輕一輩的作品普遍散發一種虛無的氛圍出來，抓不到重心，包括寫作小說的格式也呈現散漫的氛圍，這不免讓人有點擔心。總體來說這次不是那麼好選，作品都有中等以上，以上是我的看法。

巴代（巴）：我也同意剛剛郝委員的說法，這次稿件很多，後來有二十幾篇進入到我的個人選擇名單，我會從中取五個比較好、題材特殊、不同類型的作品，但這些作品未必是這次中最好的作品，所以等等討論的時候也不會特別堅持。委員選出來的這些作品我都大大同意，待會也非常期待大家的評論。

楊翠（楊）：我想大家的意見很接近，這一百五十幾篇作品整體感很平均，在閱讀過程中也有讓我深刻感受到的作品，但出

采的作品不多。這些入圍的二十幾篇我後來再看一次，重新閱讀一些當初沒有選的作品後，都發現了亮點存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想，每一篇都差不多逼近兩萬字，十分厚重，有些作品原本故事是說得蠻好的，但許多細節過於枝節沒有修剪，比較可惜。議題方面大多為情感書寫與記憶書寫，我會比較期待高雄文學獎能多導入一些高雄空間感，以往在評選高雄文學獎時，這些經驗是蠻強烈的，但這次整體來看不像往年在港都空間上鮮明度這麼強。另外我想提一個深刻的感受，很多情感書寫的作品會從婦女、母女情感、愛情出發，但多數會導向主體虛無感中。這也不是不好，但有一些年輕一輩的文本，在前半部經營很好，但後面氾濫下去了，虛無情感難以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來維持張力。其中有一篇透過魔幻空間書寫關於童年記憶空間，魔幻空間如同迷宮的概念，是很有意思，以往很多童年記憶書寫會以比較寫實筆調回到鄉村，而這篇作品使用新穎的手法調度，為懷舊感帶出特別的韻味。

陳雪（陳）：這次的稿件確實很多、篇幅比較長，閱讀上比較辛苦，主題也很多沉重的故事。這次有兩篇貓的作品，很可愛，好像現在的人越來越來喜歡貓，還把他寫進小說。這次寫比較好還是跟家庭、家人、故鄉、懷舊有關的作品，過去來評選時也是這些主題為優，似乎高雄文學獎有這樣的特色，比較著重故事在情感書寫、跟家人的互動、一段尋找過去旅程，相對比較保守傳統，但也覺得是這個文學獎的特色，投稿者比較注重這些主題。比較大膽前衛的作品比較少看到，但相

對比較保守、懷舊、寫實的作品也有許多不錯的作品，只是水準相似，選擇比較困難。我後來看一下大家選的作品也覺得蠻好的，呈現於很美的狀態。

蔡：這 159 篇多以寫實為基調，不脫離我們的經驗值，類似的作品都看過很多遍了，所以幾乎單憑經驗就能猜出他會書寫的方向，沒有太多驚艷感，沒有感覺會從這些小說中學習到什麼。這一屆文學獎看得比較疲倦，有時會想作者為何這麼耐心的鋪排細節，這些細節又要帶我去哪裡？是為了什麼？作為閱讀者在細節中環繞，心裡一直帶有疑問。許多作品使用類似的方式和語調，讓很多篇作品看起來都很類似。小說有一個要點是必須碰觸到故事的鋪排與發展，但大部分作品敘事方式跟散文類似，缺乏小說的衝突性，像是一個人人生中的某一段的經歷。另外一些小說中的批判也寫的太明白了，明顯地透露出政治上的態度，可是我覺得一個好的小說應該要有弦外之音，作品不用說明清楚便能體會其中的意涵，能夠激發閱讀者自己的感觸，這次比較沒有看到這種感動。所以我和巴代一樣覺得大家選什麼，我沒有太大的意見。有些作品也有不錯的橋段，比如陳雪也有說，寫貓的幾篇寫得不錯很可愛，其中兩篇我就選了一篇。就是說都有一些局部好處，但以短篇小說的結構格局來講都還有些不足，沒有抓到經營短篇小說的要點。最後我會挑選跟高雄有關的題材，寫得不錯並有高雄為背景支撐就會選，另外我也選一篇跳脫寫實的。最後大家選的二十二篇的確也都十分優美。以上是我的整體意見，目前選出來只有四篇兩票，也許也並非是大家

首選，所以我們也緊接著後續討論。

複選結果

本屆新詩組總收件數為一五九件，複審結果共二二件作品進入決選。兩票四篇，一票十八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兩票

〈海線無戰事〉 楊翠、陳雪
〈迷宮的模樣〉 郝譽翔、陳雪
〈舊巷女人〉 蔡素芬、郝譽翔
〈直到海水變藍〉 蔡素芬、楊翠

一票

〈猴戲〉 楊翠
〈菩薩〉 蔡素芬
〈天空〉 陳雪
〈金盞〉 陳雪
〈成佛之道〉 陳雪
〈欣欣向榮〉 郝譽翔
〈摸貓人〉 蔡素芬
〈陽光燦爛的日子〉 巴代
〈我們的前程似錦〉 巴代
〈野貓的游盪空間：都市郊山環境研究〉 陳雪
〈鬼屋〉 楊翠
〈渡〉 巴代
〈汰新〉 楊翠
〈話〉 蔡素芬
〈土葬〉 郝譽翔
〈妓畫生育〉 巴代

〈餘溫〉 郝譽翔

〈治療〉 巴代

經評審委員討論，兩票以上作品進入最後決選，每位評審放棄自己兩篇一票的作品，剩下進入討論階段。

〈妓劃生育〉

巴：雖然我要放棄這篇，但想特別講一下，他的題材太好了，可是因為後面的時間處理不合理，所以我放棄。但是我非常鼓勵這種創新主題的作品。

〈治癒〉

巴：這篇我放棄不過也想講一下，通篇經營十分謹慎，另外最後他要回去找女朋友那段，離開的壓抑情感寫得很好，雖然我要放棄但想鼓勵他持續寫小說。

兩票

〈海線無戰事〉 楊翠、陳雪

〈迷宮的模樣〉 郝譽翔、陳雪

〈舊巷女人〉 蔡素芬、郝譽翔

〈直到海水變藍〉 蔡素芬、楊翠

一票

〈猴戲〉 楊翠

〈金盞〉 陳雪

〈欣欣向榮〉 郝譽翔

〈摸貓人〉 蔡素芬

〈陽光燦爛的日子〉 巴代

〈我們的前程似錦〉 巴代

〈野貓的游盪空間：都市郊山環境研究〉 陳雪
〈渡〉 巴代
〈汰新〉 楊翠

經評審委員討論後，保留上述作品進入討論階段。

二票作品討論

〈海線無戰事〉

楊：這篇我選他主要的原因是他透過家族史書寫出與大歷史的交會，大歷史就是威權時期，其中庶民的生命受到的擠壓。這部小說有獨特而鮮明的空間感，鯤鯓島和海上的描繪都很好。另外就是標題雖做〈海線無戰事〉，但作品其實呈現的是故事的居民們被迫面對戰爭與國家機器的摧殘，書寫中並無使用控訴或大歷史描繪的字眼，但透過這個家庭的經驗與生命史來傳遞大時代的無奈。整個故事在結構也十分完整，無論空間感、大小歷史，或描述那個年代住在海邊居民的共同經驗，我覺得十分完整。

陳：這篇我選也是因為處理歷史場域和特殊的家族職業這幾個出發點，用戲劇化的場景把他想講的東西在故事情節裡面寫出來，每個人物的安排都有他鮮明的地方，作者用比較自然的方式把歷史裡面比較傷痛的部分融入在家族的變化中。這篇也有寫到在地，雖然比較舊，是 47 年的歷史，但也有寫出在地感情。

郝：其實如果多選幾篇我會選這篇，文字非常好，我沒有排很前面的原因是，他應該是長篇的寫作才能容納的題材，然後也太多說明的文字，一直解釋什麼是〈海線無戰事〉，這在小說裡面蠻明顯的敗筆，比較可惜。

蔡：這一篇我覺得他的敘述很緩慢，小說中間跳出去講大兒子在金門服兵役，又回應他的弟弟派去中國打仗，這兩段似乎政治批判的意圖很明顯，希望控訴軍事政權，我會覺得意圖性太強了。另外這是在講台南那一側的海岸線，而我大部分選高雄題材，不過當然是沒有主題限制的。主要還是因為作品節奏緩慢和跳出去的那兩段讓我覺得有點生硬。

〈迷宮的模樣〉

郝：這篇小說我覺得很有企圖心，是一部魔幻寫實的作品。他用迷宮來寫橋仔頭糖廠，這剛好也是我女兒社會課本在讀的，所以很有共鳴，剛好又能和高雄地景相互呼應。作品有一個很明顯的缺點，如果沒有的話我會覺得可能是我的首獎，我對於作品中安排的情慾書寫有些困惑，當然可以想像作者想要從小孩的眼光看大人的世界，一個純真對應大人世界的複雜豐偉，但他這方面沒有處理好很可惜，但還是很努力想要寫一個成長的故事。不過最吸引人的還是迷宮的設計，很迷人。

陳：我的看法跟你幾乎一樣，迷宮的設計是一個故鄉場景的象徵，作者把甘蔗園做成迷宮，甘蔗園原本是恐怖容易迷路的感覺，但在這裡他設計成迷宮就成為很好的隱喻。我也不是很理解為何中間提到色情光碟，但也覺得沒有突兀到要因此放棄。我覺得他用童貞的口吻講一些大人世界的事情，到最後好處是並沒有說教、也沒有把苦心經營的內容說破。整體來說雖然是小孩口吻，沒有辦法做出精彩的文字，但就這樣平實的寫下來，又結合高雄地景，這篇是平實之中帶有一種感覺。

巴：這篇其實對我來說非常的親切。從橋頭書寫這些事件，我都還記得那邊高鐵站興建，從橋頭見證高雄糖廠的改變包括文化基地，還有剛剛提到的光碟我也大概能了解作者要帶出的感覺。但有個部分是作者在時間軸有點問題，把故事設定在中元節的階段，他把時間點過度壓縮，高鐵捷運你不可能六月完成，包括文創都涵括在裡面，那還有一個大的問題是甘蔗收成期八個月，所以不太可能八個月迷宮一直維持，起碼大約是四月開始甘蔗田才成型，我對這篇最大的問題就是時間壓縮太緊，最後一個點是把我們戴口罩疫情這件事情也融入進來，他是把過去記憶和現在記憶融入起來。雖然很親切，但因為這些關係就沒有選這篇了。

楊：我覺得這篇迷宮的意象很好，但看的時候比較問號也是時間感的部分，雖然後半部用兒童敘事視角，但他其實是文藝書寫，而不是現代進行式的兒童，因為他剛開場就有說「我小時候……吳順發告訴我……我媽告訴我……」，帶動他對迷

宮想像空間記憶空間，後半部他用十歲以前的敘事口吻在寫，這個轉折安置沒有很流暢。另外有幾個時間感的部分不是那麼清楚。女鬼那部分蠻有趣，不過有太多元素加入導致篇幅過多、份量太厚重了。

蔡：這一篇用模擬小孩子的口吻想承載沉重人生出口的問題，反映著人在每一個時間階段都有可能走到迷宮裡面，他家裡也有迷宮、父母感情也是陷在迷宮之中，父親擔任情色光碟販賣對小孩子來說也是一個迷宮。所以作者談到家庭、談到夫妻子女感情，他把這些都比喻為一個迷宮，大家都在尋找生命的出口，我覺得這個議題很沉重，而他用九、十歲低年級的小孩口吻，透過一個光碟販賣去談，這樣的連結有些粗淺。而且九、十歲小孩不至於太無知，天真到不知道什麼是情色光碟，說房間裡面有女鬼的聲音，有點故作天真。這裡有一種以他想用九、十歲的年齡來敘述那麼龐大而沉重的命題，除了時間感之外，這個部分有點不太說服我。

〈舊巷女人〉

蔡：作品內容也是不超出我們閱讀經驗值內，寫母女情感的作品有很多，但以完整度和文字鋪排來說這篇表現蠻好的，比如〈舊巷女人〉有多重意涵在裡面，包括少女時代感情的迷向而後懷孕，包括後來成為母親走出故鄉再回來，跟她女兒重新交融在舊巷裡，他能夠把他想講的東西兜起來，使得舊巷產生意義。裡面還談到三代母女的形象和心路，透過女人的

表達和動作，我都覺得形象很鮮明，包括在樓上吃東西害怕遇到女兒，怕有失母親職責，不敢看到女兒就拿東西上去吃，這種生活細節寫得十分傳神。

郝：我也蠻喜歡這部作品，寫法傳統，但細節和人物形象上都非常鮮活不落俗套，作品表面看來傳統，但實際上裡面有一些對於人生真實的觀察。這個舊巷也有象徵意義，一個空間三代女人在這裡的成長，生命軌跡，有出走跟回歸。從小說剛開始他的回來返鄉，到小說最後母女走在舊巷裡面，這是有設計過，但相當自然，不會覺得造作刻意。我尤其喜歡對話，寫的很到位，閩南語蠻精準的，有時在角色一兩句之間，比如媽媽問女兒你是不是交男朋友了，對話寫的簡潔俐落，但是又卻點出人物、點活人物，我覺得這部分很成功。另外我也蠻喜歡描述的母親形象，雖然是母親但其實是叛逆少女來到了終點，並仍舊尋找愛情，最後愛情在賣場處相遇，這部分我也覺得寫得非常真實，是現代社會的縮影，這篇雖然不是大的文學作品，但就這篇作品來說缺點比較少。

陳：這篇後來再看很喜歡，文字處理很恰當。看起來傳統的主題，但用很準確的隱喻，把三代的故事寫的很到位。透過對話來寫彼此關係和變化，包括母親搬回來女兒長大了，而她才是那個在中間不斷徬徨的人，這部分處理很好。很多句子寫的精準，寫的優美但不會做作，這些句子都像人生歷練的，篇幅不會太長蠻緊湊的，很短的篇幅把關係寫的很好，然後他台語寫的很美，雖然我不是那麼懂台語，但看的時候覺得很

流暢，可以把不同年齡的身份與狀態表現得很好。然後結尾也寫得有深意，這篇我很支持。

楊：我跟陳雪一樣，原本分數就不低也是多選幾篇就會選了，後來圈選結果出來之後重看後覺得這篇是耐於咀嚼的一篇。剛開始看覺得清淡一點，但再仔細看一次後覺得他處理三代兩對母女的關係處理情感收放自然，在談和解或談回歸時不會靠太近或離太遠。尤其是吃飯那個部分，還有女兒載她去買東西那段路上，我覺得都收放自然沒有太狗血，前後文餘韻一致，看完後也非常喜歡，我也給予支持。

巴：我覺得這篇完整度很高，我突然發現，這篇我也給的很高分，不過我沒有選的原因是，這樣的敘述調性的作品這次很多，所以沒有特別選進來。

〈直到海水變藍〉

蔡：這篇我讀了被他故事感動，前面那篇是女兒這篇是兒子，這個兒子還真可憐被寄放在阿姨家，然後母親又改嫁。前面是爸爸教他玩、怎麼撈魚，親情這麼短暫就斷掉了，中間是一個少年獨自奮鬥，後面看到父親衰老的樣子。他也有他相當好的描述能力，但以緊湊度來講就比較不夠，而且後面的車禍的設計感太強了，削減了前面的感動。

楊：我的看法也很接近，讀前面覺得感動，尤其是父親離開他的

時候描寫很動人，還有幾個段落像是第二頁父親走了之後他偷偷看母親的部分，那種沈浸感、畫面感很動人，或是後面寫說他沒辦法像母親一樣恨得那麼清楚，因為跟父親那些美好記憶一直在那邊。但也是看到最後一頁覺得那個車禍情節比較可惜，否則會是更好的。

陳：其實這篇就是被車禍情節毀了，不然我原本要選這篇。作者在講父親的部分真的很好很有感情，作者回憶那一天父親帶他去旗津描寫很感人，寫這個家庭，包括主角母親的工作、他住的地方、貧窮寥落感、他的處境、他很抱怨他住的房間太小，這些東西都寫的很好，作者寫一個父親的消失帶給主角的影響，對他的懷念都是做得很好。其實父子之間的重逢可以用更巧妙的方式寫的話，這篇會是真的很好。

郝：我也很喜歡這篇，尤其是喜歡第一頁這一段「朱志輝，朱志輝的，連名帶姓的叫。」但其實這樣連名帶姓的叫，裡面是含有很多複雜的情緒。然後細節處理、每個人物處理都很好。但就是被車禍給毀了，有點可惜。

巴：我來總結一下：不負責男人的故事。

一票作品討論

〈猴戲〉

楊：他把眷村的生活空間感寫的很傳神，從眷村的記憶到後來改

建的過程，我主要覺得他的眷村感和神秘傳說，一個眷村經常充滿各種傳說故事，有獨特的人不斷被想像，身上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這位吳老頭不是他自己本身有什麼故事，而是他的故事怎麼被想像的部分，大人、小孩怎麼想像與講述他，尤其是少年視角的想像都蠻有趣的。到後來被猴子咬，說猴子是吳老頭的兒子的轉世，那個部分在邏輯上面沒有處理很好。但就生活空間感和人物的生活情境感很鮮活，所以選他。

巴：以我的經驗來看這篇寫眷村很貼近眷村內部狀況，但還是沒有選的原因是他的語言敘述，但我可以考慮考慮。

蔡：其實作品寫的很流暢，經營的眷村氣氛和改建的糾紛，這些都是發生在現實中，作者寫的就是我們知道的事，但他有能力讓文字精彩呈現吳老頭。楊翠說的我很認同，是大家怎麼想像吳老頭，不是他發生什麼事。其實吳老頭也發生悲慘的遭遇，包括兒子被抓走了，可是大家怎麼對他想像，這邊就有風言風語的眷村文化存在，這蠻不錯的。但後面回到那種回憶的路線時平淡化了，就成為一個眷村改建的故事而已。

〈金盞〉

陳：我沒有特別堅持這篇，但覺得作者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文字很特別，雖然故事很八點檔，但文字能力很好，把愛怨交織的感情，他媽媽、家人、男朋友的關係，營造了一個氛圍，寫得很好。

蔡：陳雪說這篇文章很好，我倒覺得讓我讀起來很辛苦，作者會創造詞，我圈起來想說什麼意思。作品裡面談的是色情行業，主角也是情感混亂的狀態，然後男朋友一下對他親近卻又背叛他，我覺得裡面經營的感情很混亂，不能抓到作品的脈絡。

〈欣欣向榮〉

郝：這篇我蠻喜歡的，我也是被作品的文字迷惑，我喜歡他的文字很細膩，尤其我喜歡作者寫植物，真的覺得植物的藤蔓就在他的字裡行間滋長。最後寫他父親像是植物人，植物與父親互相隱喻，雖然兩個都是靜止的物，但好像有很蓬勃的生命力在那邊吞嚥並滋長著，很喜歡整體氛圍，但是這篇小說很可惜似乎僅止於此，無法拉出更多東西。

陳：這篇文章真的比剛剛那篇好，但這篇給我散文的感覺，作者寫父親植物化的過程真的很好，雖然他的情節就只有這一段，不過父親植物化的過程中，有些部分讓我覺得蠻驚悚、貼切的。

蔡：我也覺得他的文字細膩鋪排很好，透過〈欣欣向榮〉、植物的生長卻也在訴說自我療癒與安慰，在苦中作樂。欣欣向榮也是他心裡的希望，希望事情往好的方向。但整體就像是散文，少了小說應有的經營與衝突。

〈摸貓人〉

蔡：寫貓的幾篇我選了這篇，因為這篇在敘述兩人關係、女生的隱忍，十分生活化，而且很巧妙的用貓來象徵兩人的關係。摸貓象徵著兩人的關係，女生要去安撫男生，順著他的毛摸，表面上是女生順著這段感情，包括後來她洗衣服遇到那個老人，她那時蹲低去放東西、跟老人講一些話，這都是在講自己在關係上的低姿態，但最後她受不了並終於脫離他的生活，走出了這段關係。我在這篇作品中看到了反思在裡面。

陳：因為我有貓，所以特別看了這篇好幾遍，我會支持是因為在那麼多敘述家庭成長、家庭感情的作品中，作者用貓的比喻來講述女孩感情及現實生活的狀態十分清新，而且將這個年紀與時代的年輕人狀態，這些幽微的感受寫的很好。雖然題材也是較短，但在這個小題材處理這種生活與男人關係，然後用預言的方式寫老人與摸貓，我會覺得有小說感，有點童話，如同寓言一般，不知道老人與貓是否真實存在，好像有些地方不是那麼寫實，但整體來說這篇想支持。

楊：我覺得兩位講的部分都是很好，但一直看到第十二頁，遇到老人說摸貓是一種工作職業，我不是很能夠抓住，摸貓人的意象跟基本守則，這會讓我覺得說，你到底要賦予摸貓人什麼，他到底是什麼？看到這邊會覺得，後頭的扣連，前後像是斷掉了。主角是怎麼從這些遭遇中產生療癒並走出來的，這可能是透過一個想像或是真實的路徑走出來，我會覺得這

一邊如果沒有摸貓人這個，或許比較好。

郝：看這篇也是有這樣的感覺。我覺得確實整個寫作方式氛圍很清新可喜，脫去一半的老套，但好像淪陷於文青的姿態。對話很像村上春樹，又更加哲學哲理，但講話有點矯揉太過了。然後我也是跟楊翠的想法一樣，摸貓人到底想要設定他是什麼呢，如果是要做性關係的比喻的話，他是一個取悅者，因為他說摸貓前要取悅，姿態壓低，才能摸貓，我想或許是這樣解釋，但又覺得不合理，會讓故事的意象上有一點矛盾，使我無法抓準摸貓人的意象。

蔡：這個我可以解釋，他說工作是摸貓，摸貓前要取悅，但這個狀態就跟女生一樣，像是要取悅男生，但她其實只是在委曲求全。主角因為世俗的觀念而屈就現狀，家人告訴她，妳丈夫很好，但她內在很寂寞對他沒有感情了。所以摸貓都是表面功夫，是假的，最後主角要反叛、背離放棄，產生了勇氣。摸貓便是在隱喻這段假面伴侶的關係，好比是人都有委屈的時候，我們明明出了問題，但還在假裝彼此相處得沒問題。

巴：故事中老人設計的來龍去脈，我覺得太突兀了，有些敗筆，像是楊翠提到的摸貓，像是一個多出來的東西。

〈陽光燦爛的日子〉

巴：我覺得他的題材太特殊，故事從林場行業出發，用幾個不同故事拼湊父子的掙扎衝突，直到後來發生兇殺、林業間的併

吞，我非常喜歡這些故事衝突性很高，反映出林業的黑暗。其中關於他和父親間的關係，太強烈了，我很喜歡。

郝：我也覺得林業這個題材其實很迷人，他在寫森林的感覺、寫裡面的衝突都很精彩，但會覺得作品應該當作長篇小說來處理，裡面的題材有好多東西，而作者必須在很短的篇幅交代，使得情緒無法醞釀，就必須直接爆發出來，太容易就謎底揭曉，會覺得有點倉促。

楊：我認同這篇小說，如果用更長的篇幅，一些細節的張力會更好。好幾個段落故事，包括兒子跟父親的告白，此部分如果沒有串連的話，會比較狗血一點，沒有情緒鋪陳的延展性。後來沒有選也是這個原因。

陳：我也覺得這麼大的題材濃縮在很小的篇幅中，太急促了。

蔡：裡面有安排父親留下一封信，但那封信沒有甚麼作用，反而是到最後由母親角色出來解釋很多東西，覺得比較怪，很倉促。

〈我們的前程似錦〉

巴：這篇是我選的，作品題材也是很強烈。主角太臭屁了，但最後出現一個助理，讓劇情張力迴轉，我會選這篇是題材很特殊很少出現，然後寫得也不錯，故事組織也很緊湊。

蔡：我覺得這裡面指涉性很強，身份都寫得很清楚，又是EMBA、雄女、台大商學院畢業，書寫她去做謀殺人的事，我覺得寫這樣的故事，不需要把背景指涉性寫出來，表現方式可能可以再想一下。故事最後她把教授殺了，代替他發表論文，不過這樣似乎太簡略化一位名教授了，學者從事的活動應該不只寫論文，也還要授課，這樣死了應該會被發現，我覺得想法有點太單純化。不過故事敘述很強烈，很好看，尤其花錢請人寫假論文讓我大開眼界。

郝：我之前在別的比赛好像看過這篇小說，學術圈是非常值得寫，因為學術圈的問題很多，但不像作者寫的那麼簡單，比如代寫論文，其實背後牽涉更複雜的權力機制。

〈野貓的游盪空間：都市郊山環境研究〉

巴：原本這篇被陳雪放棄了，不過要不要再討論一下，主要是因為作品的形式很特別，以論文形式寫小說，經營鋪排的比例也不差，所以我也很喜歡。

陳：這篇我會選是因為作者很巧妙的用很嚴肅的方式寫一個離奇的故事，用研究的方式寫山野都市的環境，但其實故事本身在現實是沒辦法成立。整體形式是論文，裡面出現了這個司機角色完全不寫實，司機吹薩克斯風並與主角有一些特別的互動，我想這種表現方式其實蠻村上春樹的，把不可能出現在真實生活的事情在小說中完成。我覺得他的形式很好，每

一個主題都下一個提示，內容卻非寫實。我覺得那些畫面寫的好生動，但放到現實上面都是 bug，但有時候我會喜歡這種並不寫實的描述，如同奇遇記。把它當作真的或假的都可以，用村上春樹的方式來看，讀者必須把故事放在象徵寓意的角度來閱讀。這作品給我一種獨特的感覺，當初好像不該放棄。作品很不同的是他用嚴謹寫實的架構，寫魔幻寫實的故事，作者會在不寫實的故事裡賦予它一些還蠻重要的意義。這個故事可以當成某個人的奇遇、奇談，在小說中某個特殊時空下發生了這樣的故事。

郝：我就是論文看太多。我猜作者可能是個研究生，確實這樣的形式是有創意的，但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一點。比如摘要在這個小說中只是標題，像張大春以前真的有用論文方式來寫過一篇小說，裡面也是虛構，他用論文的形式來玩弄小說。那這篇小說有點可惜，論文是個形式，但也只是一個標題的作用，作者可能也沒有意識要做，就覺得好玩很炫，可以用這個形式做做看。另外不寫實的部分他對於寫野貓，是對情慾的指涉，不過這樣的指涉到底要帶領讀者到哪裡去？還有男人的形象並不寫實，像吹薩克斯風的砂石車司機，這些都太浪漫了。不過確實也是一篇有新意的作品。

〈渡〉

巴：這是我選的，故事採取倒敘，從現代不斷講到後來。以左營地區當作故事背景，剛好那邊我很熟，我在那邊待很久了。

主要是他用倒敘的方式吸引我，雖然內容有點拉雜，但形式上很特別。其實寫的也不差，簡單之間把國民政府剛到台灣的左營地區整個狀況寫下來，也提到當時左營眷村的變化。我會選這篇是要鼓勵這位作家好好把這篇寫好。

〈汰新〉

楊：其實我也不堅持這篇但我稍微說一下，我覺得他寫城市空間當中，主角做過各種工作最後做了清潔隊員，住在落魄壁癌的房間裡的生命情境，以及透過清潔隊員看見城市的幾種場景，人的生存狀態似乎已經再也沒有希望可能，這個部分寫的很好。非洲鳳仙花作為人生微光的可能，我覺得這刻劃的份量很剛好，沒有雕琢的太多，如果他把非洲鳳仙花寫太多可能就不自然。這篇作品我會支持主要是他在寫底層人物的狀態寫的蠻精準的。

郝：我也喜歡這篇，文字有功力，比如是寫垃圾的臭味好像讀者也可以聞到味道與氛圍，在捕捉底層人物也相當到位。只是將主角設計原先是園藝師，後來成為清潔工，雖然現在也很多清潔工是大學生與研究生去考，但主角由文青變成清潔工，在這轉折歷程當中，及為何他會選這個工作的動機、說服力不夠強。

陳：裡面有提到是家人希望他去做公務員，所以後來去選很底層的工作。

郝：但是比如穩定工作的話，像大學助理也都很多，覺得為何一定要選清潔隊，覺得比較沒有比較合理的轉折。

巴：主要我原本喜歡是因為對於鳳仙花的描述，但汰新的意義在哪裡？

楊：的確標題沒有扣好。

郝：但我確實很喜歡他文字的部分。所以這篇也是我多選幾篇時，會選進來的作品。

陳：他把清潔隊員寫得確實很好。

蔡：這篇在我的第二輪也會考慮，敘事很好，又是寫清潔隊員。不過主角也是缺乏個性的吧，可能故意用清潔隊員的題材作書寫。

進行投票

經由評審們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4分、第二名3分，依此類推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列表：

經評分結果〈迷宮的模樣〉、〈渡〉兩個作品分數一致，討論由哪篇作品獲得佳作。

作品名稱	巴代	蔡素芬	楊翠	郝譽翔	陳雪	總分
海線無戰事			1	1	3	5
迷宮的模樣		1		2	1	4
舊巷女人		4	4	4	4	16
直到海水變藍		3	2	3	2	10
猴戲						0
金盞						0
欣欣向榮						0
摸貓人		2				2
陽光燦爛的日子	3					3
我們的前程似錦	1					1
野貓的游盪空間：都市郊山環境研究	2					2
渡	4					4
汰新			3			3

巴：因為〈渡〉剛剛大家都沒有討論，我想要給四分，給作者鼓勵。

蔡：那我們來補充一下看法吧，我覺得〈渡〉這一篇用穿梭時空談論眷村文化，但他的穿梭太容易了，有時候人就跳回來了，如果設計時空穿梭，也是需要說服力的說服方式。另外是關於時空的問題，回到過去所提到的銅板，還有 NBA、Kevin Johnson、Michael Jordan，到底是從什麼年代去

談到這些。

巴：他的跳躍確實處理不是那麼好，因為是用倒敘的手法，所以前面提到的少將不會知道 Michal Jordan 是誰，也因為倒敘的關係，可能要看兩遍才會比較清楚。但是你講的也對，他的跳躍處理其實不是那麼好，但他的嘗試性與題材都很特別，我應該鼓勵一下。

楊：我覺得跳躍真的太大了，怎麼交織穿插產生關係，時空扭來扭去張力不夠，寫的很亂。

郝：我也很好奇他的年紀，他對那個時代背景很了解。不過處理上又顯得有點功力不足。

巴：會參加這個比賽，在功力上是有一定限度的，這個描述內容可以看出是我們這種年紀，年輕人是寫不出來的，不過作者功力處理不足，就有點侷限。

蔡：余太太是過去時代的余太太，但在小女孩時怎麼又會是余太太，那應該是未來的時光啊？過去的未來就是現在，怎麼會是小女生，有點混亂，讓讀者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沒有選這篇作品。那現在〈渡〉和〈迷宮的模樣〉都是四分，我們表決一下。

巴：大家選哪篇我其實都 OK，不過以我的立場來說，我每次都是以題材可以有發展性做選擇。這兩篇我都是鼓勵，〈迷宮的模樣〉也是不錯，除了時間壓縮的部分我不喜歡而已。只是身為小說寫作者我會希望尋找特別的題材。

評審決議舉手投票表決，蔡素芬、楊翠、郝譽翔、陳雪 4 位評審投〈迷宮的模樣〉，巴代 1 位評審投〈渡〉，由〈迷宮的模樣〉

獲得佳作。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舊巷女人〉為高雄獎，〈直到海水變藍〉為優選獎，〈海線無戰事〉、〈迷宮的模樣〉為佳作。

2021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獲獎名次如下：

高雄獎 〈舊巷女人〉
優選獎 〈直到海水變藍〉
佳作 〈海線無戰事〉
佳作 〈迷宮的模樣〉

